

**最後的鐘聲**

(THE LAST BELLS)

**一滴悲憫迷衆生的淚**

**作者**：由記者**泰勒·里德**（Taylor Reed）執筆，根據東西方古老的預言整理而成。

版權所有 © 2025 THE LIVES MEDIA。保留所有權利。禁止翻印。

# **編者序**

是否，時代的某些傷痛，唯有以神明的淚水方能衡量？ 是否，在世事的變動之間，有些警示並非以聲音道出，而是以一份靜默的悲憫來呈現？

正是從這些縈繞心頭的叩問中，作者泰勒·里德的《最後的鐘聲》一書就此誕生。 憑藉著一名記者的根基、一位敏銳研究者的嚴謹，以及一位心靈修行者的深度，泰勒·里德將引領我們踏上一段獨特的旅程：這是一場內在的調查，源於一個神聖的瞬間，當一位信徒親眼目睹聖母的淚滴，並自問：「祂為何要哭泣？」

這並非一部遠距離的分析著作，也非為對未來將發生之事作出確切的斷言。 相反地，作者邀請我們踏上一段同理心的旅程：透過現代社會的種種「病歷」，去探尋那滴眼淚的根源，在東西方的古老讖語中聆聽其回響，並最終領悟到，一切的警示，一切的預兆，都源於一份無限的慈悲。

這趟旅程，在作者獨特的視角與體悟之映照下，將引領我們從理智的迷茫，走向信仰的寧靜。 其目的不在於散播對未來的恐懼，而是為當下的選擇，點燃希望的火光。

我們相信，《最後的鐘聲》不僅是一本供人閱讀的書，更是一場讓人感受的體驗。 它是一滴慈悲淚水的回響，也是一記喚醒良知的鐘聲，正等待著我們每個人的回應。

**編輯部 謹識**



# **序言**

（泰勒·里德 撰）

我從未打算寫一本關於預言的書。

在新聞業打滾二十多年，我已習慣於依據可被驗證的事實、可被串連的邏輯來探尋真相。 我的世界，是一個基於有形證據，不斷提出「是誰？」、「是什麼？」、「在何時？」、「在何地？」，以及最重要的「為何？」等問題的世界。 作為一名記者，職業習慣使我總是盡可能客觀地看待事物。 因此，我總是從那些看得見、聽得見、摸得著的——那些能夠被驗證的事物著手。

但後來，一個畫面出現了——我明白，對於那個畫面，若要能有所領會，我們需要將自己的視角，擴展到超越眼見耳聞所能捕捉的表象之外…

它不是一則被刻在石頭上的讖語，也不是夜空中一幕輝煌的異象。 它僅僅是一張透過手機傳來的照片，一個寂靜的畫面，其衝擊力卻勝過我所追蹤過的任何一則聳動新聞。 那是一張白色瓷製聖母瑪利亞像的照片。 而從祂的眼角，一道深色的淚痕，已流過臉頰。 在一個正於混亂中咆哮的世界裡，那滴沉寂的眼淚，成為了我所聽過最宏大的聲響。 它是一個無言的提問，一場無法言喻的傷痛。

祂為何要哭泣？

那個問題縈繞著我。它不再是一位記者探尋事件的提問，而是一個孩子看見母親受苦時的呼喊。 它迫使我用盡我所擁有的一切——一名記者的頭腦，一位研究者的審慎，以及一顆信徒悸動的心——來展開一趟我從未想過會踏上的旅程：一趟探尋一滴神聖淚水之根源的旅程。

這本書，各位讀者，正是那趟旅程的日誌。

它將帶領我們從對現代社會那些令人刺痛的觀察，到對東西方千年古老讖語的系統性考察，並最終，直面我們自身的良知與我們這個時代的選擇。

這並非一部僅為證明或駁斥預言的枯燥學術著作。 相反地，它是我為理解神明在一個迷失世間中的憂思所作的努力。

在努力串連那些看似零散的拼圖碎片的過程中，我意識到，正是我因沉醉於閱讀法輪大法的經書而領悟到的「真、善、忍」原則，成為了照亮我這趟「旅程」、使其更加清晰的羅盤。

我邀請讀者與我一同踏入這場探索，不是以置身事外的觀察者之姿，而是以共同聆聽的同行者之身份。 因為我相信，那滴眼淚不僅是為我一人而流。 它是為我們所有人而流。而它所敲響的「鐘聲」，或許並非為了預告終結之日，而是為了喚醒我們，邀請我們在為時已晚之前，歸來。

說不定，在這些書頁之間，您也將會聽見那聲專為您而響起的鐘聲。

\* \* \*

# 第一章: **神為何而哭？**

我正站在一個足球場舉辦的盛大「搖滾音樂會」上，記者們專用的便捷工作區裡…

說實話，我不應該在這裡。

前一天傍晚，我的上司約翰從與我合作的報社發來一封簡短的電子郵件，沒有給我選擇的權利：「泰勒，明晚城市體育場有一場大型音樂會。是那些很吵的搖滾樂團之一，他們現在很紅。我需要妳在那裡。給我一個『爆炸性』的視角，『一代人的聲音』。妳知道該怎麼做。」

於是我來了。

空氣中瀰漫著人群的汗味、燈光設備散發的塑膠燒焦味、夾雜著煙草和大麻的氣味、刺鼻的香水味，以及舞台地面金屬塊散發的熱量烘烤出的汗水味。雷射光束像刀刃般來回掃射，劃破人造煙霧瀰漫的天空。風已不足以吹散任何東西，除了喧囂聲。

體育場不再是體育場。它是一隻巨獸張開的大嘴，吞噬著每一個鼓點、每一次跺腳、每一次瘋狂的搖頭。舞台後方的巨大LED螢幕上，異教符號和扭曲的影像交替播放：火紅的眼睛、用陰陽符號繪製的頭骨、像電玩遊戲般剪輯的戰爭場景。沒有人仔細看。沒有人在乎。所有人只是尖叫，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

一個染著紫色頭髮的女孩，穿著網狀裙子，正用手機拍攝她的朋友。她調整著濾鏡，而她的朋友假裝昏倒，嘴裡仍低聲唸叨著計算影片的剪輯角度。「喘氣的時候發布最容易爆紅。」——我聽到她一本正經地這麼說。

在另一個角落，兩個年輕人開始爭吵——原因僅僅是因為一個人擋住了另一個人的視線。沒過多久：一拳揮出，能量飲料罐徑直飛向了第三個人的臉。沒有人干預。周圍的人立刻舉起手機，彷彿有人發出了行動信號。一個女孩喊道：

「這畫面太酷了！我的標題是：『倖存者眼中的地獄！』」

我沒有錄影。沒有拍照。錄音機還開著放在外套口袋裡。但我不再關心。我正在目睹的一切…已經不是能用新聞報導來描述的東西了。

舞台上，技術團隊開始調暗燈光。聲音從電子鼓漸漸轉變為低沉的嗡鳴，如同石窟中迴盪的銅鑼聲。一段暫停。隨後燈光驟亮。

主唱樂團出場。

主唱身穿一件覆蓋著鐵鍊和金屬鱗片的灰燼色長袍，赤腳走在潮濕的地面上。他的頭髮用髮膠直立，染成惡魔鱗片般的三種顏色，兩側太陽穴的紅色紋身線條一直延伸到脖子。他沒有打招呼，沒有自我介紹。只是舉起麥克風…發出一聲不成人聲的長嘯。

那尖嘯聲刺耳，如同金屬摩擦岩石，持續了近三十秒。

舞蹈開始了——那不是跳舞。而是抽搐、彎腰、扭動脊柱，隨著燈光節奏發出咆哮。其他成員用雙手赤裸地敲打著鼓，重重地擊打在繃緊的鼓皮上，如同某種召喚儀式。後方螢幕顯示著一座城市被火焰吞噬的景象，夾雜著閃爍的數字、程式碼，以及呈螺旋狀敞開的傳送門。

歌詞不明確。只有「打開」、「解放」、「毀滅」、「血」等詞語——重複出現，如同催眠。

我環顧四周。人群開始搖晃。他們不再是觀眾。他們是舞台的一部分。手臂舉起，身體在閃爍的光束中扭動，眼睛翻白地望向虛空。

沒有人還記得自己是誰。沒有人還關心站在旁邊的是誰。

我緊握著腰間的包帶。胃底升起一股涼意，像是一種無聲的預感。不是因為我膽小。而是因為我知道——我正身處一場無名儀式之中。

我轉頭環顧。

燈光閃爍下，每個人的臉龐似乎都失去了人的特徵。每當光線一閃，就會有不同的表情掠過：眼睛圓睜、嘴巴大張、舌頭伸出、雙手舉高，彷彿被附身一般。反聖符號、邪眼圖案、奇異符號散佈在衣服、旗幟和紋身之上——多到無法分辨哪是時尚，哪是刻意。

我艱難地嚥了口水。

突然想起我的女兒。

幾天前，莉莉問我拿一些錢。她說班上的朋友約她去看一場「超熱門」的音樂會，如果提早訂票可以打五折。那時我正在趕截稿日期，沒多問，就照常轉了帳。

現在，身處這片濃稠的混亂之中，我感到一陣毛骨悚然。不是因為我在哪裡看到了她。而是因為我不確定她是否在這裡。

她才十六歲。如果她正站在那群人中間，如果她正在尖叫、搖擺，如果她正在聽那些像是「毀滅一切——打開最後一道門」的歌詞…那該怎麼辦？

我緩緩地呼吸，再次將目光投向舞台。

主唱開始了一個新節目。他沒有唱歌。只是像吟誦咒語般，一個字一個字地，咬牙切齒地唸著：

「打開最後一道門。

抹去舊記憶。

殺死舊我。

迎接新火。」

每念出一句，人群就爆發出陣陣回應的尖叫。燈光立刻轉為血紅色，從下方斜射而上，讓他的臉看起來像一個活生生被處決的人。

兩名舞者開始跪伏在舞台的濕水泥地上，手和頭部彎曲到地面，然後突然向後仰頭，如同被電擊一般。景象如同活祭儀式。場館內的空氣凝滯，沉重得彷彿氧氣被抽走了。

我後退了一步。

呼吸哽住了。

我輕聲說道：

「主啊，請您看看您的孩子們。請您看看我的莉莉，以及她這一代人。我清楚地看到，遠離您在他們心中留下的空虛，而他們正試圖用這些毫無意義的尖叫來填補它。您是否還在一直關注著？」

我沒有期待任何回應。

我只想要一些東西——任何東西——讓我知道我不是唯一一個還能感受到這一切的人。

就在那時，我的手機響了。

一個朋友給我發了一條WhatsApp訊息。

只有一張照片、一個原始文章的連結，和一句簡短的留言：

「泰勒，看看這張照片可靠嗎？！」

一尊聖母瑪利亞雕像。用白瓷雕刻。放置在一間小禮拜堂裡，被燈光清晰地照亮。

從雕像的右眼角…

一滴深紅色的液體流了下來…

那時，我感覺這張照片並非偶然來到我這裡。

我凝視著那張照片。忘記了音樂聲，忘記了人群。那一刻，我感覺周圍的整個世界…都寂靜了。

沒有人呼喚。沒有人提醒。但我知道我不能再在這裡多待一分鐘了。

我還在盯著手機裡的相片時，大雨傾盆而下。

沒有任何預兆。沒有風。沒有雷聲。只有一連串沉重的雨滴突然擊打在舞台頂棚上，然後像有人撕裂了盛水的蒼穹一般，傾瀉到觀眾區。

整片人海先是茫然地抬頭——呆愣了幾秒——隨後爆發開來，彷彿卸下了最後一層束縛。他們喊得更大聲，跳得更瘋狂，拍打著濕漉漉的水泥地面。這場雨就像是一場集體的解渴，緩解了節目開始以來一直積壓著的超過35度的高溫。每一寸濕透的皮膚都像是重獲新生。衣服緊貼著身體，頭髮散開像野生的樹根。沒有人逃跑。沒有人尋找遮蔽。

雷射燈光在雨幕中不斷閃爍，形成刀光劍影般劃過天空的幻象。

主唱張開雙臂，頭向後仰，任憑雨水直接拍打在臉上。他對著麥克風嘶吼：

「我們已被洗淨！這是重生之火！不需要天堂！不需要上帝！」

人群如同被催眠般跟著咆哮：

「不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

我不確定人群是否意識到主唱剛剛說了什麼，或者他們只是習慣性地跟著起鬨！

我後退了一步。全身濕冷。一部分是因雨。一部分是因…當時心中湧起的那種無法名狀的感覺…

我緊握著手機。再次看了一眼那尊雕像。

然後合上手機。轉身離去。

沒有猶豫。

我從體育場後方的技術通道離開，那裡有幾名保安正在嘎吱作響的鐵皮屋頂下抽煙。沒有人問我去哪裡。沒有人看我。或許，在雨聲和音樂聲中，我只是一個無名模糊的影子。

走到大路上，我攔了一輛正在靠邊載客的計程車。

關上車門時，我才發現自己有些顫抖。雨仍在傾瀉。音樂聲已遠，但餘音仍在耳邊陣陣作痛，像發燒後的迴響。

我把頭靠在車窗玻璃上。路燈在雨水中模糊了。一種既空虛又充實的感覺湧上心頭。

在計程車啟動前，我拿出手機，濕漉漉的手指撥通了我女兒莉莉的電話。如果她還在體育場裡，我想把她也帶回家。

電話響了很久。

然後我女兒的聲音傳來，帶著一點慵懶：

「我在家呢。在看電影。有什麼事嗎，媽？」

我鬆了一口氣。

那感覺…就像剛從水底浮上來一樣。

「沒什麼，媽媽只是想聽聽妳的聲音。繼續看吧。」

「哦，那媽媽快點回來休息吧。」

我微笑了一下，但沒有回答。

只是靜靜地掛了電話。

我靠在座位上。雨水依然均勻地傾瀉在車窗外。路燈的光線穿透水幕，形成一道道破碎的光帶。

我再次打開手機。

在搜尋欄中輸入：

「聖母瑪利亞雕像哭血」

「聖母像哭泣真假」

「宗教奇蹟Photoshop騙局」

Google 返回一系列結果：

——「雕像哭血現象：從神蹟到騙局」

——「教會尚未確認，但信仰仍在蔓延」

——「數位影像專家分析異常跡象」

——「Photoshop還是神蹟？網路社群激烈爭論」

我快速瀏覽了每一篇文章的標題，但沒有點擊進入。

不是因為我害怕被說服，也不是因為我已經相信了這件奇怪的事。

只是…那個眼神——雕像的眼神——還在我心中。

沒有任何文章可以取代它。

我回到公寓時將近十點。雨水仍然均勻地落在屋頂上，沉重的雨點持續不斷，似乎沒有停止的跡象…走廊的燈光透過小窗戶灑進來，足以看清房間裡的一切都完好無損——但我不是。

我把包放在桌上，迅速換下濕衣服，然後蹲坐在床邊。

感覺就像剛從一個陌生的地方回來。不是因為那裡是假的——而是因為它太真實，太赤裸，以至於我所有熟悉的觀念都變得毫無意義。

我打開筆記型電腦，準備像往常一樣，憑著慣性「交稿」給報社。

編輯器跳出來，一片空白。

我敲下第一行字：

火的迴響：年輕一代找到自己的聲音

我本打算像往常一樣繼續寫下去——那些流暢的綜述，幾句配圖的引言，幾段關於「個人自由」和「藝術創作」的引述。

我會抓住表面，修剪掉粗糙的部分，將它包裝成一個易於明天早上讀者消化的產品。

但隨後我停了下來。

不是因為情感。

而是因為那個眼神。

我再次打開手機。

那張聖母像的照片還在那裡。

靜靜的。沒有解釋。沒有判斷。

只有一滴深色的血從右眼角滴落，流過白瓷的臉龐。

之前，在搭計程車回家時，我用手機快速搜尋過——那些聳人聽聞的標題，那些針鋒相對的論點，我都只是掃了一眼。沒有點擊任何文章。

但這一次，我想看得更深入。

再一次。以正確的方式。

我打開瀏覽器。重新輸入搜尋關鍵字：

“聖母像哭血真假”

我點擊了每一個連結。

有些文章來自天主教網站——稱其為神蹟。

有些文章來自反駁論壇——提出氧化反應和鹽類沉澱的證據。

我仔細閱讀了每一段。

然後拉到評論區。

在每一篇文章下方，都是一個縮小的世界：

——有人流著淚，說自己曾在義大利的一個小禮拜堂見過類似的現象。

——另一個人諷刺道：「那些公關做得真好啊。連Photoshop把血倒在雕像上都信！」

——一位醫生談論了陶瓷材料上假血凝結的機制。

——一位母親說她的女兒曾問：「如果聖母哭了，是誰讓聖母傷心呢？」

我讀完了所有內容。

不是為了判斷。

只是為了聆聽所有那些迴響。

然後我重新坐在螢幕前。

回到編輯器。

我刪除了所有舊的開頭。

沒有標題。沒有預設的視角。

只打了一行字：

為何聖像在落淚？

然後我心想：「如果那張照片在那一刻傳給我並非偶然，那麼聖母是否正在為目睹音樂會上那瘋狂的景象而哭泣？或者更廣泛地說，是否正在為目睹世界各地那些令人痛心和反感的事件而哭泣？！」

我沉思了一會兒，然後又刪掉了剛才的標題，再次寫道：

時代的病歷。

游標閃爍著。

像一個無名的等待節拍。

我沒有再寫下去。

我合上筆記型電腦。關了燈。爬上床。

只是側臥著，臉朝向黑暗。腦海中仍縈繞著扭曲的音樂聲、閃爍的光線和聖像的影像——它沉默著，卻比任何言語都深邃。

我什麼都不再想了。

只剩下一個感覺——厭倦和迷茫，混雜著一種像火災後的灰燼般輕柔的悲傷。

我就這樣沉入了夢鄉。不是為了逃避。

而是為了暫停。

明天早上，我會醒來。當我睜開眼睛時，我知道我必須追根究底：

聖母像為何哭泣？

以及，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 \* \* \* \*

# 第二章: **時代的病歷**

**第一視角：創造性靈魂的崩壞（文化與藝術）**

我打開筆記型電腦，準備完成一篇曾半途而廢的分析文章。

在舊資料夾裡，我之前編輯的草稿標題是：「當音樂不再是藝術」。

開頭我就寫道：

「藝術曾是照亮心靈的火炬。如今，它只是一面凸面鏡，反射出被引導的幻覺和本能。」

我仍然記得第一次敲下這些文字時的感覺。不是憤怒。而是惋惜。

我打開YouTube，沒有等待演算法推薦。

主動輸入關鍵字：「2020年代熱門音樂影片」——作為一種重新檢視當今視覺文化走向的方式。

第一個跳出來的MV是一個在全球「呼風喚雨」的年輕樂團。但我不需要知道他們是誰。

按下播放鍵僅幾秒鐘後，我腦中的分析系統就開始運轉——這是一種無需刻意啟動的職業本能：

* 旋律被程式設計以刺激神經，在每個hook（數字內容中即時引起注意的手法）後產生興奮、爆發的感覺。
* 舞蹈動作同步、輕浮、抽搐、甚至達到非人化，就像一群妖魔在跳舞。
* 歌詞以4-6個字的週期結構，重複廣告的模式。
* 影像閃爍刺眼，場景斷裂抽搐，燈光冰冷，特效過剩。
* 歌手和舞團的頭髮五顏六色，刺滿各種圖案，服裝簡直就是電影裡惡魔的裝束。

螢幕上那些人已不再是藝術家。他們是惡魔的工具…

沒有真實的表情。沒有停頓。沒有故事情節。

所有都只是被編碼的碎片——目的是引起上癮，而非傳達情感。

我曾經忽略這種現象。不是因為沒看見。

而是因為我以為自己對其背後的機制瞭解得太透徹了。

但這一次，我必須面對。因為它不再只是一種音樂現象——而是一個全球性的心理生態系統，塑造著整整一代人的性格和情感。

我回想起二十多年前，剛上大學的日子。

那時，我從未聽過「K-Pop」這個詞。但所謂的「全球音樂文化」已經開始掀起波瀾。

我還清楚記得麥可·傑克森熱潮像洪水般席捲了宿舍。

我的朋友們為他在舞台上的每一個動作、每一次轉身、每一個眼神而瘋狂。一個朋友對我說：

「你沒看到嗎？這是個象徵。這是偉大。」

我問：「偉大在哪裡？在訊息，還是技術？」

她不假思索地回答：「不需要理解。只需要感受。」

這句話像無聲的一擊，深深烙印在我心裡。

我出生在一個天主教家庭。

在教堂音樂中長大，每一首歌都是一首禱告。

當我開始接觸東方文化時，我發現了古琴曲和亞洲鄉間悠揚的民歌中另一種深度。

那種音樂不華麗。不聳動。

它不會讓你在前五秒就「哇」出來。

但如果你靜靜聆聽，它會觸及非常深層的東西——就像一股清涼的水，療癒著內心。

與之相比，今天的音樂是一個悖論：

越是浮華——越是空洞。

越是喧囂——越是無聲。

越是挑逗情慾——越是失去真實情感。

我不否認藝術應該創造更多美好的東西。但正在發生的並非發展——而是日益腐敗的退化。

我翻開筆記本，有一行字畫著粗粗的底線：

「最為巧妙的墮落，是在完美包裝下的墮落。」

年輕的偶像們在舞台上高喊著「解放自我」。

但他們卻是最受嚴格審查的產品：從身高、嗓音、發音，甚至到允許在電視上表現的情感。

我看到被包裝成產品的歌舞團。

我回想起韋瓦第（18世紀義大利巴洛克作曲家）的一首協奏曲，其中每一個節拍的起伏都像宇宙的心跳。

我進行比較。然後我不禁戰慄。

我們已經失去了聆聽藝術中靜謐的能力。

音樂曾經是連接神聖的媒介——如今卻成了消遣的工具。

沒有人再寫音樂是為了啟迪他人。只剩下為了「在平台上留住觀眾15秒」的音樂。

我敲下最後幾行字：

「真正的音樂幫助人昇華。今天的音樂讓他們麻痺。

而在那種狀態下，他們將不再有足夠的意志去思考、反抗，或者…記得自己是誰。」

我停止打字。站起身。靜靜地倒了一杯水。

MV中的影像仍在後面的螢幕上跳動——彷彿從一個我不再屬於的世界發出訊號。

我回到辦公桌前，打開筆記本。有一行去年用粗線劃過的話：

「當藝術不再傳遞光明，它就變成人類心靈中的黑暗陰影。」

然而，一個令人悲哀的事實是，這些現代樂團，尤其是韓國的團體，卻正在全球年輕人中廣受歡迎。他們贏得了許多著名的音樂獎項，有些團體甚至受邀到聯合國總部接受全球表彰！

記憶將我帶到另一個領域：繪畫。

在紐約，我曾走進一個現代畫展，那裡展示著價值數億美元的「傑作」。

一塊巨大的畫布上，只有幾片斑駁的顏色和一些像孩子玩蠟筆留下的塗鴉。

我靜默無語。沒有感情。沒有深度。沒有一絲波動觸及心靈。

然後我讀了介紹牌：

「這件作品反映了藝術家在現代秩序崩潰面前的內心不安狀態。」

我輕蔑地笑了笑。或許這句介紹比畫作本身還要精雕細琢。

我曾被拉斐爾的「雅典學院」所感動——那裡哲學、數學、藝術匯聚成一首神聖的幾何和諧曲。

我曾在一尊唐代佛像前佇立數小時，只為感受那千年之前雕刻的慈悲眼神中流淌出的寧靜。

與之相比，今天被稱為「頂尖藝術」的東西讓我…不寒而慄。

我不是隨口說說。這些都是真實的數字：

威廉·德·庫寧的「互換」（Interchanged）——一堆抽象的螺旋形——以3億美元售出。

同作者的「女人三號」（Woman III）——扭曲的臉龐，變形的身體——以1.375億美元易主。

馬克·羅斯科的「第1號（紅與藍）」（No. 1 (Red and Blue)）——僅僅是兩塊顏色疊加——價值7510萬美元。

克里斯多福·烏爾的「暴動」（Riot）——只有在白底上用黑色印著的四個字母RIOTT——價值2990萬美元。

如果藝術是為了啟發和淨化心靈，那麼這些畫作正在做相反的事情。

甚至，有一次我在部落格文章中寫道——直到現在我仍然堅持這個觀點：

「當人們看一幅畫覺得它很美時，或許那是因為他們的心境與畫作中混亂、扭曲、變形的狀態不謀而合。

而對於那些仍然保持心靈純潔的人來說，他們會感到眼花繚亂，頭暈目眩，甚至會從字面上感到噁心。」

我嘆了口氣…

我還聽說在泰國或其他地方，有人訓練一頭大象用刷子在布上亂塗亂畫，然後稱之為「獨創藝術畫作」並拿去拍賣。

但說實話，與當今一些「名畫家」相比，那頭大象的畫作還…更賞心悅目！

我在草稿中打了一行酸澀的文字：

「按照當代藝術界『卓越』的進化速度，在不久的將來，很可能會有這樣一幅畫作…一堆排泄物，被標榜為『反地球論作品』並以10億美元的價格成交。」

誇張嗎？一點也不。

就在幾年前，一位「當代藝術家」用膠帶將一根熟香蕉貼在牆上，命名為「喜劇演員」（Comedian），並以12萬美元的價格售出。

唯一讓我感到滑稽的是——人們將其稱為「後現代思想的巔峰」。而我呢？我稱之為魔性對人類良知的最終嘲諷。

我靜靜地坐著。想起父親的一句老話：

「當藝術落入沒有道德的人手中，它就不再是藝術——而是一種合法地敗壞心靈的工具。」

我轉向電影——這種曾被視為巔峰的「綜合藝術」形式。

但電影越來越多地被演算法而非道德所引導。

賣座大片不斷塞滿毫無意義的動作場面、華麗的特效、荒謬的暴力和遮掩的性慾…彷彿觀眾不再有思考能力。

我讀過數百條這樣的評論：

「情節不重要，只要爆炸場面夠好看就行。」

「劇本漏洞百出，但男主角的視覺效果和腹肌足以拯救整部電影。」

「別要求深度——人們看電影是為了逃離現實，不是為了哲學。」

於是藝術自我蛻變，從連接心靈的橋樑變成了…一種會上癮的娛樂工具。

我記得「普世歡騰」（Joy to the World）——那首聖誕節期間熟悉的聖歌，由艾薩克·瓦茨（Isaac Watts）所寫。

不宏大。沒有音效濾鏡。只是相信美好的人們口中發出的樸實歌聲。

當那音樂在夜裡響起時，我感覺到：我的靈魂正在被提升。

而今天，在電影院裡，我只感到壓抑、疲憊和空虛。

我回到螢幕前，敲下最後幾行字：

「藝術最為巧妙的敗壞，是當它不再引導人們走向光明，卻以『創造』之名將他們拖入黑暗。

而在那混亂的漩渦中，人類的靈魂被一點點地——毫無察覺地——磨損殆盡。」

我闔上筆記型電腦。靜靜地坐在辦公室裡。

我心中仍有一個老問題——但從未停止痛楚：

「我們究竟犧牲了什麼…才稱這為創造自由？」

\* \* \*

**第二視角：知識的妥協與智慧的衰退（媒體與社群網路）**

我重新打開電腦裡一份舊新聞稿——那是我大約一年多前完成的報導。

原始標題是：「一所充滿陰影的學校內部」。

但編輯後公開發布的標題卻是：

「老師毆打學生住院：誰在管理？」

我沒有忘記當時的感受。憤怒。困惑。

我的調查報導原本深入探討了學校的沉默機制、系統性的包庇，以及受害者如何被邊緣化。但所有這些部分——超過2,000字——都被編輯刪除了。他們只保留了一些震驚的細節，增添了一點公眾憤怒，然後推上頭版。

我不是唯一一個。

我曾非常欽佩許多資深記者——那些曾從戰區報導、曾揭露被掩蓋案件的人。但一年又一年，我眼睜睜地看著他們改變。

不是因為他們失去了理想，而是因為理想不再能賺錢。

新聞業，曾被稱為「第四權」，如今卻排在社群媒體演算法和群眾情緒之後。

過去，要成為一名記者，需要道德、勇氣，以及廣泛的社會知識。

今天，寫作者或許只需要知道如何跟風TikTok和在臉書上寫「藝術」標題。

我回頭看看自己。

我曾對我的幾位實習生說：

「做新聞是為了捍衛真相。」

但我自己也曾按照訂單寫稿：「增加18-25歲女性讀者，加入情感和爭議元素。」

有一次，總編輯給我一個建議標題：「歌手X的前女友意外就當年分手事件發聲。」

我問：「這跟教育主題有什麼關係？」

他們簡潔地回答：「政治新聞誰讀？先加上這條來吸引流量，內容以後再說。」

我打開手機。滑動螢幕。

TikTok。YouTube Shorts。Instagram Reels。

每個平台都像一個永無止境的短影片生產線——15秒、30秒、60秒——所有內容都旨在牢牢抓住注意力。

一位神經科學家在我參加的一次會議上曾說：

「短內容的結構刺激心靈，就像一種輕微的癮——但持續多年，它可能會重塑人類大腦。」

最危險的並非煽情影像。

更危險的是注意力的碎片化。

人們不再能讀完一篇1000字的長文。

不再能跟隨一個長達三段的論點。

甚至，今天的文章必須「每行斷句」，否則…「使用者會滑過去」。

我在筆記本上劃了一行：

「真相需要十分鐘才能理解。

謊言只需要五秒鐘就能激起憤怒。

在今天的媒體世界——誰會贏？」

我曾想：如果還有哪個地方能為獨立思考保留火種，那就是社群媒體，個人在那裡可以最主動、最自由地發表言論…

但隨後，一個早上，全世界數百萬人醒來，發現了一個不尋常的現象：美國現任總統的社群媒體帳戶被封鎖了。

不只一個，而是全部：Twitter、Facebook、Instagram、YouTube…幾乎同時封鎖了這位全球最有權勢人物的聲音。

無論你愛他或恨他，這都是一個冰冷的事實：一個人可以僅憑一些「匿名委員會」的幾次點擊，就從公共空間中被完全抹去。

如果這種事能發生在一位總統身上，那麼它就能發生在任何人身上。

但讓我毛骨悚然的並不是他被「禁言」。

而是：這件事被視為正常。

社群媒體現在受到政府的監管和控制，這不僅發生在極權國家，也發生在西方國家。

而社群媒體現在只變成了一堆偏向「廉價娛樂」內容的混亂。

所謂的「開放空間」，實質上是一個回音室（echo chamber）的連鎖，每個人只能看到他們已經相信的，聽到他們想聽的。

多麼諷刺：

我們有超過40億人全球互聯，但對話能力卻日益缺乏。

我們擁有前所未有的知識寶庫，但獨立思考的能力卻逐漸喪失。

人們不再讀書。

他們看「一分鐘讀書摘要」。

不聽完一場辯論。

只從中間選一句話，配上背景音樂和聳動標題。

有一次我問一位剛畢業的學生：

「你喜歡閱讀嗎？」

她回答：

「我喜歡每天早上聽五分鐘的Podcast。再長我就覺得懶了。」

一個「懶得閱讀」的社會不一定是無知的社會。

但一個害怕思考、迴避爭論，並且喜歡被情感而非理性引導的社會，肯定是在逆轉智慧的進化。

我再次打下最後一行：

「一旦真相需要10分鐘才能理解，而謊言只需5秒鐘就能激起憤怒——那麼獲勝的將不是謊言，而是…智慧將會自我滅絕。」

我關閉螢幕。然後自問：

「如果今天我提交這份草稿，它會不會因為缺乏『市場性』而被拒絕呢？」

\* \* \*

**第三視角：基礎的混亂（道德與社會）**

那天晚上，我讀到一則新聞：

一所中學的低年級學生將教室門鎖上，用拖鞋丟擲音樂老師，然後將影片上傳到社群媒體，並附上挑釁的註解：「老師唱歌難聽就活該。」

這件事像病毒一樣傳播開來。沒有人譴責，只有人製作迷因和配上混音音樂。

我靜靜地坐著。不是因為那位老師。而是因為這個社會——道德的混亂不再被認定為錯誤。

我記得一本教理書上的一句話：

「家庭是神賜予人類學習做人的第一個基礎。」

但今天，曾經的基礎卻被視為障礙。

人們不再相信一個孩子需要父親和母親。

相反，他們鼓吹「現代家庭」模式，其中性別、角色和義務都可以像手機應用程式一樣隨意選擇。

我寫下這些並不是為了攻擊任何人。

我只是記錄一個事實：

當所有概念都可以被重新定義時，就沒有什麼可以作為標準了。

我曾親眼目睹一個學生頂撞父母說：

「我不需要聽你們的。TikTok上教的不一樣！」

在一次座談會上，一位老師講述：

「我班上的七年級學生跟我吐露心聲，說它只敢對…YouTube Shorts說實話。因為父母『老古板』，而朋友則『愛批判』。」

TikTok、YouTube、Facebook…現在已經成為了一代人的精神父母、虛擬老師、假想知己。

而真實的關係——孩子與父母之間，學生與老師之間——變得生硬、冷淡，甚至對立。

當道德倫理從家庭和學校結構中被剝離時，孩子們從哪裡學習做人呢？

社會弊病，早已不再是「遙遠」的問題。

——從校園毒品到未成年性交易

——從金融詐騙到色情內容氾濫

我不是說這些事情只存在於現代。

但有一點不同：

過去，它們被稱為弊病。

今天，它們卻被偽裝成「多元生活方式」或「性解放」。

我曾讀過一份內部調查：

在日本和美國，超過80%的兒童在12歲之前就接觸過色情內容。

有些人甚至無法想像「愛」的概念，如果它不伴隨著赤裸和粗暴的畫面。

在網路上，有些網站公開分享色情漫畫——卻沒有人被逮捕。

此外，詐騙、盜竊——無論在現實生活中還是在網路上——都在成倍增長。

人們偷竊是因為貧窮，有時也偷竊是因為…想要出名。

越是令人震驚，分享的次數越多。

越是厚顏無恥，越能引起關注。

社會已經把錯誤變成了生存的工具。

或許最讓我困惑的是一股正在被美化為「性別自由」的浪潮。

事實上，越來越多的國家將同性婚姻（男與男，女與女）合法化，甚至承認非二元性別認同。

曾經被視為異常的事物——如今被貼上了「現代人權」的標籤。

我不是要反對任何人。我只是在問自己：

如果一個孩子出生後不再知道自己是男是女，那麼它將如何學習做人？

如果性別只是一種「感覺」——那麼還有什麼是永恆的？

我相信：

天理不變。

性別不是一種觀點。

倫理不能被大多數人重寫。

那些違背自然、違背良知、違背傳統文化的行為——即使被寫入法律——也永遠無法成為社會健康的基石。

我以日記中的一行字作結：

「如果醫生和病人都稱之為…正常狀態，我們就無法治癒一個身體。」

\* \* \*

**第四視角：權力與信仰的腐朽（政治與宗教）**

**權力：民主帷幕後的幽靈**

一個晚上，我坐在辦公室裡，瀏覽著新聞頻道。一場兩位總統候選人之間的現場辯論正在播出。他們輪番不斷地互相攻擊。

——「妳曾削減教育預算，導致數千名教師失業！」

——「那你呢？你提高了企業稅，讓經濟陷入困境！」

沒有人提到真正的政策。沒有人提出任何明確的解決方案。我靜靜地記下幾個熟悉的口號：

「為了正義」、「重建信任」、「改革體制」…

但所有這些都空洞無物。沒有人敢定義「正義」是什麼，也沒有人敢說「體制」需要如何改革。

我從事政治社會新聞工作已超過20年。我曾相信權力可以帶來積極的改變。但接觸得越多，我越意識到：

現代政治不是治國之術，而是維護形象和權力之術。

在西方民主國家，權力在三個主導方向之間被拉扯：

——大眾媒體，扮演著引導輿論的角色

——經濟集團，擁有幕後的利益

——以及選民的品味，這些品味日益淺薄且易於操縱

一位政治人物如果不與媒體合作，就會被抹黑。如果不滿足企業利益，就會被撤資。如果不迎合大眾口味，就會在下次選舉中被淘汰。

他們不再有時間考慮長遠價值，因為權力只存在於任期之內。

我曾問一位從事競選顧問的朋友：

——「你為什麼不提出關於教育道德改革的政策呢？」

他冷笑一聲：

——「那樣賣不了選票。但一段候選人與嬰兒握手的影片可以。」

而在獨裁國家，問題又在於另一點：

政府不代表人民，而代表執政黨本身。

在那裡，權力集中在單一頂端。所有政策都歸結為一個目標：保護黨，維持體系穩定。人民不是服務的對象，而是需要控制的目標。

由於無需競選或動員，決策變得任意而毫無人性。當沒有自由媒體來監督，沒有反對派來辯論，沒有真正的民意時——權力變得絕對，也絕對腐化。

我在筆記本上寫下結論：

「無論是民主還是獨裁，如果權力不建立在道德基礎之上——它就只剩下黑暗的遊戲。

那時的人民，無論是否去投票，都只是既定棋盤上的一顆棋子。」

**宗教：鐘聲不再迴盪**

一個下午，我路過市中心一座古老的教堂。

鐘聲響起——仍然像往常一樣規律。但裡面，只有三位老人在靜靜地撥著念珠。

長椅空蕩蕩的。眼中沒有光芒，沒有低聲的祈禱。

鐘聲響起，卻沒有人用心聆聽。

我曾參加過一次盛大的教堂婚禮。一切都非常壯觀：唱詩班、LED螢幕、Facebook直播。

但當牧師開始讀聖經時，沒有人聆聽。他們忙著調整相機，忙著按讚。

信仰，如今只成了宴會的裝飾。

許多寺廟、教堂現在就像活動中心。

——有些地方收取功德錢就像賣門票

——有些地方開設攤位販賣幸運符、風水物、瓶裝聖水

——有些地方直播祭祖儀式，觀看人數高達數十萬

有些個人利用「僧侶」或「牧師」的外衣來牟利、詐騙，甚至濫用信徒。

更糟的是，世界上許多地方，宗教被變成了戰爭的工具。

——以聖戰之名，人們向兒童開槍

——以教義之名，人們歧視和殺害異性、異信仰者

——以「天意」之名，人們攻擊整個城市

沒有任何戰爭比以神之名發動的戰爭更血腥。

我突然想起聖經中的一個故事：

耶穌曾走進耶路撒冷聖殿，看到那神聖之地被變成了市場而勃然大怒。

祂推翻了兌換銀錢的桌子，趕走了商人並說：

「我父的殿是禱告的殿，你們卻使它成了賊窩！」

（為普通讀者解釋：這是新約中一個重要事件，表現了耶穌潔淨宗教中的污穢，也是信仰神聖尊嚴得以恢復的象徵。）

我在心中低語：

「主啊，如果祢的殿今天真的成了市場…求祢再潔淨它一次——就像祢曾經做過的那樣。」

於是我明白了：

當信仰不再是羅盤時，人類將在混亂的大海中漂泊，迷失方向。

一個社會可以沒有黃金，沒有石油，但不能沒有道德。

當權力腐朽，信仰被扭曲——那就是文明之船開始沉沒之時。

我放下筆。電腦螢幕仍然亮著，一系列筆記和引文閃爍著。

我剛才經歷的每一個主題——音樂、藝術、社群媒體、政治、宗教——都像一個個零散的碎片。但現在，所有這些突然連接起來。

就像每一條血管都通向一顆正在衰竭的心臟。

儘管形式不同，儘管表現在各個領域，但我意識到：

所有這些症狀都指向一個根本的病症——與神失去連結，以及拒絕普世的道德標準。

我們拋棄了聖賢曾經建立的道德基礎。

我們嘲諷經文，嘲笑信仰，並用政治口號和道德行銷活動取代了神聖的教誨。

我們建造了摩天大樓，建造了燈火輝煌的金融中心，但每個人內心的光芒卻日益黯淡。

我們可以在轉瞬之間直播全世界，卻無法聆聽自己的良心。

我們擁有一切——卻沒有平靜。

我在筆記本上寫下最後一行：

「我們建立了一個物質上輝煌的文明，

但它的靈魂卻正在消亡。

這座巴別塔正在從其根基搖搖欲墜。

或許…

神的眼淚正是為此而流。」

我望向窗外。夜已深。城市依然燈火通明，但我內心卻是一片寂靜。

病歷已然完成。但一位醫生，如果有良心，不僅要診斷病情——他們還必須追溯深層的原因，無論是患者體內還是體外的。

人類已經如此。

那麼天地呢？

這個星球，這個宇宙，是否正在發出它自身的生存訊號？

是否還有其他，非人類所造成的症狀，正在低聲提醒著：

我們已經走錯了方向？

\* \* \* \* \*

# 第三章: **石之淚，河之血**

我坐在筆記型電腦旁，凝視著螢幕。「時代的病歷」草稿已完成。但我的思緒仍然無法擺脫聖母像哭泣的畫面。

瓷白眼角滲出的深紅色血淚。

它像一道刻痕，一個無聲的疑問。那只是一個巧合嗎？還是一個信號？

我無法將其擱置。那股衝動感越來越強烈。彷彿有一個聲音在我耳邊低語，不停地質問：

「母親的眼淚是一個孤立的現象嗎？」

「還是那只是世界各地許多其他『哭泣聲』中的一個？」

「而所有這些都指向同一個痛苦，同一個罪惡嗎？」

我知道我無法回到正常的生活。現在不行。我需要去了解。一項新的調查開始了，不是為了約翰的截止日期，不是為了編輯部，而是為了我內心的這份執念。

我開始系統化地整理。專注於那些帶著最悲傷色彩的異象。那些最具象徵意義的跡象。

我輸入關鍵字。搜尋。深入報告。

然後我發現了…

\* \* \*

**第一階段：收集悲傷的跡象**

**檔案 #1：眾神聖的眼淚**

一系列看似不相關的事件，橫跨各大洲，歷經數十年。但它們有一個共同點：所有這些都是雕像——信仰的象徵，神聖的象徵——突然流淚。

義大利，錫拉庫薩，1953年。一對年輕夫婦家裡的一尊小型石膏聖母像開始流淚。消息迅速傳開。數千人湧向那裡。一些人帶著手帕，希望能沾到幾滴眼淚。報紙喧騰。教會官員介入。他們檢驗了眼淚——是真的。他們檢查了雕像的結構——沒有導管或技術孔洞。最終，梵蒂岡證實：這一現象「無法用科學解釋」。

二十年後，日本秋田。一座小修道院裡的聖母像流血流淚超過一百次。一位名叫亞 Agnes Sasagawa 的修女說，她聽到了聖母的訊息：如果人類不悔改，將有可怕的懲罰降臨。這個故事長期被日本媒體忽視，直到梵蒂岡在1988年悄悄證實並承認。

然後是近期——泰國、台灣、巴西、加拿大。不再是謠言。有影片，有照片。有些被迅速審查。但痕跡仍然留在論壇上，在非主流網路中。高雄一座小寺廟裡的觀音像流淚。聖保羅一座木製耶穌像在復活節儀式中流出血淚。多倫多一座聖母像每當信徒跪下祈禱時就滴下淚水。

這些事件中，當局在哪裡？

通常是保持沉默。或者否認。或者迅速貼上「毛細現象」或「異常潮濕」的標籤。

科學家們則謹慎。一些人提出了技術假設——空心石膏吸濕，溫度引起的膨脹收縮，或導致水流的裂縫…但現場的調查人員——包括信徒和獨立記者——都以實地驗證反駁：內部沒有水，沒有管道，而且水滴具有生物學特徵，就像…真正的眼淚。

那麼民眾呢？

哪裡有異象，哪裡就有朝聖者。有些母親帶著孩子來求醫。有些人冒著雨跪數小時。有些人說，他們在看到雕像後放棄了自殺的念頭。

而宗教界則出現分歧。一些神父、僧侶、修道士認為那是神蹟，是來自天界的警告。另一些則保持沉默，害怕被稱為迷信，害怕被「與那些迷信的平民混為一談」。

我記錄下每一個案例。每一張面孔。每一滴眼淚。但在心底深處，我知道我收集的不是數據。而是哭泣聲。

**檔案 #2：河流變紅**

如果眼淚是神聖痛苦的象徵，那麼血紅的河流或許是對全人類的警告。

我發現了從2010年至今的數十個案例，河流、運河、甚至湖泊，在沒有預警、沒有明顯污染源的情況下，突然在數小時或數天內變成深紅色——而且大多數都以問號告終。

在中國，長江——東方文明的活生生象徵——在2012年曾有部分流經重慶的河段變成了血紅色。居民感到恐慌。官方媒體出面安撫：是異常大量的泥沙所致。但沒有人能解釋為什麼只有特定河段，而上游和下游卻依然清澈。

在黎巴嫩貝魯特，貝魯特河在2011年突然變成了血紅色。當局稱可能是屠宰場排放所致，但當地居民反駁：附近根本沒有屠宰場。許多人表示這是「大地的血」，一個神聖的警告。

在印尼，棉蘭的德里河在2017年一夜之間變成鮮紅色。影片在社群媒體上迅速傳播。政府將責任歸咎於一家工廠，卻拒絕透露名稱。獨立媒體隨後發現——當時沒有任何生產設施改變了流程。

甚至在美國，德州的一段河流在2021年夏天也曾變成深紅色。美國環保署（EPA）官員表示可能是紅藻或礦物質反應——但當一群居民自行取樣進行獨立檢測時，結果顯示沒有藻類跡象，沒有重金屬，沒有任何合理的技術原因。

從另一個角度看，我把這些河流視為受傷的血管。地球正在流血，一道道紅色的傷口蔓延開來，預示著一項尚未被懺悔的罪惡。

**檔案 #3：六月飛霜**

如果眼淚是悲傷的象徵，如果血紅的河流是報應，那麼盛夏之雪是一種無法言喻的嘆息。

我追查關於異常降雪的報導——不僅僅是在極端天氣條件下，而是在完全不合時宜的時間和地點。

印度西北部，2019年6月——室外氣溫38攝氏度，晴空萬里，卻在15分鐘內飄起了小雪。居民錄下影片，政府稱之為「大氣中化學反應引起的白塵現象」。但為什麼它在手中融化得像真雪一樣？

阿爾及利亞撒哈拉沙漠——2021年7月，一層薄薄的雪覆蓋在灼熱的沙丘上。測得的氣溫是40攝氏度。科學家稱是高層大氣擾動所致，但沒有人能解釋為什麼鄰近地區沒有類似的跡象。

在中國，雪不僅僅在冬天降臨。近年來，人們記錄到許多次厚厚的積雪出現在農曆四月、五月——甚至六月——當農曆已進入夏季。

在河北、內蒙古或長白山，積雪覆蓋街道，而許多其他地方卻在酷熱中掙扎。

媒體稱之為「氣候變遷」。網民稱之為「異象」。

而我，只感覺到一件事：上天正在說些什麼——但沒有人聆聽。

但最讓我毛骨悚然的是當我遇到「六月飛霜」這個詞組——在一個古漢語論壇上。一位用戶寫道：「六月下雪，只能是因為冤屈已深，感動天地。」我記錄下那個詞組。一種奇怪的感覺油然而生——彷彿我即將揭開一個古老的密碼。

\* \* \*

**其他跡象**

不只是眼淚。不只是血或雪。

我看到零星的新聞：成群的魚不明原因地跳上岸集體死亡。候鳥偏離航向，撞入城市，集體自殺。太陽同時出現兩個或三個幻影——這種現象被稱為「幻日」，但頻率異常地高。不合時令的雷電現象，晴朗的天空突然閃爍藍光，地下傳來巨響讓民眾恐慌。

還有一件我親身經歷的奇怪天氣事件：庚子年2020年農曆新年，我正在越南北部短暫度假。除夕夜，我在一個旅遊區散步，那裡節日氣氛熱鬧非凡。人們互相擁擠著拍照，購買年貨，倒數計時等待新舊年交替的時刻。

天色漆黑如墨——就像每一個沒有月亮的農曆三十夜晚。突然，大約晚上10點左右，一場傾盆大雨驟然降臨。雨勢又大又急，然後——我震驚了——冰冷的冰雹開始敲打著路面、鐵皮屋頂、車輛。

孩子們尖叫著，大人們捂著頭匆忙跑開。所有人都困惑不已：在北方的冬天，下毛毛雨是正常的——但傾盆大雨伴隨冰雹卻是前所未有。

第二天早上，我讀報紙，發現：除夕夜，越南北部多個省份同時發生了冰雹。河內、太原、富壽、宣光…都記錄到類似現象。

我記得當時有幾位老人說：「七十年了，我才見過這樣的過年。」

更可怕的是：那也是第一批關於一種名為「冠狀病毒」的奇怪病毒開始出現在國際新聞報導上的時候。

那時，沒有人知道將會有一場全球大流行病。但許多人已經沉默了。彷彿一扇門剛剛打開——通向一個前所未見的陰鬱時期。

這些奇怪的天氣現象，通常會被政府和科學界輕描淡寫地解釋。但我感覺到，上天正在向人間發出「信號」…

**沉思**

我靠在椅子上。螢幕上是哭泣著血淚的雕像。深紅的河流。覆蓋在沙漠沙丘上的雪。

我想到那句古老的詩：「天哭。地鳴。山嘯。河赤。」

石之淚。河之血。盛夏之雪。隆冬冰雹。星辰的混亂。生物的絕望。

所有這一切似乎都在共同奏響一曲悲愴的合唱。

它們正試圖告訴我們什麼？

我知道我即將找到答案。但首先，我需要追尋那個詞組的痕跡——「六月飛霜」。

\* \* \*

**第二階段：解碼的鑰匙——「六月飛霜」**

我一動不動地坐在螢幕前。淚流滿面的雕像、血紅的河流、在炎熱盛夏中靜靜降下的雪…所有這些在我腦海中盤旋成一個漩渦。然後我的目光停在了我之前保存的一個詞組上：「六月飛霜」（ 六月飛霜 ）

它以古老的漢字形式，孤零零地躺在一個古語研究論壇的評論區中。作者只留下簡短的一句話：

「六月下雪，只因冤屈已深，感動天地。」

我把這句話讀了第二遍。然後第三遍。一種奇特的感覺在胸中蔓延，彷彿我剛剛觸碰到了一個古老的密碼——不是語言的密碼，而是道理的密碼。

「六月飛霜」。

在我所了解的所有文化中，六月是夏至的月份，是陽光最熾熱、最強烈的時候（對於北半球而言）。雪不可能在那時降落——除非自然秩序被顛倒。上天必須有所感應。宇宙的法則必須偏離。而唯一的原因——就是極大的冤屈。

我開始更具體地探究。「六月飛霜」在東方文化中意味著什麼？它是一個隱喻，還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結果引導我找到了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古典戲曲之一：關漢卿的《竇娥冤》。

她的名字叫竇娥。

一個生於亂世的年輕寡婦，早年喪母，與父親相依為命。當她的父親因貧困不得不賣身為奴償還債務時，竇娥也被賣給一個貧困家庭作兒媳。丈夫早逝後，她與公公孤苦伶仃，相依為命。

在一次不幸的冤案中，一個貪婪的地主為了圖謀不軌，誣陷她下毒，而他才是真正的兇手。儘管沒有證據，儘管她一再喊冤，地方官員仍判她死刑——只因地主賄賂了他們。

行刑前，竇娥站在法場上，仰望天空，懇求道：

「如果我真的被冤枉，請上天為我見證三件事：

一、我的血灑出後不會落在地上，而是會飛向天空。

二、在盛夏六月，天會下起大雪。

三、我死後，此地會連續三年乾旱。」

然後，根據傳說——所有這些都應驗了。

她的血噴出並向上飛。六月的天空突然白雪皚皚。之後的三年裡，天不下雨，地不生長。

這個故事——流傳了數個世紀——不僅僅是一個女人的悲劇。它成了冤屈和天地對不公感應的永恆象徵。從那以後，「六月雪」便成了任何違背常理——卻符合天理的事物的簡稱。

我停了下來，心頭為之一窒。

一個女人，沒有權力，沒有聲音，卻被冤殺。而上天為她流淚。這不再是一個故事。這是一個提醒——道理本來就有眼。

我靠回椅子上，望著天花板。那些畫面又浮現在眼前：

——雪落在撒哈拉沙漠上，將炙熱的沙丘染成白色。

——印度夏季的一場15分鐘大雪，當時人們正在悼念一場災難中的逝者。

——夏季在中國許多地區降雪。

我無法相信那是巧合。

絕不可能。

如果只是極端氣候，為什麼會在如此精確的時間、如此特殊的語境、如此巧合地與「冤氣」的概念吻合？

我再次輸入「六月飛霜」三個字，這次用簡體中文。一系列結果浮現。學者稱之為「感應」現象。一些東方靈性研究者甚至相信，當人心不正，當公義被顛倒時，天地間的正氣就會紊亂。這些異常的自然現象——比如盛夏之雪——並非物理上的紊亂，而是一種道德上的反饋。

我坐直身子。一股靈感突然湧現。我打開筆記本，直接寫下第一行字：

「如果六月能因一樁冤案而下雪，那麼雪落在廣袤的沙漠，落在那些看似乾枯的土地上——這是否是天地為一份無法沉默的不公而發出的吶喊？」

我繼續寫著。

「如果雕像會哭泣，河流會變紅，上天會在隆冬降下冰雹，在盛夏降下雪…那麼，一定有一樁巨大的冤屈正在穿透大氣層，超越宗教、地理和時間的一切阻礙而咆哮。」

第一次，那些原本看似零散的現象開始串聯起來。

——佛像和聖母像流淚——是對人間痛苦的感應。

——血紅的河流——是被冤枉而流、尚未被伸張的血。

——而盛夏之雪——是最明確的跡象：有一樁巨大的罪行正在被掩蓋，而天地正在替那些人發聲。

一個念頭在我腦海中浮現——彷彿不再來自於我：

「不是上天憤怒——而是上天對人類的沉默無能為力。」

我屏住呼吸。

然後打開電腦，重新翻閱舊資料。

我不再尋找現象了。我開始追查那些被遺忘的事件。那些未被公開的迫害。那些被媒體黑暗鎖住的冤屈。

現在，一個問題始終在我腦海中盤旋：

「在我們這個時代，哪種冤屈大到足以讓上天在盛夏降雪？」

那個問題…就是鑰匙。

而我已經將它握在手中。

**第三階段：應用鑰匙並破案**

「如果六月能因一樁冤案而下雪，那麼雪落在沙漠上，雪落在藍天下，雪落在石頭的哭泣和河流的血紅之中——所有這些都必然指向一個無法言喻的巨大冤屈。」

我將這句話寫入筆記本。我的手有些顫抖。因為我開始明白：這不再是「異象」的故事了。這是一場追查。追查這個時代最大的冤屈。

我重新打開所有筆記。開始朝著更深的方向探究：關鍵字如「被掩蓋的迫害」、「良心犯」、「信仰鎮壓」、「無主屍體」。最初的結果是混亂的——數百個名字，數千起事件。但隨後，一個詞組卻反覆出現：法輪功。

我停住了。

我曾讀過不少關於法輪功的資料，特別是其信仰和修煉的道德層面。但這次，我決定從頭開始查閱——就像一個記者正在重新審視一樁自己曾以為已瞭然於胸的大案。

不是為了驗證信仰。而是為了將所有真相串聯起來。

**什麼是法輪功？**

它並不像那些誤導性報導曾經宣揚的「邪教」。我曾親眼看過紀錄片：數百人在公園裡煉功，默默地打坐，清晨的陽光灑在他們平靜的臉上。沒有口號，沒有政治。只有輕柔的動作和三個被強調的字：真—善—忍。

法輪功於1990年代初期在中國興起，因其帶來的健康和道德益處而迅速傳播。到1990年代末期，估計已有七千萬到一億人修煉。這是一個巨大的數字。大到讓中國當局開始擔憂。

然後，就像一陣毒風掃過，鎮壓從1999年7月開始。

**震驚的問題**

我寫下了：

——為什麼一個溫和的氣功功法會被視為「國家威脅」？

——為什麼那些只不過是打坐的人會被酷刑、監禁，被稱為「思想犯」？

——而為什麼，根據許多證人和調查人員的說法，他們竟然成為「人體器官產業」的供應來源？

我繼續閱讀國際文獻。一份由加拿大前亞太地區國務卿大衛·喬高（David Kilgour）和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合著的報告，彙集了超過五萬頁的調查文件，關於中國活摘器官的活動。報告得出了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結論：「這個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罪行。」

我驚呆了。

**器官訂購——與生命的代價**

我開始進行事實核查。在西方國家，等待腎臟移植通常需要6個月到幾年。肝臟和心臟則更久。但在中國，根據地下醫療組織和醫療旅遊機構的宣傳資訊，等待時間僅需幾天到幾週。

為何會有如此駭人的差異？

一位人權醫生在一次採訪中回答：

「因為在中國，他們擁有活體器官庫。一旦有『訂單』，他們就對已儲存血液資料的囚犯進行配型檢測，選出合適的人，然後殺害——摘取器官。」

我感覺像是被迎面痛擊。活體器官庫？可能嗎？

然後我讀到一段證詞：

「我曾是勞教所的護士。他們對法輪功學員進行血液檢測，但從不治療任何疾病。只是收集器官信息。」

「之後，一些人『消失了』。沒有人知道他們去了哪裡。家屬沒有接到死亡通知。沒有屍體。沒有葬禮。」

我閉上眼睛。神聖雕像流淚、河流之血、盛夏之雪的景象…現在浮現，成為一場非傳統大屠殺的無聲證據——不是用槍彈，而是用手術刀。

**人體展覽——與被商業化的邪惡**

另一個令人不安的細節：人體「塑化」展覽。

2018年，一位名叫索菲亞·貝爾（Sophia Bell）的記者在胡志明市參觀了這樣一個展覽。這個展覽名為「人體奧秘」（Mystery of Human Body）。她震驚地看到一具懷孕女屍被剖腹，露出七到八個月大的胎兒。沒有捐贈來源，也沒有親屬的同意。後來，她發現：

——這些屍體都來自中國。

——塑化工廠成立於1999年之後——與法輪功鎮壓開始的時間吻合。

——創始人是德國人岡瑟·馮·哈根斯（Gunther von Hagens），但他將工廠設在大連，那裡有一個大規模的監獄。

然後，碎片開始串聯起來。

「珍貴的器官已被活摘販賣。剩下的屍體——被塑化，用於展覽。」

「受害者——在被殺害之後——繼續被再次羞辱，以科學和藝術之名。」

**難以置信的數字**

我繼續閱讀。

《大屠殺》（The Slaughter）一書的作者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估計，在2000年至2008年期間，有65,000名法輪功學員被殺害以摘取器官。這個數字在之後的幾年，加上其他同樣被針對的民族和宗教團體，可能達到數十萬人。

我幾乎無法相信。但我無法否認。

我核查了醫院數據、移植案例數量、病床數量、醫生數量…所有這些都顯示：官方公佈的器官移植案例數量遠遠超過他們可能擁有的合法器官來源。

於是我明白：最大的冤屈不在法庭上——而在於那些被沉默地剖開的身體裡。

**回到那些神聖的雕像，那些石頭的眼淚**

我回顧舊的筆記：

——秋田的聖母像流血101次。

——高雄的觀音像在農曆七月十五流淚。

——四川地震紀念儀式上飄雪。

——德州一條小河染成血紅色——就在一位調查員發布關於中國器官移植報告之後。

可能嗎？

我不敢斷言。但我無法擺脫這種感覺：大自然正在替那些無法發聲的受害者說話。

**無聲的宣判**

我回想起受害者家屬劉思遠先生說過的話：

「當我知道我女兒被活摘器官時，我以為那是殘酷的極限。但當我知道女兒的遺體可能被拿去塑化、展覽、商業化…我才意識到他們的邪惡沒有底線。」

那句話讓我毛骨悚然。

我曾是一名記者。我曾以為我已經見識了所有類型的罪惡。但今天，我意識到：有些事情無法命名，無法寫成報告，無法歸入任何法律類別。它們只能被稱為：反人類罪。

**最後的話——但不是結束**

我從椅子上站起來。望向窗外。天空湛藍。沒有雪。但我心底卻像剛下過冰雹一樣冰冷。

我知道，我再也回不去了。

我將會書寫。不僅僅是文章。而是一份起訴書。

一份良心的起訴書——獻給那些曾經沉默的人。也獻給那些仍然想活得彷彿六月不會下雪的人。

**藏字石與上天的審判**

如果血未得昭雪，大地便會發聲。如果哭泣聲不被聽見，石頭便會書寫。如果公義不被伸張，上天便會出手。

我曾以為我所收集的一切——神聖雕像流淚、河流化為血色、盛夏飄雪——已是極限。但隨後我接觸到另一個故事。它不從天降。也不隨水融化。而是從石頭中顯現。一塊古老的巨石，靜臥了數億年，突然裂開，顯露出…一份判決。

它名為：藏字石。

**一次山體滑坡揭示了一份宣言**

2002年，在中國西南部貴州省平塘縣掌布鄉，發生了一次小規模的山體滑坡。當地村民前去查看，發現一塊巨大的岩石裂成了兩半。奇特之處不在於滑坡本身，而在於新裂開的岩石內壁：有一行六個漢字，深深地刻入石灰岩層中：

「中國共產黨亡」

這行字並非人為刻鑿。沒有任何人工痕跡。根據中國地質學家的研究結果，這塊岩石的地質年代約為2.7億年——屬於二疊紀。

一個異常現象。一個跨越時空的訊息。

起初，地方官員表現得相當…熱情。他們稱這塊石頭為「藏字石」（即「藏有文字的石頭」），允許展示，設置導覽牌，甚至印製宣傳冊。但隨後，一個更為奇特的現象出現了：在官方文獻上，他們刻意刪除了「亡」字。也就是說，他們只記錄為：「中國共產黨」。但親臨現場的人們卻清楚地看到：「亡」字最清晰、最深邃，且無可辯駁。

當局悄然停止了宣傳。記者被禁止報導。但獨立學者、當地民眾，甚至遊客都及時拍下了照片、影片，並將消息發布到國際論壇上。於是，現代最為壯觀和危險的異象之一被揭示：上天用石頭書寫了判決。

**撕裂歷史的裂痕**

巨石裂成兩半：一邊是「中國共產黨」，另一邊是「亡」。裂開的結構就像被雷射切割過一樣，乾淨利落。對許多人來說，這只是一個有趣的地質現象。但對我而言——在經歷了哭泣的雕像、反常的雪，以及血色河流之後——我不再將它視為普通的石頭。我看待它，如同一個起訴書。一份來自上天的誓言。

中國——這個擁有數千年歷史的國家，朝代更迭，來去匆匆。但從未有過任何一種力量，能讓大自然如此發聲。「亡」字——根據古漢語文化——不僅僅是政治上的「滅亡」。更是亡本、亡德、亡命——即道德和命運的徹底毀滅。

**上天已書寫——以無人能曲解的語言**

在人類歷史上，曾有過用文字、繪畫、天文、隱喻來預言的先例。但一塊2.7億年的巨石，無人書寫，無人觸碰，無人能抹去，卻承載著六個筆畫精確、意義清晰得令人畏懼的字——這超出了任何巧合理論所能解釋的範疇。

我坐在螢幕前，放大每一張藏字石的照片。我比對刻痕、侵蝕程度、岩石結構。我甚至閱讀了國家地質學家的反駁文章——但所有這些都避開了主要問題：「為什麼是那六個字？為什麼如此清晰地像一份宣言？」

沒有人回答。

**天誅逆道者**

我開始搜尋古籍中的引文。那些預言，那些讖語。我發現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巧合。

「天生民以養道。逆道者，天誅之。」

（上天生民，是為讓他們順應大道。違逆大道者，上天必誅之。）

這句話出自中國古代的訓誡。我也在《尚書》中找到一段記載：

「天之見，如反之若。」

（上天之眼——如同水中倒影。無人能遮蔽。）

我回想起數百份關於活摘器官的報告。我回想起那些無來源的塑化屍體。我回想起那位名叫劉思遠的父親，手握女兒的遺照，哽咽著說：「我以為我已經了解了邪惡。但我錯了。我太天真了。」

我還想起祖母曾經讀過的一句古詩：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並非人人都能看見盛夏之雪——但石頭卻無人能否認**

我能想像那個場景：一位遊客站在藏字石前。他讀著那行字。「中國共產黨…亡？」他拍了照。然後被導遊轉移話題。然後被要求離開該區域。然後…所有人都回歸沉默。

但那行字依然在那裡。在石頭中。在歷史中。在撕裂一個國家命運的裂痕中。

並非人人都能看見河流中的血。並非人人都能相信佛像流淚。並非人人都能站在六月的雪中。但無人能否定藏字石。無人能抹去那道刻痕。無人能「起訴」上天。

**亡——是終結，還是最後的警告？**

我寫在筆記本上：

「如果反人類罪未受人類審判，那麼上天將會審判。如果上天的判決已然刻就——以血、以雪、以石——而我們仍舊視而不見，那麼或許我們已選擇站在罪惡的一邊。」

藏字石中的「亡」字可能是一個宣告。但我寧願相信——它仍然是最後一個警告。就像雷電降臨前高舉的手臂。就像天火掃過前最後的告誡。

**第三章結語**

我將這一章命名為《石之淚，河之血》——因為我看到了這些。不是用眼睛。而是用靈魂。用良知。我不是占卜師。也不是預言家。我只是一個記者——一個收集那些被遺忘、被否認、或被埋藏在真相底層的事物的人。

我以一個問題結束了調查——一個我想直接拋向天空的問題：

「當上天已哭泣。當石頭已書寫。當河流已染紅。

人類——還在等待什麼才能覺醒？」

\* \* \* \* \*

# 第四章: **訊息的根源——聲音來自何方？**

在巨大冤屈的拼圖與來自天地的預兆逐漸清晰之後，我不禁陷入了深深的思索 。 最初那充滿個人情感的調查之旅，已將我帶到一個新的門檻 。 我意識到，若只繼續追查一樁「案件」的蛛絲馬跡，我將永遠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 為真正領悟那神聖淚滴的意涵，我必須退後一步，建立穩固的知識基礎，並解讀歷代以來神明們的語言 。

我的追尋從此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一場更系統、更深入的考察研究 。 為此，我明白自己必須暫時放下個人情感，以一位研究者的審慎與方法，來探尋預言的長河 。 而第一個，也是最根本的面向，便是這個問題：這些跨越時空的訊息，那些來自無形領域的「聲音」，究竟從何而來？

當我踏上探究預言的旅程時，這是我腦海中浮現的最根本的疑問 。 究竟是誰或什麼在對那些據說能洞悉未來的預言家們「說話」？ 那是否是來自某個領域的有形聲音，是來自神明的指引，抑或是從人類潛意識深處迸發的靈光，或僅僅是天地間默默傳遞的跡象？ 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從東方到西方，我們看到據說預言訊息傳達給世人的形式多不勝數 。 這種多樣性讓我自問：是否存在一個單一的「發送源」，或者這是無數個不同的資訊渠道，每個渠道都帶著獨特的屬性，並需要一種特定的「聆聽」方式？

**1. 直接的啟示：來自神明的聲音**

在世界上許多主要的性靈與宗教傳統中，來自神明的直接啟示，被視為那些為整個社群乃至全人類提供方向的預言之至高無上且最權威的源頭 。 那是當神、佛、上帝或祂們的使者，主動向那些被選中的個人傳遞訊息、教誨、警示或關於未來的許諾 。

我們可以提及摩西在西奈山上直接從上帝那裡領受《十誡》與諸多指示，這成為了猶太人信仰與律法的基石 。 又如先知穆罕默德，他透過天使吉卜利勒（加百列）接收來自真主阿拉的啟示，而後這些話語被彙編成《古蘭經》，成為數十億穆斯林信徒的生活指南 。 在佛教傳統中，諸位祖師、大弟子們也被認為是從釋迦牟尼佛本人，或其他世界的佛、菩薩那裡，領受了教誨及對未來的預言 。

源於此類直接啟示的預言，通常帶有非凡的份量 。 它們不僅僅預告事件，更常常蘊含著關於宇宙、人生、道德之路與心靈修養的深刻真理 。 其內容可能關乎一個民族的命運，一個宗教或法門的興衰，或是世界歷史洪流中的重大轉折點 。

人們常問的問題是，為何是那些特定的人被選中來接收這些神聖的訊息？ 經書中常將他們描繪為信仰無比堅定、靈魂純淨、歷經重重嚴酷考驗以證明其赤誠之心，或身負早已註定的使命之人 。 似乎，來自神明的「聲音」，唯有那些具備心靈「聽覺」、擁有一顆足夠敞開與清淨之心去接納的人，才能完整地聽到並領悟 。 這也暗示著，與更高層境界的連結並非易事，亦非偶然，而是需要接收方在心識的頻率上做好準備，並達到一定的對應狀態 。

**2. 以特異能力看見未來：天目與天機的制約**

除了那些由神明「傳達」的啟示外，歷史還記載了另一種獲取預言資訊的形式，即某些個人透過特異能力或修煉，能親身「看見」或「感知」到未來的事件 。 這不完全是聽到一個具體的「聲音」，而更像他們擁有一種超凡的「感官」，使他們能直接接觸到那些對常人而言隱而不顯的資訊流 。

在許多文化中，尤其是在東方，人們常提及「天目」或「第三隻眼」的概念——這是一種能讓人看透超越三維空間與線性時間流事物的能力 。 預言家、道士、苦修者在達到一定層次後，據說便能開啟此能力 。 屆時，未來的畫面、即將發生的變故，可能會清晰地展現在他們眼前，如同觀看一部早已拍好的影片 。

中國三國時期的諸葛亮，憑藉其對時局與國家命運的神準預測；或是越南的狀元阮秉謙，他留下的讖語在數百年間驚人地應驗——這些人物常被後世視為擁有此等「預見」能力的奇才 。 他們不僅僅依賴邏輯推演或時局分析，而似乎是真正「目睹」了將要發生的一切 。

然而，一個極其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即使「看見」得非常清楚，這些重量級的預言家卻極少會將所有事情直接、詳盡地揭示出來 。 相反地，他們的預言通常包裹在隱喻的語言、意涵深遠的詩句、以及需要後人費心思考、與現實對照方能破解一二的讖語之中 。 為何會有如此「隱晦」的作法呢？

這將我們引向一個在心靈傳統中常被提及的深刻道理：「天機不可洩漏」——天地的秘密不可隨意透露 。 似乎存在著一種無形的制約，一條來自神聖領域的不成文規定，即過於直白地揭示未來，可能會帶來無法預料的後果 。 它可能干預事件的自然流動，擾亂人們為獲得成長與悟道所必須面對的考驗與選擇機會 。 隨意洩漏天機，也可能為說者本人，以及那些緣分或心性尚未足以接收此訊息的聽者帶來危險 。

即便是像釋迦牟尼佛或耶穌基督這樣偉大的覺者，在談論重大的未來事件，或關於末後時期救世主的出現時，也通常不會明確指出具體的年月日或其真實身份 。 相反地，祂們常給出一些跡象、象徵以及寓言式的教導 。 例如，有些預言提到救世主將降生於東方，或在一個帶有兔子象徵的年份，或是祂將帶來何種品質與使命 。 這種傳達方式既揭示了希望，又要求人們運用信心、智慧與自身的修為去辨識，而非僅僅等待一個來自外部的簡單確認 。 這也保留了人世間必要的「迷」，使得每一個向善或向惡的選擇，都真正源自於內心 。

因此，那些難解的讖語、充滿隱喻的預言詩，或許並非預言家們有意「為難」後人，而恰恰是他們遵循宇宙深層規律的表現，一種在不打破必要平衡的狀態下，傳遞重要訊息的方式 。

**3. 特殊的意識狀態與古老的方法**

除了來自神明的直接啟示，或以天目等特異能力「看見」未來的情況外，人類歷史還記載了無數種方法與意識狀態，人們相信能藉此接收到預言的訊息。 這通常是人類主動努力超越常規感知的界限，以「捕捉」來自其他領域或宇宙潛藏深層的資訊。

其中一個最古老且最著名的形象，或許便是希臘德爾菲（Delphi）阿波羅神殿的預言家們。 女祭司皮媞亞（Pythia）在進行淨化儀式後，據說會吸入從地底裂縫中冒出的一種氣息（pneuma）。 這會使她們進入一種出神（trance）的狀態，在其中她們會說出神諭——通常是模糊且帶有多層次意涵的，需要由其他祭司來解讀。 儘管此現象的確切機制至今仍是爭議話題，但德爾菲神諭對古希臘世界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力，是無可否認的。

同樣地，在遍布各洲的許多原住民文化中，巫師、薩滿（shaman）也使用特殊的方法來達到意識轉換的狀態。 那可能是長時間的舞蹈、節奏重複的歌謠、使用特定的鼓或樂器，有時甚至是服用能改變感知的草藥。 在這種出神狀態中，他們相信自己的靈魂能遊歷到其他世界，與神靈、祖先的靈魂溝通，或看見關於未來的預兆，以及社群即將面臨的災禍或福運。

在東方，道家的修煉派別或苦行的瑜伽修行者，也有其獨特的方法來達到深層的定境，在其中，心智變得完全寂靜，超越了物質感官的支配。 在那份絕對的寂靜中，關於宇宙運行規律的深刻理解、關於時間的流動，或關於過去與未來的景象，都可能自行顯現。 這並非一種如儀式般激動的出神狀態，而是一種由內而外的開啟，是當心智達到一種非凡的澄澈與敏銳之時。

無論方法有何差異——從使用氣息、草藥、音樂等外部因素，到內觀、深層的禪定——似乎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即暫時放下或超越日常的「自我」，那個被憂慮、偏見及對物質世界之執著所局限的個人意識。 當這個渺小的「自我」沉靜下來時，一個更廣闊、更全面的認知空間便可能開啟，讓人得以接觸到那些微觀的資訊流，那些在一般清醒狀態下我們難以聽聞的「聲音」。

這些方法，歷經數千年依然堅韌地存在，並在無數文化中被實踐，這顯示了人類的一種深刻信念：超越我們日常所感的物質實相之外，還存在著其他的存在維度、其他的知識源頭，只要我們懂得如何聆聽與調整自己的心識，便能觸及。

**4. 預言之夢與內在的聲音**

除了那些看似「外在」的資訊渠道，如神靈的啟示或達成特殊意識狀態的古老方法外，還有一個更親近、更私人的預言訊息來源，我們大多數人或多或少都曾體驗或聽聞過：那就是帶有預示性的夢境，以及來自我們自身內心的那份寂靜之聲。

自古以來，夢境一直被視為一扇通往心靈世界的神秘之門，一個實相與無形領域之界線似乎變得模糊的空間。 在許多文化中，那些承載著訊息、預示著重要事件——從微小的個人瑣事到影響社群的巨大變故——的夢境，都被記錄下來並受到珍視。《聖經》講述了約瑟為法老解夢預兆的故事，以及其他君王、預言家的夢境。 在東方，帝王將相、高僧大德也常依據特殊的夢境來做出重要決策或預測未來。

那麼，是什麼讓一場預言之夢，與那些僅僅反映我們白日憂慮與印象的、混亂零碎的日常夢境有所不同？ 經歷過預言之夢的人，通常會描述它們具有非凡的清晰度、條理性與強烈的情感印記。 它們常常會重複出現，或在醒來後留下一種難以言喻的「確信」感，一個似乎不容忽視的訊息。 有時，它們不直接描繪未來事件，而是使用象徵性的畫面、隱喻，需要做夢者親自體悟、思索方能理解其意涵。

這些夢境究竟來自何方？ 它們是來自守護神的指引，來自已故親人的靈魂，還是我們內在更深層次認知的覺醒——在那裡，潛意識，或者也許是「元神」的某一部分，以某種方式觸及了時間的長河？ 我沒有確切的答案，但我相信，將所有夢境視為無稽之談或許會錯失良機。 有時，在睡眠的寂靜中，當白日意識的喧囂沉澱下來時，重要的訊息可能會設法來到我們身邊。

與夢境並行的，「內在的聲音」——或稱之為直覺、預感——也是一個許多人相信可能帶有預言性質的微觀資訊渠道。 那是一些突如其來的感覺、一些不明所以的衝動、一些在沒有任何邏輯推論基礎下對即將發生之事的「預知」。 一位母親即便身在遠方，也突然預感孩子身處險境； 一個人在最後一刻突然決定改變路線，從而避開了一場意外； 或是在一場重大事件前感到一股模糊的不安……此類的體驗並不罕見。

現代科學或許會嘗試用無意識的資訊處理、對意識未能察覺的細微環境信號的敏感度等概念來解釋這些現象。 然而，對許多人而言，特別是那些有著深刻心靈生活的人來說，直覺與預感承載著更重大的意義。 它被視為與一個更宏大的智慧、一個超越個人理智的「知」的連結。 訓練內心的寧靜，聆聽來自內在的精微振動，能幫助我們對這些無言的「聲音」變得更加敏銳。

無論是夢境還是直覺，它們都在提醒我們，資訊的來源不僅僅來自外部世界。 每個人的內在，同樣隱藏著奇妙的能力，以及通往一個我們或許才剛開始探索的、更深廣實相的連結渠道。

**5. 無言的「預兆」：當天地發聲時**

除了透過言語、文字、夢境或個人直覺傳遞的訊息外，還存在另一種更古老、或許也最普遍的預言形式：那就是人類解讀來自大自然的無言「預兆」，來自天地的異常現象。 自古以來，人們便相信宇宙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天地的巨大變動，通常會對應或預示著人間的重大變革。

在許多文化中，異常的自然現象，如地震、火山爆發、洪水、長期乾旱，或是彗星、日全食、月全食等奇特天象的出現，通常被視為重要的預告。 它們可能被解讀為神明憤怒的標誌，預示著戰爭、動亂、一個朝代的覆亡，或是一位偉人的誕生與殞落。 古代的巴比倫、埃及、中國的占星師們，曾耗費心力觀察天際，記錄星辰的運行，相信其軌跡中蘊含著國家與個人的命運密碼。

不僅是宏大的現象，有時一些看似微不足道、偶然發生卻又奇特異常的事件，也被古人視為預兆。 一棵古樹突然枯萎後又抽芽吐綠，一種珍奇異獸突然現蹤，或是石頭上、雲彩中的奇特形狀……所有這些都可能被賦予預言的意義。

一個相當著名且與我們時代相近的例子，便是2002年在中國貴州省平塘縣發現的「藏字石」事件（如前一章所述）。 在一塊裂成兩半的巨石上，人們發現了天然形成的浮雕字跡，經科學家鑑定為距今2.7億年的古代生物化石所形成，其內容可讀作「中國共產黨亡」。 此事件雖然被中國官方媒體刻意解讀為只承認前五個字（「中國共產黨」），卻已在公眾中引起軒然大波，並被許多人視為關於該國政治未來的重要預兆。 無論相信與否，這都顯示出，對「來自石頭的訊息」的信念，依然強烈地存在著。

除了這些「物質」層面的跡象外，還有些是感應性質的「預兆」，即在重大變故前，群體性的、非宗教性的預感。 例如，在地震或海嘯來臨前，有時人們會記錄到動物的異常行為，或是一種不明所以的不安、沉重感在社區居民中瀰漫。 這或許正是古人所說的「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當宇宙能量場的巨大變動，對敏感生命的意識產生了精微的影響。

解讀這些無言的預兆，需要敏銳的觀察力、與自然的深刻連結，以及對文化象徵、陰陽五行規律（在東方文化中）的深厚理解。 當然，並非所有異常之事都是預兆，隨意的揣測可能導致迷信。 然而，完全排除天地、創世主能以其獨特方式「發聲」的可能性，或許也是一種自我設限的認知。 這些「預兆」，儘管看似模糊，卻依然是預言多樣性圖景中的重要一環，提醒著我們人類與浩瀚宇宙之間密不可分的聯繫。

**泰勒·里德的見解**

綜合我們方才一同回顧的內容，可以看出，預言的「聲音」是透過萬千渠道來到人間的。從來自神明那直接而威嚴的啟示，擁有特異能力的先哲們清晰的「看見」，到透過古老儀式達成的意識轉換狀態，承載著私人訊息的夢境，直覺那寂靜的聲音，乃至于來自天地的無言預兆。每個渠道似乎都帶有其獨特的屬性，一種獨特的「語言」，並且或許也觸及了我們每個人內在不同層次的認知。

當審視這種多樣性時，一個重大的問題自然在我心中升起：在所有這些「聲音」的背後，是否存在著一個單一的源頭？或者，它們實質上反映了多層次的實相，不同的境界，每個境界都有其與接收者之層次和使命相應的溝通方式與訊息？我不敢妄下定論。或許，答案就介於這兩種可能性之間，甚至超乎我們當前理智能夠想像的範疇。

然而，透過所有這些形式，我感覺到了一個共通點：那就是似乎總有一種傳遞訊息的「意圖」，一種來自某處、超越純粹偶然的「表達意願」。無論是道德的教誨，對災禍的警示，還是對一個更光明未來的許諾，預言的訊息似乎都蘊含著某種目的，不僅僅是為了滿足人類對未來的好奇心。

而或許，比準確斷定那「聲音」從何而來更重要的，正是我們聆聽與接收它們的方式。我們的內心是否足夠寧靜，足以分辨真理的回響與自我製造的幻象？我們是否足夠謙卑，足以承認有些事遠超我們目前的理解，並有足夠的勇氣去面對那些訊息，即使它們可能不那麼悅耳？

預言在所有時代、所有文化中的堅韌存在，顯示了人類一種與生俱來的渴望——渴望與更宏大的存在連結，渴望在變動不居的人生長河中尋找意義與方向。這些「聲音」，無論來自何方，或許都是一些提醒，一些機會，讓我們得以重新審視自己，審視周遭的世界，而最重要的，是以一種更負責任的意識，來展望未來。

然而，當這些訊息來到我們面前時，另一個現實的問題又隨之產生：我們如何得知它們是否可靠？預言是否真如人們所傳頌的那樣會「應驗」？倘若如此，那份「應驗」是一樁昭然若揭的事實，一個偶然的巧合，還是我們自身解讀方式所導致的結果？這正是我希望在下一章與讀者們一同繼續探索的，我們將共同審視「時間的印記」在古老讖語上留下的痕跡。

\* \* \* \* \*

# 第五章: **時間的印記——應驗與解讀的藝術**

在共同走過那些據說預言訊息藉以傳達給世人的萬千蹊徑之後——從神聖的啟示到內心寂靜的聲音，再到天地的預兆——一個重大的問題不禁浮現，催促著任何觸及此領域之人去探尋：那些預言究竟是否「真實」？數千年來，預言在人類意識中所激起的魅力、神秘乃至敬畏之情，或許主要在於它們那奇妙的能力——「應驗」的能力。那是當古老的字句，來自遙遠過去的讖語，似乎以一種令人驚訝的方式，描繪了歷史洪流中已經、正在或即將發生的事。

在內心深處，我們每個人似乎都帶有一種對未來的本能好奇，對那些超乎我們視野與掌控之外事物的探究之心。命運是否真已註定？是否存在某些個人，能以某種方式，在時間的書頁為眾人翻開之前，便已「窺見」其內容？預言的「應驗」現象，正是滋養這些問題最肥沃的土壤。它既挑戰了我們對因果律、對自由意志的常規理解，也開啟了一扇窺探意識與宇宙無窮可能性的窗。

正因如此，在本章中，我希望邀請讀者與我一同更細緻地審視古老讖語上的「時間印記」。我們將共同回顧幾個歷史記載中顯著的「應驗」案例，嘗試以客觀的態度去接近它們，而後，我們將退後一步，分析解讀藝術中的挑戰與陷阱，並試著將預言的未來觀與現代科學的視角進行比較。這並非一趟尋求絕對肯定或否定的旅程，而是為了更深刻地理解一個已經並將持續塑造人類認知的現象。

**1. 跨越時空的讖語：顯著的「應驗」案例**

踏入那些據說已然應驗的預言世界，我們宛如迷失在一座古老的圖書館，其中每一頁書、每一行字都隱藏著各自的奧秘與魅力。有些名字已成為傳奇，有些讖語著作的存在本身，似乎就挑戰著一切常規邏輯。儘管解讀永遠是一門充滿挑戰的藝術，而懷疑也始終是必要的同行者，但不可否認的是，預言與歷史事件之間那些奇特的「巧合」，總讓我們不得不駐足、深思並提出疑問。在本節中，我希望與讀者一同瀏覽幾個典型案例，目的不在於對其真偽做出最終裁決，而是為了共同「見證」這些跨越時空訊息的強韌生命力，並為後續更深入的分析奠定基礎。

**1.1. 諾查丹瑪斯（Nostradamus）（法國，16世紀）：跨越時空的神秘詩篇**

當提及影響最深遠的西方預言家時，恐怕無人能出米歇爾·德·諾斯特雷達姆（Michel de Nostredame），即諾查丹瑪斯（1503-1566）之右。他是一位生活在歐洲動盪時期的法國醫師與占星家。他的傳世之作《諸世紀》（Les Propheties，又譯《百詩集》）於1555年首次出版，收錄了近千首四行詩（稱為 quatrains），並被編排成若干「紀」（Centuries，每紀包含100首四行詩）。這些詩篇之所以神秘而充滿吸引力，正在於其語言：一種古法語、拉丁語、希臘語、奧克西坦語的複雜混合體，加上無數自創的詞彙、隱喻、倒裝句以及難解的縮寫。許多人相信，諾查丹瑪斯刻意使用這樣的寫作風格，是為了避免當時教會的迫害，或是為了讓他的訊息只在適當的時機，被有足夠緣分與智慧的人所解讀。

在談論諾查丹瑪斯的預言能力時，常被提及的一首四行詩是《諸世紀》第二紀第51首，據說它描述了1666年的倫敦大火：

*«Le sang du juste à Londres fera faute,*

*Bruslez par foudres de vingt trois les six,*

*La dame antique cherra de place haute,*

*De mesme secte plusieurs seront occis.»*

（試譯：

「正義之血將灑在倫敦，

因二十三個六的閃電而被焚燒，

古老的女士將從高處跌落，

同一教派的許多人將被殺死。」）

許多研究者與諾查丹瑪斯的愛好者指出了其中一些值得注意的「吻合」之處。「二十三個六」（vingt trois les six）通常被解讀為 20 x 3 + 6 = 66，暗指1666年 。倫敦大火正發生於該年，燒毀了城市的大部分地區 。 「古老的女士將從高處跌落」被認為是象徵倫敦標誌性建築——舊聖保羅大教堂（St. Paul's Cathedral）的形象，它在火災中被嚴重摧毀，而後必須重建 。 「正義之血將灑在倫敦」與「同一教派的許多人將被殺死」可能關乎人命的損失（雖然官方數字不大，但財產與生活的毀壞極其嚴重），或者可能是一種關於精神失落與混亂的隱喻說法 。當然，仍有意見認為這僅是穿鑿附會，諾查丹瑪斯的語言足夠模糊，可以套用於許多事件 。然而，當閱讀這些詩句並與歷史事件對照時，很難不對這些奇特的相似之處感到一絲不寒而慄。

另一個常與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的崛起相聯繫的例子，是《諸世紀》第二紀第24首：

*«Bêtes farouches de faim fleuves tranner;*

*Plus part du champ encontre Hister sera,*

*En caige de fer le grand fera treisner,*

*Quand rien enfant de Germain observera.»*

（試譯：

「飢餓的猛獸將泅渡江河；

大部分戰場將對抗希斯特（Hister），

偉大的人物將被拖入鐵籠，

當日耳曼的孩子一無所察時。」）

此處最引人注目的是「希斯特」（Hister）一詞，許多人認為這是「希特勒」（Hitler）的一種變寫，甚至是多瑙河下游地區的古稱，而希特勒正出生於此地（奧地利的布勞瑙，靠近多瑙河的支流因河）。 「日耳曼的孩子」（enfant de Germain - "Germain"可能是指German，即德國）以及戰爭的背景（「大部分戰場」）更增添了這種聯想 。關於「飢餓的猛獸」或「拖入鐵籠」的形象，也被視為對納粹政權殘暴本質及某些核心人物悲慘下場的描述 。儘管如此，懷疑論者仍然指出，「希斯特」是一個真實的地名，將其與希特勒聯繫起來只是一種事後被放大的巧合 。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現代世界變動的背景下，諾查丹瑪斯的某些四行詩又被研究者與關注者解讀為與近期的全球性事件有關。其中之一便是《諸世紀》第十紀第72首，常被與1999年開始在中國發生的對法輪功的鎮壓事件聯繫起來 ：

*«L'an mil neuf cens nonante neuf sept mois,*

*Du ciel viendra un grand Roy d'effrayeur:*

*Ressusciter le grand Roy d'Angolmois,*

*Avant que Mars regner par bonheur.»*

（試譯：

「一九九九年七月，

恐怖大王將從天而降：

為使安哥摩利斯大王復活，

前後由馬斯（Mars）以幸福/幸運統治。」）

那些將此詩與中國鎮壓法輪功事件相聯繫的解讀者，指出了時間上驚人的吻合：「一九九九年七月」（1999年7月）正是中國共產黨在江澤民領導下，正式發動對法輪功——一個基於「真、善、忍」原則的和平禪修功法——殘酷鎮壓的時間點 。 「從天而降的恐怖大王」被認為暗指這場鎮壓的本質：一場自上而下、由國家主導的恐怖行動，具有毀滅性並遍及全國 。值得一提的是，回顧1999年7月的全球事件，似乎沒有其他任何恐怖事件或政治動盪，其規模與全球影響力能與這場針對中國數千萬和平民眾的鎮壓之開端相比 。

「為使安哥摩利斯（Angolmois）大王復活」這句是最神秘的點之一。最普遍的解讀認為「Angolmois」是「Mongolois」（蒙古人）的變位詞或變寫 。若循此思路，「使蒙古大王復活」可能意味著「恐怖大王」（鎮壓勢力）的本質，也如同人們對過去蒙古征服所想像的那樣，殘暴、好戰，並帶有摧毀文化與精神價值的特性 。或者，它可能暗指這個勢力正在其本國人民身上，重複著壓迫、外來的統治模式，如同一種精神上或統治方式上的「蒙古化」。

然而，近期一些分析家，特別是在以更深刻的理解來審視共產政權本質時，對「Angolmois」一詞提出了另一種解碼方向，這個方向或許能讓整首詩變得更加明朗 。他們提出假說，認為「Angolmois」可能是諾查丹瑪斯對一個中文詞組的變音或編碼，例如「暗共門」（Angongmen）。

如果我們嘗試從這個方向來讀「Angolmois」，其中「暗」意指黑暗、隱藏 ；「共」關聯於「共產」；而「門」是指門戶、門派或途徑 ；那麼「暗共門」便可理解為「共產的地下門派」或「黑暗中的共產勢力」。如此一來，「恐怖大王」（被認為是江澤民與中共）「使暗共門之王復活」，其意義便可能是：為了在1999年7月執行那場殘酷的鎮壓，該政權必須動用並全面喚醒共產體制中最黑暗的本質、地下的控制機制、以及固有的欺詐與邪惡手段 。這不僅僅是一個個人的復活，而是對那個隱藏的共產「邪門」之權力的揭露與鞏固 。

再結合最後一句「前後由馬斯（Mars，可指馬克思/馬克思主義）以幸福/幸運統治」的背景，整首預言似乎描繪了一幅具有強大內在邏輯的畫面 。因此，可以理解為，在1999年7月，一個獨裁、殘暴的統治勢力（「從天而降的恐怖大王」）將會採取行動 。此行動的深層目的，是為了鞏固並全面喚醒共產體系的本質及其地下機制（「使暗共門復活」）。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馬克思主義依然存在並佔據統治地位的背景下，且所有行動（包括鎮壓）都被披上了「為人民幸福」的名義 。

以這個視角對整首四行詩的意義進行精簡解讀，可以是：

「一九九九年七月，

一位恐怖大王將從天而降：

其目的為使暗共門（共產主義的本質/地下機制）復活，

在馬克思主義依然統治並以人民幸福為名義（來執行鎮壓行動）之時。」

當然，這依然是一個帶有推測性的解讀，我們無法確知諾查丹瑪斯在寫下這些文字時的想法 。但它顯示了一點：古老的預言，在被深刻思考並與重大歷史事件相聯繫時，可能開啟一些連作者本人或許都未曾料到，或已刻意隱藏以待後世發掘的意義層次 。

我注意到，這種解讀方式，儘管可能引發許多爭議，卻特別吸引了那些關注中國人權狀況以及了解法輪功受迫害事件的人們的注意 。它顯示出，諾查丹瑪斯的古老詩篇，在新時代的背景下，依然不斷地被「閱讀」和「解碼」，反映著時代的憂思與渴望 。它也提醒我們，有時，最重要的訊息，反而被精巧地隱藏在那些看似熟悉的詞語之中 。

當我初次接觸到諾查丹瑪斯四行詩中如此的「巧合」時，不僅是這個例子，還包括許多其他案例，我都不禁感到巨大的好奇與驚訝，驚訝於16世紀的文字竟能「觸及」數個世紀後具體的事件與深刻的問題 。儘管理智總提醒著要對事後的解讀保持謹慎，但這些詩篇的縈繞之力與啟發性是不可否認的。

當然，在接觸諾查丹瑪斯的預言時，我們必須極其謹慎 。他的語言，如前所述，非常模糊且具有高度的象徵性 。這一方面創造了神秘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也開啟了無數的解讀可能，而這些解讀未必都有穩固的基礎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數個世紀以來，諾查丹瑪斯的詩篇在許多人的意識中，始終如警示、如對一個充滿變動未來的揭示而存在 。對我而言，作為一名研究者，它們不僅是「預測」，更是一份獨特的文化遺產，一面反映人類恐懼、希望與探求命運之渴望的鏡子 。

**1.2. 二十世紀西方靈媒預言家：來自無形領域的聲音**

除了像諾查丹瑪斯那樣，以神秘讖語著作聞名的古典預言家之外，二十世紀也見證了一些擁有特殊心靈感應能力的個人之出現，他們吸引了公眾與研究界的極大關注。他們沒有留下編碼的詩篇，而是常以更直接的方式提出訊息與「解讀」（readings），儘管這些資訊的來源始終是一個奇妙且難以解釋的謎。其中最著名的兩位，或許便是愛德加·凱西（Edgar Cayce）與珍妮·狄克遜（Jeane Dixon）。

**愛德加·凱西（Edgar Cayce）**（「沉睡的預言家」 - 美國，1877-1945）

愛德加·凱西常被譽為「沉睡的預言家」或「整體醫學之父」。他的一生及其能力，是二十世紀被最詳盡記錄與研究的性靈現象之一。凱西出生於肯塔基州的一個農家，學歷不高，但自小便展現出異於常人的跡象。他的特殊能力，是在一次為治癒自己失聲的嘗試中，將自己帶入一種類似催眠或深度睡眠的狀態後，才真正被發現。在該狀態下，他能準確地診斷疾病，並提出有效的治療方法，通常是些自然療法，有時甚至非常獨特且超越時代。

奇妙的是，在「沉睡」時，凱西似乎能接觸到一個無盡的知識源頭。他自稱該源頭為「資訊」（The Information）或「阿卡西記錄」（Akashic Records）——這是神秘學與印度教派中的一個概念，被認為是一種「宇宙圖書館」，儲存了所有生命在所有輪迴轉世中的一切思想、行為與情感。當被提問時（由一位引導者，通常是他的妻子或秘書），「沉睡中的凱西」會條理分明、細緻地回答，甚至使用一些當他清醒時，「日常生活中的凱西」完全不懂或不理解的複雜醫學術語。

超過一萬四千份愛德加·凱西的「解讀」（readings）被記錄下來，並儲存在由他本人於維吉尼亞海灘創立的研究與啟蒙協會（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and Enlightenment - A.R.E.）。這些解讀大部分與健康和治療有關，但也有不小的一部分論及性靈、哲學、前世等問題，以及對個人乃至世界未來的預測。

當審視凱西的「解讀」時，許多據說應驗的案例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醫學領域，有無數記載顯示，凱西能為素未謀面、有時遠在千里之外的人準確診斷疾病，僅僅依據他們的姓名與地址。他不僅能說出病名，還能詳細描述內臟器官的狀況、疾病的深層病因（有時甚至關聯到心理或前世的業力因素）。更重要的是，他常提出具體的治療方案，包括飲食建議、溫和的運動、草藥療法、外敷蓖麻油包，或是整脊療法等。許多病患在對當時的主流醫學感到絕望後，因遵循這些指引而重獲健康。值得一提的是，他提出的許多療法，例如均衡飲食的重要性、身體的鹼化，或是心靈與肉體的關聯，都與現代的整體醫學及功能醫學的觀點高度相似，這超越了他所處的時代數十年之久。

關於世界事件，凱西最著名的預測之一，便是對華爾街股市崩盤的警告。在1929年初，當美國經濟正處於極度樂觀的「咆哮的二十年代」時，凱西在數次解讀中建議人們應當謹慎，從市場撤資，因為一場巨大的危機即將到來。同年十月，「黑色星期二」事件引爆了持續整個19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證明了他的警告是準確的。同樣地，在1930年代，當戰爭的陰影開始籠罩歐洲時，據說凱西也預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主要進程。他談及獨裁勢力的崛起、國家間的結盟，以及一場將吞噬世界的全球衝突，這些後來都以超乎想像的殘酷方式發生了。

在地質領域，凱西也提出了許多引人注目的預測，儘管其應驗程度與可驗證性更為複雜。他經常談到未來地球表面的巨大變動，包括地軸的變動、地震、火山爆發、許多沿海地區（如加州、紐約）的沉沒，以及新陸地從海底的升起，其中包括已消失的亞特蘭提斯大陸——這是一個他在許多關於歷史與古文明的解讀中，描述得極其細緻的主題。許多關注當前氣候變遷、海平面上升及日益頻繁地質活動的人們，相信凱西的這些預言正逐漸應驗。然而，我們也需客觀地認識到，他對於這些地質變動的具體時間與地點的一些預測，並未如他所描述的那樣發生，或者它們仍屬於遙遠的未來，在當下難以確認。在接觸這類宏觀且長期的預測時，保持審慎是必要的。

使愛德加·凱西如此特別的，不僅是他的預測，更是他的人格與一生。他是一位虔誠的教徒，生活簡樸，並始終將自己的能力用於助人，通常不為健康解讀收取費用。他所留下的一致性、細節性與龐大的資訊量，加上那些被記載的奇蹟般治癒案例，使愛德加·凱西成為一個獨特的性靈現象，至今仍持續吸引著人們的關注與研究。對我而言，他的故事是一個強而有力的明證，顯示出在人類之中，潛藏著一些現代科學或許尚未能完全觸及的知識源頭與能力。

**珍妮·狄克遜（Jeane Dixon）**（美國，1904-1997）

二十世紀美國靈媒與預言界另一位極富盛名的，是珍妮·狄克遜。她作為一位占星家及自稱能預見未來之人而廣為人知，經常對名人、國家及國際政治事件提出預測。與愛德加·凱西在催眠狀態中進行「解讀」不同，珍妮·狄克遜通常是在清醒狀態下獲得「視像」或「預感」，有時是透過夢境，或是在凝視水晶球——她常用的一種工具——之時。

珍妮·狄克遜的聲名，在她最著名的預測之一以悲劇性的方式應驗後達到了頂峰：那就是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John F. Kennedy）的遇刺案。根據記載，在1952年接受《Parade》雜誌專訪時，她預言1960年的總統大選將由一位民主黨人勝出，而此人隨後將在任內被暗殺或逝世，儘管未必是在第一個任期內。當民主黨人約翰·甘迺迪於1960年當選，並隨後在1963年11月被暗殺時，珍妮·狄克遜的預言被重提並廣為流傳，為她帶來了響亮的名聲。

除了對甘迺迪的預測外，據說珍妮·狄克遜還提出了其他一些被視為應驗，或至少有著顯著相似之處的預測。例如，據說她預見了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的逝世、印度的分裂、蘇聯發射史普尼克（Sputnik）衛星的事件，以及其他一些名人的死亡。她也經常對選舉、政治變動，有時甚至是自然災害提出預測。

然而，如同許多其他預言家一樣，並非所有珍妮·狄克遜的預測都成為了現實。事實上，許多分析家指出，她也有大量錯誤的預測。例如，她曾預測第三次世界大戰將於1958年爆發，蘇聯將成為第一個將人類送上月球的國家，以及一些不準確的選舉結果預測。這種現象有時被稱為「珍妮·狄克遜效應」（Jeane Dixon effect），這個術語用來指稱人們傾向於只集中記住那些應驗的預測（hits），而忽略或遺忘大量失準的預測（misses）。

即便如此，不可否認珍妮·狄克遜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對美國公眾的影響力。她是一些權力人物的非正式顧問，包括第一夫人南希·雷根（Nancy Reagan，總統隆納·雷根之妻），據說南希在安排總統行程時曾諮詢過她的意見。關於她生平與預言的書籍成為暢銷書，她也經常出現在大眾媒體上。

當回顧珍妮·狄克遜的案例時，我看到了一種「亮點」——那些似乎奇蹟般應驗的預測——與那些未能實現預測的「模糊地帶」之混合。這引發了關於預言能力本質的問題：那是一種穩定、絕對準確的能力，還是一種如同資訊「渠道」，有時能接收到清晰信號，有時則會受到干擾或解碼錯誤？而一位預言家的名聲，是否更多地取決於幾次驚人的「成功案例」，而非整體的準確率？這些問題，我們將在後續的章節中繼續探討。

珍妮·狄克遜的故事，如同愛德加·凱西一樣，顯示出在二十世紀，即便在一個日益被科學與技術導向的社會中，對於預見未來之能力及擁有心靈感應者存在的信念，依然非常強烈。它們是「來自無形領域的聲音」，挑戰著我們認知的極限，並暗示著實相的其他維度。

**1.3. 東方智慧：指引歷史方向的讖語**

如我們在前一部分所共同探索的，來自西方的預言，無論是透過諾查丹瑪斯的神秘詩篇，還是愛德加·凱西與珍妮·狄克遜在特殊狀態下的訊息，都在人類對未來的認知流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現在，我邀請您與我一同將目光投向東方，在那裡，古老的智慧通常不僅止於預測零散的事件，更描繪出國家命運、歷史興衰週期的全景畫卷，並在其中蘊含著深刻的社會道德教訓。

東方的讖語通常帶有另一種韻味，一種或許更為宏觀的視野，並與「天人合一」的觀念緊密相連，在其中，個人、社會與國家的命運，都與天地的規律息息相關。我們將一同審視幾個典型案例，以更清晰地感受這一點。

**● 《馬前課》（據傳為諸葛亮所作 - 中國，三國時期）：**

《馬前課》是一部簡短卻在中華文化中極富盛名的預言著作，據傳為三國時期的傑出軍師諸葛亮（181-234）所作。該作共14「課」（課即一卦），每課為一首四言詩，預言了從蜀漢時期直至未來的一個朝代或一個重大的歷史階段。《馬前課》的精煉性與高度象徵性，使其成為歷代研究與解讀的對象。

讓我們一同來看幾個被認為應驗得相當清晰的課：

* **第一課（預言蜀漢）：**

原文：

「無力回天，

鞠躬盡瘁

陰居陽拂，

八千女鬼」

語義：

無力回天，（只好）鞠躬盡瘁

陰處陽消，八千女鬼。

解讀：首句據說描述了諸葛亮的事業，雖竭盡全力卻無法光復漢室。「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正是他的名言。「陰居陽拂」指蜀漢的衰敗。「八千女鬼」則是「魏」字的拆解，暗指蜀漢最終將被魏國所滅。

* **第五課（預言唐朝）：**

原文：

「十八男兒，

起於太原

動則得解，

日月麗天」

語義：

十八男兒，起於太原

一動便解，日月懸掛美麗天際。

解讀：「十八男兒」合起來是「李」字，即唐朝的國姓。李淵在太原起兵。「日月麗天」可以拆解為「明」字，但在這裡通常被理解為描述唐朝的繁榮輝煌，或者也可能暗指武則天（武曌，「曌」字由「日」、「月」居於「空」上組成，意即日月當空）。「動則得解」可能指其創業初期的順利。

* **第六課（預言宋朝）：**

原文：

「二十九換，

春夏秋冬

神州出現，

盡在其中」

語義：

二十九次更替，春夏秋冬

神州出現，盡在其中。

解讀：宋朝（北宋與南宋）共歷319年，經18位皇帝。「二十九換」有多種解釋，有說與年數或帝王數有關，或指某個特定事件。「神州」是中國的別稱。研究者們對「二十九換」的確切含義仍有許多爭論，但此課被廣泛接受為是指向宋朝。

**泰勒初步評論：**《馬前課》展現了另一種預言風格：簡潔、精煉，用極富內涵的字義與形象來概括整個朝代的命運。解讀它需要對文化、歷史及拆字藝術有深刻的理解。

**● 狀元程讖（阮秉謙 - 越南，16世紀）：**

在越南歷史與文化的洪流中，狀元阮秉謙（1491-1585）是一位傑出的文化名人，他既是詩人、教育家，也是一位其讖語已深入民間意識的預言家。他的作品，特別是那些口耳相傳或被記載於《白雲庵詩集》或《程先生國語》中的讖詩，不僅展現了對時局的淵博洞見，更蘊含了對國家未來非凡的預測，其中許多都被認為已驚人地應驗。

狀元程的讖語通常具有概括性，使用隱喻的形象與民間的語言，卻蘊含著重大的訊息，為歷史動盪時期中的政治勢力乃至平民百姓指引方向。

* **「橫山一帶，萬代容身」：** 這或許是最著名的讖語之一，與一個重大的歷史決策緊密相連。相傳，當阮淦之子阮潢擔心被姐夫鄭檢所害時，曾派人向狀元程請教。狀元不發一語，僅默默指向假山上正在爬行的蟻群，隨口說道：「橫山一帶，萬代容身」（意指橫山山脈一帶，可以安身立命萬代）。阮潢心領神會，請求前往鎮守順化之地（橫山即御駕嶺之南），從此為阮氏在南方奠定基業，開啟了延續多年的鄭阮紛爭格局。這句讖語不僅是權宜之計的建議，更像為整個宗族指明了方向，揭開了越南歷史的新篇章。
* **關於莫氏與鄭氏的讖語：** 在黎-莫-鄭的複雜背景下，狀元程的讖語常被各方尋求作為參謀。雖有不同版本與故事，但一些句子被認為預言了莫朝的存亡與鄭氏緊密相連，例如圍繞著莫朝需依靠鄭氏的存在方能存續的解讀，或莫朝的覆滅將導致某勢力隨之衰弱。\*\*泰勒·里德註：\*\*要在此歷史背景下，核實每句讖語的絕對準確性與具體解讀是一項挑戰，但它們在民間的生命力以及對當時決策的影響是不可否認的。
* **關於法國殖民時期與國家分裂的預測：** 一些讖語被研究者與民間解讀為預見了法國殖民時期以及國家在19、20世紀的巨大變動。例如，「九九乾坤已定，青年古月自然」一句常被解讀為9x9=81，暗指81年的法國殖民（從1862至1945年為83年，或1884至1945年為61年，不同算法仍有爭議）。「青年」（青、年）二字合為「主」字，「古月」二字合為「胡」字，暗示了一位胡姓領袖在爭取主權中的角色。

又如一些暗指國家分裂、戰爭的句子：「馬蹄羊角英雄盡，申酉年來見太平」（馬年、羊年英雄殆盡，申猴、酉雞之年得見太平），被許多人與各場戰爭及其結束的時間點聯繫起來。

儘管解讀上存有爭議，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些讖語已成為集體記憶的一部分，反映了民族在各個歷史階段的憂慮與希望。

除了國家級的預測，狀元程還以其對具體事件或個人的應驗讖語而聞名，展現了他驚人的洞察力。

* **給予政治勢力的建議：** 不僅是阮潢，連黎皇、鄭主、莫王在陷入困境時都曾派人向狀元請教。對莫氏，他建議「高平雖淺，可延數體」（高平雖小，但可延續基業），果不其然，莫朝在昇龍失勢後便退守高平，並多存續了近80年。對當時正處衰弱的黎-鄭勢力，他又勸說他們「守寺禮佛，則得食祿」，意在勸告他們只要保住尊奉黎皇的名義（如禮佛），便能長享祿位（如食祿）。
* **關於阮公著與靈驗寺廟的預測：** 另一則著名的軼事，是狀元程預言了阮公著——一位距他200多年後的歷史人物。相傳，阮公著年輕時，狂放不羈，意圖拆毀一座靈驗的寺廟來取木材蓋房，村民們出手勸阻，並拿出刻在廟中石碑上的一句狀元程讖語：「明命十四，大地出英雄。破田、見路，出聖人。其人名著，字公。破寺之後，功名始成。」（意指明命皇帝十四年，大地將出英雄。開墾田地、修築道路，聖人出現。此人名叫著，字為公。拆廟之後，功名方始成就。）阮公著看後，半信半疑，但仍決定拆廟。果不其然，他之後科舉及第，官運亨通，立下許多功績。這句讖語不僅說對了其名與字、出現的時機，甚至連「破寺」這一行為都與其功成名就相連，令後人對狀元的預言之才更添欽佩。

**泰勒初步評論：**

狀元程讖顯示了東方預言的一個重要特點：實用性，與民族命運緊密相連，並具有行動指導性。狀元程的淵博不僅在於其「預見」的能力，更在於他傳達訊息的方式，既隱晦又足以讓有緣之人領會。

**● 《梅花詩》（邵雍——中國，宋朝）：**

除了《馬前課》外，由北宋時期卓越的哲學家、史學家及預言家邵雍（1011-1077）所作的《梅花詩》，也是一部著名的預言作品，據說預測了自他所處時代之後數個世紀的中國歷史事件。該作包含十首七言絕句，每首詩對應一個歷史階段。《梅花詩》以其語言精煉、形象豐富及高度的象徵性而聞名。

讓我們一同來看幾個例子：

* **第一首（預言北宋）：**

原文：

「蕩蕩天門萬古開，

幾人歸去幾人來。

山河歷歷觀天地，

一旦浮雲暗帝臺。」

解讀：這四句詩描繪了宋朝的開端（「蕩蕩天門萬古開」）以及其間的變動更迭（「幾人歸去幾人來」）。末句「一旦浮雲暗帝臺」據說暗指1127年的靖康之變，當時北宋的徽、欽二帝被金兵擄走，結束了北宋王朝。「浮雲」常用來指代外來侵略勢力或遮蔽輝煌的突發變故。

* **第六首（預言清朝及漢人重掌政權事件）：**

原文：

「漢水茫茫不復流，

徒將忍氣吞殘候。

諸侯亂世紛紛擾，

幾見牛郎又見牽。」

解讀：「漢水茫茫不復流」通常被理解為漢人的氣運已衰，不再主宰國家，暗指滿清建立清朝。「徒將忍氣吞殘候」有多種解釋，可能與忍辱負重或權力交接有關。末兩句「諸侯亂世紛紛擾，幾見牛郎又見牽」描述了清朝末期，各方勢力崛起，動盪不安，以及最終漢人政權的恢復（牛郎再見織女——象徵團圓、恢復）。這通常與1911年推翻清朝、建立中華民國的辛亥革命聯繫起來。

* **第十首（預言二十至二十一世紀的一個特殊時期）：**

原文：

「火龍提爪日月傷，

擾洛中原百鍊鋼。

一圭雞三點血，

桃花笑逐浪滔滔。」

解讀：許多研究者認為此詩對應了中國自二十世紀中葉至今的事件，包括對法輪功的鎮壓。

「火龍提爪日月傷」：「火龍」通常與紅色——共產主義的象徵——聯繫起來。「日月」可合成「明」字，指光明、正義。此句可能暗指對精神價值與正義的摧殘與鎮壓。

「擾洛中原百鍊鋼」：描述了中原（中國）的混亂、鬥爭、清洗與嚴酷的磨練。

「一圭雞三點血」：「雞」即雞。「一圭雞」可作拆字解。若將「雞」（雞）字去掉「一」與「圭」（圭由二「土」相疊）的部分，則剩下「鳥」部。「三點血」可能是指三點水（氵）加上「忍」字成為「濁」字（骯髒、污穢），或暗指殘酷的迫害與流血。一些解讀將「一圭雞」與狀如公雞的中國地圖聯繫起來，而「三點血」則與對「真、善、忍」等信仰團體的鎮壓聯繫在一起。若將「真善忍」三字去掉部分，或使其被玷污，也是一種理解方式。

「桃花笑逐浪滔滔」：「桃花」可暗指一種更新、一個新的春天，或指李姓之人（因「桃李」常並稱，且「李」字由「木」與「子」組成）。「笑逐浪滔滔」則描繪了一幅穿越艱難險阻（惡浪），走向更光明未來，達成精神復興的景象。

邵雍的《梅花詩》使用精煉的詩歌語言，豐富的形象，創造了多層次的意涵。解讀這些詩歌通常需要結合歷史、文化知識與直覺。《梅花詩》中的預言不僅止於描述事件，更隱約流露出對道德與興衰之理的評判。

**● 劉伯溫的預言（中國，明朝）：**

劉伯溫（1311-1375），本名劉基，是明朝最著名的開國元勳之一，他是一位軍事家、政治家、文學家，也被視為一位偉大的預言家。據傳為他所作的預言作品，如《燒餅歌》、《金陵塔碑文》、或《推碑圖》，已流傳甚廣，並對中國人自明代以來直至未來的歷史事件之認知，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我們將聚焦於這些作品中的幾個典型段落，特別是那些據說已應驗於重大事件，並帶有警世訊息的段落。

* **《燒餅歌》：** 此作品以明太祖朱元璋與劉伯溫之間的問答形式呈現。
* **關於明朝的覆亡與清朝的崛起：**（此部分如前版保留）

《燒餅歌》中有一些段落被解讀為描述了崇禎皇帝自盡及滿清入主中原的事件。例如，「此時廟堂有兄弟，自相殘殺又何方…」或「萬子萬孫皆皆絕，十六爺來坐殿前。」等句。

* **關於末後時期及災殃的預言：**《燒餅歌》也描述了一個混亂、道德衰敗、天災人禍連綿的末後階段，之後一個新的秩序將被建立。例如：「世上談笑愚中愚，信者餓死疑者肥。」等句，或對「民不聊生」、「十死七」等景象的描述。
* **《金陵塔碑文》：** 此碑文據傳為劉伯溫所作，預言了明朝之後的事件。
* **關於二十世紀中國的巨大變動：**（此部分如前版保留）

《金陵塔碑文》中的許多段落被後世研究者解讀為應驗了辛亥革命、中日戰爭、國共內戰等事件。例如：「人剖十字，三丁尚缺一丁。」（暗指蔣介石與毛澤東），「二四八，蔣軍退。」（暗指八路軍與蔣軍的敗退）。

* **關於大劫難與倖存之路的警示：**《金陵塔碑文》中也有一些極其值得注意的段落，描述了末劫時期一場可怕的大劫難，並揭示了希望。

「人人歡樂，個個憂愁。有飯無人食，有衣無人穿。」此句描寫了善惡分明之際，善者得救，惡者遭淘汰的景象。

「輕氣揚，濁氣沉。肉佛在世，說是非。」

「若問瘟疫何時現，但看九冬十月間。」

「天有眼，地有眼，人人都有一雙眼，天也翻，地也翻，逍遙自在樂無邊。」此段強調了天地的公正，萬事皆被見證，而在巨大的動盪過後，能走過來的人將過上安樂的生活。

特別是，有些句子被認為指出了希望之路：

「能解金陵塔，方稱是賢人。」或「能解其中味，賜你黃金帶。」其中「解味」可理解為靜心、閱讀並理解詩句、預言，回歸內心的安定。「黃金帶」則象徵著塵世的物質與名利。唯有放下對物質的執著，回歸精神價值，方能脫離劫難。

一些解讀還將其與尋求一個「大道」或能助人度過劫難的普世原則聯繫起來，例如關於修心養性的訊息。

* **《推碑圖》（碑記講解 / 推碑圖）：** 此作品常因其對末法時期、大劫難及彌勒佛（或一位救世主）出現的極其細緻的預言而被提及。
* **對大劫難的描述：**《推碑圖》非常具體地描述了可怕的災殃：「十愁天下亂紛紛」，「九愁屍骨無人撿」，「八愁道路無人行」。
* **關於彌勒佛與「真、善、忍」三字的預言：** 這是《推碑圖》中最引人注目且被許多人關注的要點之一。劉伯溫寫道：「彌勒佛坐寶山，講說真法度原人。」

而他特別提到了三個核心的字：「上上天皇佛，真善忍三字佛，眾生不解，時時誦念，自然知。」

此段明確指出，「真、善、忍」是核心的原則，是人們得以度過劫難並步入美好未來的道路。

\* \* \*

劉伯溫的預言，無論是《燒餅歌》、《金陵塔碑文》還是《推碑圖》，都展現了一種穿越數個世紀的宏大視野。它們不僅預測了歷史事件，更蘊含了對道德、因果規律的深刻警示，並為人類在關鍵時刻揭示了希望與道路。其中提及將「真、善、忍」等原則作為一條救贖之路，是極其值得深思的一點。

\* \* \*

當回顧來自越南狀元阮秉謙、諸葛亮（透過《馬前課》）、邵雍（透過《梅花詩》）或劉伯溫的讖語時，我注意到了東方預言智慧的一些顯著共通點與深刻訊息：

第一，它們通常具有宏觀的格局，聚焦於整個國家、民族的命運，或朝代的興衰。這些預言家似乎有能力洞悉歷史的巨大洪流，以及支配社會運行的規律。

第二，這些讖語常強調歷史的週期性——成、住、壞、滅的循環，以及盛與衰的輪替。這暗示著歷史並非一連串偶然事件，而是遵循著特定的規律，且一個週期的結束，通常會開啟一個新的開端。

第三，社會道德與因果規律的元素，是一個貫穿始終的主題，無論其表現是隱是顯。道德的衰敗、人心的敗壞，通常被視為導致動亂、天災與覆亡的原因。相反地，維護道德價值、善良地生活，被視為穩定與發展的基石，也是度過災劫的途徑。這不僅是預言，更是深刻的教誨。

第四，一個極其值得注意的點是，許多東方預言，特別在談論末後時期或末劫時，常揭示一個巨大的希望，即一位救世主或一部能普度眾生的大法的出現。如劉伯溫等預言家提及彌勒佛以及「真、善、忍」等原則，將其作為度過災殃、步入新紀元的「鑰匙」，這是一個具有普世性的訊息，超越了對具體事件的預測。它觸及了人類對救贖與更美好未來的深層渴望。

其表達風格也極具特色：使用隱喻的語言、象徵性的形象、意涵深遠的詩文，以及拆字的藝術。這不僅使預言更添神秘色彩，更要求後人必須具備體悟、思索與一顆純淨的心，方能領會其深層的意涵。

將東方預言與西方預言（我們在前面部分已略覽）進行對照，顯示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們，在接觸與表達來自無形領域訊息時的多樣性。然而，儘管形式有所不同，但對未來的求知渴望、對變動的憂慮，以及對救贖或更美好革新的希望，似乎是人類共通的深刻情感。

\* \* \*

過去的偉大人物留下了豐碩的預言遺產，不僅預測事件，更帶來警世的訊息與希望。但預言的洪流並未就此停歇。在我們這個時代，隨著資訊的爆炸與世界的不斷變動，依然有個人宣稱接收到訊息、預見未來的夢境。我們該如何看待這些「當代的預言之聲」，它們是延續了古老讖語，還是帶有新的色彩？這便是我們將在下一部分共同探索的。

**1.4. 當代的預言之聲：關於時局的夢境與預感**

如前一節末尾所提，在細細品味了過往那些承載著跨時代訊息的豐碩預言遺產後，我不禁自問：預言的洪流是否就此停歇？抑或它依然繼續滲透到現代生活中，以新的形式，透過新的人物？在資訊爆炸的紀元，每個人都可能成為一個「發送源」，我們又該如何聆聽與分辨那些據說承載著未來訊息的「聲音」？

預言的洪流不僅僅是古老的文獻或來自過往先哲的讖語。就在我們這個時代，隨著世界快速而複雜的變動，依然不斷出現一些個人，宣稱有能力預見事件，或透過夢境、直覺接收到警示的訊息。他們或許不是古典意義上的「正統」預言家，但他們所分享的內容，有時卻能在社群中引起巨大迴響，反映著時代的憂慮與希望。

**● たつき諒（日本）：應驗夢境的預言家**

近年來被多次提及的名字之一，特別是在關心性靈現象與預言的社群中，是日本漫畫家たつき諒女士。她的特別之處在於，其預言方式完全基於夢境。她講述自己有能力記住並詳細記錄下帶有預言性質的夢境，而這些夢境通常會在一段時間後應驗。

* **過往被記載的預測：**

根據廣泛流傳的資訊（且記錄於她早前已出版的作品中），たつき諒已有一些據說相當準確應驗的預測，這使她的名字為人所知。

例如，許多人認為她預測了COVID-19大流行。在一本1999年出版、名為《我所看見的未來》（私が見た未来）的作品中，她繪製了一張封面，上面寫著「2020年大災難」，而在故事中，有些畫面與訊息被解讀為與一種神秘病毒的出現、致病及擴散有關。關於一種病毒將在一場災難（據信是指2011年日本的地震海嘯災難）發生後10-15年出現的細節，以及同一封面上也出現的「2025年7月大災難」的預測，都引起了廣泛關注。

此外，據說她也準確預測了其他一些事件，如某些名人的逝世（例如：皇后樂團主唱佛萊迪·摩克瑞、黛安娜王妃），或日本國內特定的自然災害。

* **預言的方式與特點：**

其特別之處在於，たつき諒常在她的夢境日記中記錄下預測的具體日期，而後才將其出版。支持者認為，這增加了其「應驗」的客觀性。她預測的語言通常更直接，比古代讖語更少隱喻，描述的是她在夢中所見的具體事件或畫面。

* **必要的審慎：**

當然，當我接觸像たつき諒女士這樣的案例時，始終保持著一位研究者的審慎態度。要獨立且絕對地驗證當代的預言，特別是當它們透過網路與媒體迅速傳播時，是一項挑戰。其中可能存在偶然巧合的因素，或是在事件發生後，為了使其「吻合」而重新解讀細節的情況。然而，不可否認的是，那些被記載的「應驗」已引起公眾的極大興趣，使許多人感到好奇並進一步探究。

* **與當下的連結：**

在我撰寫這些文字之時（2025年6月底），たつき諒這個名字再次被頻繁提及，與她預測一場「大災難」可能將在2025年7月5日發生，且與日本及菲律賓有關一事緊密相連。我們在此不會深入分析此預測的影響（這將在第七章，當我們討論當代背景下的預言時提及）。在本節中，我僅想以たつき諒女士為例，說明「預言之聲」如何在今日，透過夢境這樣一個非常個人的渠道，出現並產生影響。

**● 重大變故前的個人預感與直覺：**

除了像たつき諒女士那樣，有系統性或透過夢境預知能力的人之外，或許我們之中有不少人，也曾在某些事件發生前，體驗過一些無法用邏輯清晰解釋的、不尋常的「預感」或「靈感」。

那可能是在一次旅行前模糊的不安感，對親人莫名的擔憂，甚至是腦海中一閃而過的、關於某件即將發生之事的畫面。許多人回憶說，他們在自然災害、意外事故或重大的個人變故前，曾有過類似的感覺。

這些「聲音」通常不具備明確的「預言」性質，沒有具體的日期或細節，但它們顯示出，人類似乎潛藏著某種能力，能感知到未來的「振動」，或周遭能量場的變化。這可能是直覺的表現，一個現代科學仍在探索的意識層面。

在本書的脈絡下，聆聽個人的「預感」，儘管並非傳統意義上的預言，也可能是讓我們與自身及生命無形流動進行更深刻連結的一種方式。

\* \* \*

像たつき諒這樣的「當代預言家」之出現，或是個人關於預感的體驗，都引發了許多有趣的問題。這是否是古代預言家所擁有之同一潛在能力的新表現形式？抑或它們反映了某些個人對時代變動的一種特殊敏感度？

在一個真假資訊混雜的世界裡，接觸這些「當代的預言之聲」，需要保持清醒與一種批判性思維。然而，完全摒棄它們，也可能讓我們錯失有價值的訊息，或至少是看待實相的其他視角。

更重要的是，這些「聲音」，無論其對錯，無論是否被驗證，通常都觸及了人類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裡，最深層的憂慮與渴望：對預知的渴望，對安全的渴望，以及在正在發生的一切中尋找意義的渴望。

\* \* \*

當與讀者一同瀏覽過幾個典型案例後——從諾查丹瑪斯的神秘詩篇，愛德加·凱西在特殊狀態下的「解讀」，到狀元程、諸葛亮、邵雍、劉伯溫指引歷史方向的讖語，乃至當代漫畫家たつき諒的預言之夢——我相信您與我一樣，都感受到了這些似乎穿越了時間障礙的訊息所散發出的奇特魅力。

我們已經「見證」了那些據說驚人「應驗」的案例，那些來自過去的話語似乎準確地描述了現在或未來所發生的事。其表現形式之多樣，從多義的詩句、意涵深遠的讖語，到「解讀」或夢境中更直接的描述，都顯示出獲取與傳達預言資訊的能力是極其豐富的。

這些名字與作品已走入傳奇，成為許多民族文化與性靈遺產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們歷經數世紀，乃至數千年所展現出的長久生命力，顯示它們觸及了人類意識中某些非常根本的東西——對未來的好奇心，尋找規律的渴望，以及或許，一種相信存在著超越我們常規感官之認知層次的信念。

然而，我，作為一位探究者與思考者，不能不提出接下來的問題。儘管這些「巧合」或「應驗」令人印象深刻，但在評估它們時，是否還有其他我們需要考量的因素？解讀一則預言，是否僅僅是「照字面閱讀與理解」那麼簡單？或者，在那看似清晰的「吻合」背後，是否還隱藏著一些我們需要辨識的、來自心智與語言的挑戰和陷阱？

預言的魅力是不可否認的，但要真正理解其價值與意義，我們或許需要退後一步，以一種既開放又審慎的思維，從更多元的角度來看待「應驗」現象。這正是我希望在下一部分與您共同探索的，我們將一同深入探討「解讀的藝術及其應驗的陷阱」。

**2. 從多種視角看待「應驗」：解讀的挑戰與陷阱**

在共同瀏覽過那些從東方到西方、從古至今顯著「應驗」的預言案例後，想必我們每個人的心中都湧起了不同的感受：讚嘆、好奇，或許還有一絲懷疑。一句來自過去的話語竟能準確描述未來，其魅力確實無法否認。然而，作為一位探究者，我覺得有必要退後一步，與讀者一同更客觀、更多元地分析「應驗」此一本質。一切是否都如表面看來那般清晰？

**● 預言語言的模糊性與多義性：**

我們能輕易在許多預言中，特別是古代讖語、諾查丹瑪斯的詩篇，或《梅花詩》、《馬前課》的詩文中，觀察到一個顯著的特點，那就是它們常使用一種高度象徵性、隱喻性且極富多義性的語言。

古代的預言家們似乎極少像新聞報導那樣，直接、清晰地描述未來事件。相反地，他們使用能激發多種聯想、多層次意涵的形象與詞語。例如，一條「火龍」可以被理解為戰爭、一場革命、一位帶有毀滅性的權力人物，甚至是某個特殊的自然現象。一條「乾涸的河流」可能暗指一個朝代的覆亡、一場長期的乾旱，或是精神、文化的失落。

正是這種模糊性，一方面為預言創造了神秘的美感與深度，使它們能經受時間的考驗，歷經數代仍保有供人思索的價值。但另一方面，它也為解讀開啟了一個極大的空間。同一句讖語、一段詩文，不同時代的讀者，帶著不同的體驗與知識背景，可以將其「套用」於不同的歷史事件，並且仍然感到「合乎情理」。

我自問：是否正是這種多義性，使得預言因其足夠靈活、足以被調整適應，從而得以「永生」並在多種情境下「應驗」？這並非否定預言的價值，而是一個必要的問題，以助我們更深入地理解它們在人類意識中的運作機制。

**● 事後「吻合」（Postdiction / Retrofitting）：**

這是我們在審視預言的「應驗」性時，需要辨識的一個重要心理因素。「事後預測」（Postdiction）或「事後建構」（retrofitting）是一種現象，指人們傾向於在事件發生後，重新解讀或尋找古老預言中的細節，使其符合已發生的事件，而非該預言在事前就已真正準確、細緻地描述了該事件。

試想一下：在經歷了一場重大的歷史變故後，例如一場戰爭或一場自然災害，人們常傾向於翻找古老的預言文獻，試圖找出一些聽起來「相似」或能與剛發生的事件產生聯想的句子。當找到幾個「吻合」之處時，即便只是模糊的，人們也很容易高呼：「太準了！某某預言家早就說過了！」

我自己，在研究的過程中，也曾有過被這種找到「關聯」的興奮感所吸引的時刻。然而，如果我們客觀地看待，或許會發現這些「關聯」有時更多是我們努力「賦予」其意義的結果，而非預言本身有多清晰。

諾查丹瑪斯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的四行詩以其古老的語言、多種語言的混雜以及充滿象徵性，成為了後世無數解讀者的「沃土」。同一首四行詩，在數個世紀中，可能被「套用」於許多不同的事件，從法國的國王、法國大革命、拿破崙、希特勒，乃至更現代的事件。這究竟是諾查丹瑪斯真的鉅細靡遺地「看見」了所有這一切，還是解讀者們在尋找吻合之處時，發揮了「創造力」？

這並非意味著所有的「吻合」都是強加的。但意識到這種「事後預測」的傾向，能幫助我們抱持更審慎的眼光，避免僅憑藉「事後」的解讀，就草率地對一則預言的細節準確性下結論。

**● 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

另一個我們在接觸預言時（實際上在生活中接觸許多其他資訊時也一樣）常遇到的心理「陷阱」，便是「確認偏誤」。這是人類一種非常自然的傾向：我們通常只會尋找、記憶、優先考慮並解讀那些能證實我們既有信念或假設的資訊，同時卻傾向於忽略、輕視或設法合理化那些與之相悖的資訊。

在預言領域，這可能表現為：如果一個人相信某位預言家的能力，他會傾向於只關注那位預言家「應驗」的預言，而這些「應驗」會進一步鞏固他的信念。相反地，那些不準確的預言，或失準的預測，則可能被忽略，被認為是「解讀錯誤」、「時機未到」，或乾脆被遺忘。

試想一位預言家提出數百個預測。如果其中只有幾個令人印象深刻地「應驗」了，人們便會輕易地記住那些「應驗」的例子，而忽略大部分未能實現的預測。此時，確認偏誤便發揮了作用，使我們感覺那位預言家「非常厲害」或「非常準確」，而其實際的成功率可能並不如我們想像中那麼高。

我自己，在開始探究預言的旅程時，也必須時時提醒自己注意這種偏誤。那些「應驗」故事的吸引力，有時會讓我們忘記全面地提問：「這位預言家還有其他預言嗎？它們應驗了嗎？對／錯的比例是多少？」意識到確認偏誤的存在，有助於我們抱持一種更平衡、更客觀的觀點，不輕易被那些僅具選擇性的「證據」所說服。

**● 巴納姆／福勒效應（Barnum/Forer Effect）：**

巴納姆效應（或稱福勒效應）描述了一種心理現象，即人們傾向於對那些關於他們性格或未來的描述給予高度準確的評價，儘管那些描述實際上非常籠統、模糊，且能適用於很多人。此效應的名稱源於著名的馬戲團老闆P.T. 巴納姆，他的一句名言是「我們為每個人都準備了一點東西」。

在預言的情境下，特別是那些帶有個人性質的預言，或對「時局」的普遍描述，巴納姆效應可能扮演著一定的角色。有些預言的寫法非常概括，例如：「社會將有巨大的變動」、「人類將面臨道德的考驗」、「你的生活中將有出乎意料的改變」。這些描述，因其普遍性，能輕易地「吻合」許多人在許多不同時期的經歷。

當讀到這樣的預言時，人們可能會覺得「太準了！這正在我身上／社會上發生！」卻沒意識到那些陳述的範圍廣泛到幾乎能適用於任何情境或任何個人。這並非意味著所有預言都利用了巴納姆效應，但這是一個需要考量的因素，特別是對於那些沒有具體細節、沒有明確時間線的預測。

辨識出這種效應，有助於我們區分何者是真正帶有資訊性與特殊性的預測，何者又是那種誰都可能覺得「準」的普遍性陳述。

**● 解讀者的角色：**

談及預言的「應驗」時，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便是解讀者所扮演的決定性角色。正如我們所見，預言的語言通常是模糊且多義的。正因如此，一則預言的意義並不完全存在於文本本身，而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讀者、研究者或「專家們」如何去解讀它。

同一首諾查丹瑪斯的四行詩，同一句狀元程的讖語，或同一首《梅花詩》的詩文，不同的解讀者，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帶著不同的文化、政治、宗教參照體系，可能會得出全然不同的理解。甚至，同一個解讀者，在自己人生的不同階段，其觀點也可能發生改變。

這引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解讀的「權威性」屬於誰？又基於何種基礎？一則預言是否存在唯一的「正確」解讀方式？或者，每種解讀都帶有主觀性，並取決於解讀者的視角？

當一則預言被認為「應驗」時，我們需要自問：這份應驗，是因為預言本身已極其清晰，還是源於解讀者在將預言的細節與現實事件相聯繫時的才華（或技巧）？這是一條有時非常細微的界線。

我認為，承認解讀者所扮演的主動且創造性（有時是過度）的角色，有助於我們更審慎地接觸預言的譯本與分析文章。我們需要考量的，不僅是預言的內容，還有解讀者的背景、動機及其方法論。

**● 自我應驗的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

最後，還有另一個值得探討的有趣現象，那便是「自我應驗的預言」。這指的是一則預言，起初可能是一個錯誤或無根據的預測，但正因為它被相信並傳播開來，它以某種方式影響了人們的思想、情感與行為，並間接地導致該預言成為了現實。

一個常被引用的經典例子，是關於某家銀行或股市崩盤的預言。如果有一則謠言（或一則「預言」）稱X銀行即將破產，相信此事的儲戶們便可能蜂擁而至去提款。這種大規模的提款行為，儘管銀行起初可能運作正常，最終卻正是導致該銀行真正陷入危機並破產的原因。最初的預言，透過相信它的人們的行為，而「自我應驗」了。

在某些情況下，一則關於戰爭或衝突的預言，如果被相關各方所相信，可能會加劇猜疑、敵意以及備戰行動，最終導致戰爭真的爆發。或者反之，一則關於和解的正面預言，可能營造出一種樂觀的氛圍，推動對話的努力，並最終帶來和平。

儘管並非所有預言都有「自我應驗」的可能（例如，很難說一則關於地震的預言能以這種方式「自我應驗」），但這是一個需要考量的因素，特別是對於那些關乎社會行為與心理的預言。它顯示了信念的力量，以及我們對未來的認知，如何能夠影響那個未來的創造過程本身。

\* \* \*

在與讀者一同走過對預言語言之模糊性、對「事後吻合」傾向、對確認偏誤、巴納姆效應、解讀者角色，乃至某些預言「自我應驗」可能性的分析之後，或許會產生一個問題：那麼，我們是否應該完全摒棄預言的價值？這一切是否僅是巧合、主觀的強加，或是心理的「陷阱」？

我，在歷經多年的探尋與思考後，不認為答案會如此簡單。

我們方才討論的心理與認知因素是真實存在的，它們在我們接收與解讀預言訊息的方式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辨識出它們，並非為了全盤否定預言現象，而是為了讓我們能以一種更清醒的眼光，一種研究者、真相探尋者所必要的審慎態度來看待。

面對這些因素，我感到一種掙扎。掙扎於信念與輕信之間那條脆弱的界線，掙扎於象徵的啟發性與解讀的強加性之間，掙扎於真實的洞察能力與人們只願看見自己想看之物的主觀願望之間。

然而，這份審慎並不等同於在那些神秘之事、那些現代科學或許尚無法完全解釋的現象面前，徹底關閉心門。如果我們僅僅依賴理性的分析，來駁斥一切超乎常規理解範圍的事物，我們是否正在自我設限，限制了我們去感受和探索更深層次實相的能力？

我相信，重要的是，我們需要以一種既能健康地批判，又能真誠地開放的思維來接觸預言。批判，是為了不陷入迷信，不被錯誤的資訊或缺乏根據的解讀所引導。開放，則是為了能夠聆聽、感受並思索那些可能蘊含著超越了預測對錯之價值的訊息——那可能是關於道德的教誨，關於人類責任的警示，或是關於一個更美好未來的希望之光。

辨識出「解讀的挑戰與陷阱」，並不會削弱預言長河的魅力或其潛在價值。相反地，它幫助我們在這趟探索的旅程中，成為更清醒的「擺渡人」，懂得如何駕馭自己的小舟，駛過曲折的河道與暗流，從而能感受到那條長河真正的美麗與深度。

而或許，探究預言的最終目的，不僅止於確定它是否按字面意義「應驗」。更重要的，是那些訊息如何影響我們的認知，激發我們對生命、對宇宙，以及對人類在宏大畫卷中之定位的思考。

那麼，如果我們暫且放下對每一則預言準確性的爭論，以更宏大的視角來看，預言，以其所展現的一切，與現代的預測方法，特別是科學預測，又該如何比較或對照？這兩種探究未來的方式，有哪些共通點與差異？這便是我們將在下一部分共同探討的。

**3. 預言與科學預測：兩種探究未來的方式**

在共同審視了預言那些引人入勝的「應驗」及其解讀中的挑戰與陷阱之後，一個問題自然在我，或許也在讀者您的心中升起：那麼，預言，以其所有的特點，在與現代人類已發展出的未來預測方法，特別是科學預測，相較之下，它處於何種位置？它們是兩個完全分離的世界，還是其間存在著某些值得我們深思的交集、差異與相似之處？

**● 科學預測：以理智與數據掌握未來的努力**

當談及科學預測時，我們通常會想像一個有系統的流程，它建立在穩固的基礎之上。

* **基礎：** 科學預測通常源於對物質世界的觀察，收集可被測量、可被驗證的數據。它基於已被發現的自然規律、數學模型、統計學以及邏輯分析。科學家們建立假說，透過實驗或與歷史數據對照來進行檢驗，從中歸納出可用於推斷未來的規律或趨勢。
* **方法：** 此流程包括建立各種模型（例如：預報天氣的氣象模型，預測增長的經濟模型，預測疾病傳播的流行病學模型）。這些模型會隨著新數據或新認知的出現，而不斷地被檢驗、校準與改進。其結果通常並非一個絕對肯定的預測，而是帶有特定機率的各種可能情境。
* **目的：** 科學預測的主要目標通常非常務實：提出早期警報（例如：風暴、洪水、地震），為多個領域（經濟、醫療、農業、都市規劃）的決策提供支持，管理風險，並幫助人類在應對自然與社會環境變化時，更具主動性。
* **性質：** 科學預測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它具有可驗證性（儘管並非總能百分之百準確）。錯誤的預測可以被分析以找出原因，從而改進模型與方法。科學接納誤差，並將其視為進步過程的一部分。它不宣稱掌握關於未來的絕對真理。

顯然，科學預測是一項強大的工具，是人類智慧在探求與駕馭周遭世界之努力中的一項成就。它已經並將持續為社會帶來巨大的益處。

**預言（本書所探討的傳統意義上）：一種來自更深認知層次的方法？**

當與科學預測並列時，預言（按本書所探討的方式——即來自預言家、讖語、啟示、夢境的訊息…）則展現了一幅截然不同的畫面。

* **基礎：** 正如我們在第四章所討論的，預言資訊的來源非常多樣，且通常不基於常規邏輯或傳統科學方式所能測量的數據。那可能是來自神明的啟示，擁有特異能力者（天目）的「看見」，意識的轉換狀態，預言之夢，或是對天地預兆的解讀。許多人相信，預言家，特別是修煉人，能夠接觸到其他層次的空間，觸及當今實證科學尚未觸及的宇宙規律。或許歷史早已如一齣「劇本」在更高層次上被安排好了，而預言，正是對那劇本一部分的「預見」。
* **方法：** 如果說科學預測依賴分析與模型建構，那麼預言則常帶有直覺性、感應性，或透過「超自然」的渠道。它並非邏輯計算過程的結果，而是一種直接的「看見」、「聽見」或「知曉」，有時甚至不透過常規感官為媒介。
* **目的：** 預言的目的似乎也超越了僅僅預測具體事件。除了提出警示外，許多預言自身還承載著深刻的道德與性靈訊息。它們可能旨在警醒人類的良知，提醒因果的規律，鼓勵人向善，或揭示關於宇宙與命運的更宏大規律。有時，預知一部分未來，並非為了讓人們被動等待，而是為了讓人們有機會體認「天意」，並在當下，特別是在關鍵的轉折時刻，做出更正確的選擇。
* **性質：** 「驗證」一則預言，通常遠比驗證科學預測要複雜得多。它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解讀的藝術、信念，以及歷史、文化的背景。一則預言可能對某些人、某些文化來說是準確的，但對其他人而言則難以理解或沒有意義。它不容易僅因「錯」了幾個細節就被駁倒，因為其深層的意義可能存在於隱喻或精神訊息的層面。

**● 核心的差異：**

從以上的比較中，我注意到預言與科學預測之間，不僅在方法上，更在世界觀與最終目的上，存在著一些非常根本的差異。

* **關於資訊來源與接觸實相的方式：** 現代科學主要依賴感官與測量工具，來探索我們所存在的空間中，那有形的物質世界。它從那些「看得見、摸得著、數得清」的事物中尋找規律。與此同時，預言似乎觸及了來自其他領域、那些常規感官無法感知的空間層次的資訊。它暗示著一個多維度的實相，在那裡，過去、現在、未來可能同時存在，或已按照超越我們當前對物質與時間之理解的規律而被安排好了。
* **關於方法論與使用的工具：** 科學使用邏輯、分析、數學模型、實驗。而預言則依賴直覺、心靈的開啟、特殊的意識狀態，或是對精微訊息的感應。科學家的工具是機器、實驗室；預言家（特別是修煉人）的工具，可能正是他們那被淨化和提升了的心識。
* **關於最終目的與意義：** 科學預測通常朝向物質生活中具體、務實的目標：改善生活、防災避險、發展經濟。與此同時，許多預言，尤其是重大的預言，則承載著更宏大的使命：警醒世人的良知，警示道德的衰敗，肯定神佛與因果規律的存在，並為人類指出一條通往救贖或精神昇華的道路。它不僅關心「將會發生什麼」，更關心「為何會發生」以及「我們應該怎麼做」。
* **關於評估可信度與「應驗」性：** 如前所述，科學預測可以透過數據來驗證，而誤差是過程的一部分。預言則複雜得多。它的「應驗」通常與信念、解讀能力，以及歷史、文化背景緊密相連。有時，一個事件在發生了很長一段時間後，才被辨識為「應驗」。一則預言可能在事件細節上未能應驗，但其警世的訊息依然保有其價值。

**● 是否存在交集或相輔相成的空間？**

當將這兩種方法並列時，一個重大的問題在我心中浮現：它們是否完全對立、互相排斥？或者，在人類探求宇宙與未來的旅程中，它們之間是否存在某種交集，甚至是相輔相成的空間？

當今的實證科學，以其輝煌的成就，在面對宇宙、意識與生命的巨大奧秘時，似乎正逐漸觸及其自身的局限。有些問題，是當前的科學方法論尚無法回答的。是否存在某些宇宙的「規律」、能量的流動，或實相的層次，是當今科學尚未觸及，但預言家們卻以某種方式已感知到或「看見」了的？

我想到那些傑出科學家的直覺，有時會引導他們達成純粹邏輯無法想像的發現。那份直覺，是否與預言家們的「感應」有幾分相似？

反過來說，科學是否能幫助我們更深入地理解某些被稱為「預言」的現象之機制？例如，對深度禪定狀態下大腦的研究、對潛意識的研究、對特殊夢境的研究，乃至量子物理學中關於時間與空間本質的新發現，是否能為我們揭開預言家們似乎已踏入的那些門戶之一角？

從一位思考者的角度，我感覺預言並非為了取代科學，反之亦然。每種方法在幫助人類認知世界的過程中，都有其獨特的價值與角色。科學幫助我們理解並改造物質世界。而預言，特別是那些承載著性靈訊息的預言，則能幫助我們回歸核心價值、 向善、並在一個比我們平時所見更宏大、更有意義的宇宙中，認識到自己的位置。

或許，一種真正科學的態度，並非駁斥自己尚未理解之事，而是不斷地提問、探尋，並對新的可能性抱持開放的態度。說不定，在未來，當人類的認知發展到更高層次時，「科學」與「性靈」、「預測」與「預言」之間的界線，將不再像今日這般分明。或許將會有一門「新的科學」，一種更全面的理解，既包含物質的規律，也包含精神與命運的規律。

那些預言、那些讖語，可能正是過往的智者們所留下的提示、一些「蹤跡」，邀請我們去思索一幅更宏大的實相畫卷，一門我們正在逐漸探索的、更高層次的「科學」。

**4. 泰勒·里德的見解：**

當回顧我們在本章中所共同探索的一切——從「應驗」預言的魅力，解讀藝術中的挑戰與陷阱，到預言與科學預測的比較——我感受到此一主題的複雜性與多維性。顯然，預言的「應驗性」並非一個能被「對」或「錯」絕對框定的簡單概念。

一位研究者，以及像我這樣一位性靈思考者的旅程，總是充滿了疑問。我意識到，試圖去「證明」或「駁斥」每一則具體預言的準確性，有時可能會讓我們偏離了它們所能帶來的更深刻的價值。

我認為，「應驗」未必是評估一則預言價值的唯一且最重要的標尺。比起一個預測是否成真，其警世的意義、啟發思考的能力，以及鼓勵人們 向善、更有意識地生活，才是許多重大預言代代相傳的、至關重要的價值。它們如同鐘聲，不僅預示可能到來之事，更喚醒良知，提醒我們對自身、對社群、對世界所負有的責任。

在接觸預言時，信念與健康的懷疑所扮演的角色，是極其必要的。我不鼓吹盲目的迷信，不加選擇地相信一切被冠以「預言」之名的事物。但同時，我也不支持全盤否定那些我們當前理智尚無法完全解釋之事。保持一種開放的心態，隨時準備聆聽，同時也不斷地用真心與頭腦去思維、分析與感受——這或許是最合適的道路。

儘管以當前的標準，要「科學地」確認預言的應驗存在不小的挑戰，但我們無法否認一個事實，即許多預言歷經時代變遷，依然持續吸引著關注、被珍視，並深刻地影響著人類的認知與文化。這顯示它們觸及了某些非常根本的東西，一種人類意識深處的渴望或憂思——渴望探知宇宙的規律，渴望超越當下的局限，以及渴望在無盡的時間洪流中尋找意義。

而正從這些思索中，一個更宏大的問題在我心中升起，引領我們走向旅程的一個新層面：

「那麼，如果我們暫且放下對每一則具體預言對錯或『應驗』程度的爭論，在世界各地、歷經各個時代的預言中，是否存在著某些共通的模式、宏大的主題、具有普世性的訊息，並頻繁地出現？為何那些主題，例如巨大的變動、淨化的過程，以及對重生、一個嶄新黃金時代的渴望，能如此撼動並警醒我們，如同從過往到現在不斷迴響的鐘聲？而在那些關於黑暗的警示中，希望的光芒、被點亮的燈火又在何方？」

\* \* \* \* \*

# 第六章: **跨越時代的主題——動盪、淨化與重生的希望**

在第五章與讀者一同走過「預言長河」的曲折後，我們共同思考了古老讖語的「應驗」，以及解讀藝術中的挑戰與陷阱，我意識到一件或許更重要且更具普世性的事。那就是，無論來自不同文化、遙遠的時代，或以多樣的形式呈現，預言似乎都頻繁地迴響著一些宏大的主題、熟悉的基調，以及一再重複的核心訊息。

這些主題，宛如宇宙交響樂中的主旋律，穿越數個世紀持續奏響，觸及人類意識的深層。它們講述著巨大的變動、混亂的時期、以及似乎無法避免的大劫難。但同時，它們也在人們心中播下希望的種子——關於一場必要的淨化，一個為開啟新開端而來的終結，以及對重生、對一個更輝煌「黃金時代」的強烈渴望。

在本章中，我希望與讀者共同探索的重大問題是：為何關於動盪、災難、一個週期的結束，以及對重生、一個新開端的渴望，這些意象會如此縈繞於人類的意識？它們是否僅是根深蒂固的恐懼，抑或反映了宇宙與生命更深層的規律？更重要的是，在那些關於黑暗的警示中，預言家們為指引人類而點亮的希望之光、璀璨之火又在何方？

我們將共同聆聽這些「回響」，以尋找預言長河想要傳達給我們的共通模式與跨時代的訊息。

**1. 動盪的回響：關於大劫難與末世的警示**

在世界各地的預言中，最突出且或許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主題之一，便是對一個充滿動盪、混亂、天災、人禍及道德衰敗時期的描述——這個時期，被許多文化以不同名稱稱之，如「末法時期」、「世界末日」、「卡利年代」，或簡稱為「末後時期」。儘管語言與形象有所差異，這些警示中似乎存在著驚人的一致性。

**● 串連來自不同文化的例子：**

* **西方：**
* **《聖經》（啟示錄）：** 這或許是關於末後時期最著名的預言文獻之一。《聖經》中的〈啟示錄〉以生動且充滿象徵性的方式，描述了將降臨於世的可怕災殃：戰爭（哈米吉多頓）、飢荒、瘟疫、敵基督的出現、來自海洋與陸地的怪獸，以及最終的末日審判。關於「七印」、「七號」、「上帝震怒的七碗」等形象，已成為大劫難的經典象徵。
* **北歐神話（諸神黃昏）：** 在維京人的神話中，諸神黃昏（Ragnarok）是一系列末世事件，包括一個漫長的嚴冬（芬布爾之冬），阿薩神族與黑暗勢力（如冰霜巨人、巨狼芬里爾、巨蛇耶夢加得）之間的驚天動地之戰，導致許多主神（奧丁、索爾、弗雷、海姆達爾、洛基）的死亡，以及世界被烈火與洪水所毀滅。
* **諾查丹瑪斯、愛德加·凱西等預言家：** 如我們在第五章所提及，諾查丹瑪斯在他的四行詩中也頻繁提到殘酷戰爭（包括現代武器）、地質變動、飢荒、瘟疫等景象。愛德加·凱西的「解讀」中，也警示了地球表面的巨大變化、地軸的移動、地震、火山爆發及全球性的衝突。
* ** 東方：**
* **佛教（末法時代的概念）：** 在佛經中，末法時代（末法時代）是佛陀涅槃後的最後階段，此時祂的教法逐漸衰微，僧團可能不再持守嚴格的戒律，眾生心性剛強難化，社會道德敗壞。此時期被描述為充滿苦難，天災（如水、火、風災）、人禍（戰爭、飢荒、瘟疫）頻仍，而人心則充滿貪、瞋、痴。
* **印度教（年代的週期）：** 根據印度教的哲理，宇宙依循著稱為「年代」（Yuga）的巨大週期運行。目前，我們正處於「卡利年代」（Kali Yuga），這是一個「大年代」（Maha Yuga，即一個四年代的週期）中最後且最黑暗的時期。「卡利年代」被描述為道德衰敗、衝突、謊言、貪婪、疾病的時代，人類的壽命也隨之縮短。人們遠離真理（達摩），傳統價值被顛覆。這是邪惡似乎佔據上風的階段，之後一個新的「薩提亞年代」（Satya Yuga，真理的黃金時代）才會開始。
* **狀元程讖（越南）、中華讖語（如劉伯溫、《梅花詩》）：** 狀元程的讖語也頻繁提到「血流成河，骨積如山」、「馬跑反，人跑順」等景象，描述動亂、戰爭與朝代更迭。而如劉伯溫的《燒餅歌》、《金陵塔碑文》，或邵雍的《梅花詩》等作品，也都有極其細緻的段落，描述關於災殃、出現「十死七」、「白骨滿山」的景象，以及社會的混亂。
* **其他原住民文化（例如：馬雅、霍皮）：** 古馬雅人以其複雜的曆法系統，也預言了各個「世界」或大時間週期的結束（例如：第13個巴克頓週期於2012年結束，儘管有不同的解讀方式）。北美洲的霍皮人也有代代相傳的口述預言，講述關於「淨化之日」（Day of Purification），屆時世界將經歷巨大的變動、戰爭與毀滅，之後一個更和平的新世界將被建立。他們也談及了預示此一時期的「跡象」。

**● 共通特點與對警示的更深層解讀：**

當審視來自多方預言源頭，關於大劫難與末世的描述時，我注意到一些顯著的共通特點，並伴隨著一些日益受到關注的解讀，特別是在與當今世界背景對照之時。

* **社會道德的衰敗作為核心原因或預兆：**

幾乎所有的預言，從《聖經》、佛教、印度教到東方的讖語，都強調大劫難時期通常伴隨著或由一場嚴重的道德與精神價值之敗壞所預示。人心變得自私、貪婪、虛假、殘暴；社會準則被顛覆；對神佛、天地的敬畏被輕視或誹謗。

* **更深層解讀：** 許多研究者認為這不僅是偶然的巧合。人類道德的衰敗會產生一種巨大的「負面能量場」或「共業」，而正是這一點，根據宇宙的因果規律，將會招致或引發相應的災禍。當人類違背了神所設立的基本道德標準時，他們便將自己置於險境之中。預言家們似乎看見了這層因果關係。我感覺，這或許是最重要的警示：災禍的根源，正在於人類自身的選擇與行為。
* **天災、人禍及異常現象的加劇：**

預言非常具體地描述了自然災害的強度與頻率之增加：地震、火山、海嘯、洪水、乾旱、異常的風暴、蔓延的瘟疫。此外還有人禍：擴散的戰爭（可能是世界大戰，使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種族與宗教衝突、恐怖主義、社會動盪、犯罪率上升。

* **更深層解讀：**
* **關於天災：** 一些解讀認為，地球，作為一個生命體，正在對人類破壞環境及所造成失衡的行為作出「反應」。地質的變動、極端的氣候，可能是一顆行星自然淨化週期的一部分，或是對「天地不再如昔」警示的應驗。愛德加·凱西關於地軸變動、陸地沉浮的預言，或たつき諒關於「2025年7月大災難」涉及日本南海海槽與環太平洋火山帶的預言，都是許多人關注並與當前地質跡象進行對照的例子。

我注意到，除了像愛德加·凱西或たつき諒這樣已被廣泛認可的預言家所作的預測外，近年來，也有不少來自多國靈媒、神秘現象研究者的其他聲音——例如美國的靈媒布蘭登·比格斯（Brandon Biggs）、泰國的莫·普萊（Mor Plai），或日本的超自然現象研究家八坂國雄（Yasue Kunio）——也提出了類似的警告，細節可能有所不同，但共同的擔憂都指向大規模地質災害的風險，特別是地震與海嘯。儘管這些來源的可驗證性與可信度可能各不相同，我們需要清醒地對待，但多個看似無關的個人同時出現類似的警告，也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現象。它可能反映了時代的共同焦慮，或是人類對地球潛在變動的某種感應，那些「振動」或許一些敏感的人能預先感知到。

* **關於人禍與戰爭：** 諾查丹瑪斯在許多四行詩中，描述了「三個敵基督」與可怕的世界大戰。許多現代解讀者認為，我們可能正處於或接近「第三個敵基督」的時期，伴隨著全球地緣政治的緊張、核衝突的風險，以及獨裁、殘暴勢力的崛起。東方的讖語也多有提及「兵刀四起」、「亂世遍地」。
* **關於瘟疫：** 剛過去的COVID-19大流行，使許多人聯想到末劫時期關於「瘟疫」的預言。劉伯溫在《金陵塔碑文》中有句「若問瘟疫何時現，但看九冬十月間」。許多人解讀說，還會有更危險的大流行。值得注意的是，某些預言，如劉伯溫的，卻強調瘟疫似乎「有眼」，它將針對特定的人，可能與他們的業力或道德選擇有關。
* **天地間特殊「跡象」的出現：**

除了天災、人禍，一些預言還提及天文異象，天空中或自然界的奇特跡象，將其視為重要的預兆。例如，特殊彗星的出現，異常的日食、月食現象，或那些科學難以解釋的現象。

* **優曇婆羅花（Udumbara）——希望的使者：**

優曇婆羅花的出現是一個顯著的例子。根據佛經，優曇婆羅花三千年一開，它的出現預示著轉輪聖王（一位以正法而非武力統治世界的君王）或彌勒佛降世。近幾十年來，世界各地已有大量關於這種白色微小花朵，在各種不同物體表面上生長的報導。我發現，儘管科學對此現象可能有不同的解釋（例如，認為它是某種昆蟲的卵），但對許多人而言，特別是有信仰的人，優曇婆羅花的出現依然承載著深刻的性靈意義，是一種吉兆，是在末劫憂慮中的一線希望信號。

* **神聖的淚滴——聖者們警世的哭泣：**

如前幾章所提及，或許最觸動人心、最令人揪心，並被許多人視為時代緊急信號的形象之一，便是世界各地宗教造像，特別是聖母瑪利亞像，流下眼淚的現象。那些淚水，有時是香油，有時是殷紅的血滴，從聖像的面龐上流下，已成為一個縈繞人心的象徵，一聲從神聖領域迴響而來的無言「鐘聲」，一道哽咽的警示。

從日本秋田（Akita）偏遠村莊中據說是來自聖母的訊息，到歐洲古老的教堂，美洲的朝聖之地，乃至亞洲家庭裡小小的祭壇上，關於此現象的報導在近幾十年來，以一種值得注意的頻率出現。儘管天主教會在對任何超自然性質作出宣告前，總是進行極其審慎的調查，且許多案例可用自然因素或人為來解釋，但仍有一些案例，被教會自身的調查委員會認定為「當前科學無法解釋」。

我，在沉思這些淚滴時，不能不感受到一股深沉的哀傷，一種或許是神明們正給予人類的無限悲憫。那是否是為了一個日益沉淪於物質、衝突與道德敗壞的世界而流下的悲淚？那是否是關於已迫在眉睫的災殃、大劫難的哽咽警示，而我們之中的許多人、許多人，卻依然在迷濛中，不願覺醒，依然沉迷於浮華的價值，而未意識到危險已近在眼前？

聖母瑪利亞，這位慈愛、純潔與悲憫的象徵，竟不得不流淚，這或許是最強烈的訊息之一，一記「最後的鐘聲」，撼動那些最頑固的心，呼喚著一次真誠的懺悔，一次在為時已晚前緊急的回頭。那些淚滴，對我而言，不僅是一種神秘的現象，更是一聲懇切的呼喚，是即便在我們已身處審判的懸崖邊緣時，聖者們依然給予世人的、那份浩瀚慈愛的展現。它們彷彿在說，時間已所剩無幾，而選擇權，正在我們每個人的手中。

* **大劫難的時間點——數字與隱喻：**

這是最引人好奇也最具爭議的層面之一。一些預言似乎給出了關於時間點的數字、時間線或相關跡象。

* **諾查丹瑪斯：** 許多人試圖解碼他四行詩中的數字與天文術語，以確定重大事件的時間點，例如關於「一九九九年七月」的著名詩篇（第十紀，第72首），已被與包括中國鎮壓法輪功在內的多個事件聯繫起來。
* **馬雅預言：** 儘管「世界末日」2012年12月21日已過，並未發生如許多人擔憂的全球性變故，但馬雅曆法研究者認為，那僅是一個大週期的結束，開啟了一個過渡階段。
* **たつき諒：** 如前所述，她關於「2025年7月」的預測正引起極大關注。
* **中華讖語：** 常使用干支系統、象徵性的數字，或與年月相關的字謎。例如，劉伯溫在《推碑圖》中提及「時到兔頭雞尾年」（當到了兔年之首，雞年之尾），或與「三年雞，三年犬」（三年雞年，三年狗年）相關的句子，皆被視為困難的階段。許多人正試圖將這些時間點與當前及不久的未來進行對照。
* **我要強調的是：** 儘管有數字與時間點被提及，但需要記住的重點是，大多數重要的預言家（特別是來自可靠宗教源頭的）通常聚焦於辨識時代的跡象、道德的衰敗，而非為一場全球性的大劫難，設定一個無法改變的具體年月日。這些警示的主要目的，依我所感，是為了喚醒世人，推動心識與行為的改變，並給予人們選擇自己道路的機會。如果一切都已被僵硬地註定，那麼人類的自由意志與修養功夫將失去意義。或許，正是人類當下的選擇，才決定了將要發生之事的程度與時間點。

**泰勒的思索：**

為何關於大劫難與末世的主題，在數千年的人類意識中如此普遍且具震撼力？它是否僅僅反映了人類對毀滅與不可控之事根深蒂固的恐懼？抑或它還蘊含著關於宇宙週期規律，關於成、住、壞、滅不斷運行的更深層真相？或者，那或許正是對我們之於這個世界、之於自身命運所負責任的一次緊急提醒？

這些問題不易回答。但我們共同直面這些警示，並非為了沉溺於恐懼，而是為了尋求理解與意義，這或許是我們能以更覺醒的姿態，去面對未來的第一步。

**2. 終結中孕育新生：週期、淨化與重生的渴望**

當聆聽那些來自預言的「動盪回響」，以及關於大劫難與末世的描述時，一股不安，甚至是恐懼的感覺可能會佔據我們的心頭。這是一種非常自然的反應。然而，如果我們僅止於此，或許便錯過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一個常隱藏在那些關於終結的警示之內或緊隨其後的，深刻且充滿希望的訊息。

我注意到，在幾乎所有主要的預言傳統中，「終結」極少意指一場徹底的毀滅，一個永恆的句點。相反地，它通常被視為一個更大週期的一部分，一場必要的過渡，一場痛苦卻帶有淨化性質的「大手術」，從而讓新的生命、一個更光明的紀元得以萌芽與重生。

**● 關於宇宙與文明週期的概念：**

關於宇宙、歷史及文明依循週期運行的理念，似乎是一種普世性的思想，出現在世界各地許多古老的文化中。

* **成、住、壞、滅：** 這是佛教的一個核心概念，描述了一個世界（劫）或一個宇宙的四個階段：
* **成：** 形成、創建的階段。
* **住：** 穩定、發展、存在的階段。
* **壞：** 衰敗、崩壞，開始出現解體跡象的階段。
* **滅：** 完全毀滅，在一個新週期開始前回歸於空無的階段。

根據此觀點，我們所處的宇宙亦不在此規律之外。我們在上一節提到的末法時期，可被視為「壞」的最後階段，正逐漸走向「滅」，而後一個新的世界，一個新的「成」之週期將再次開啟。此思想不僅適用於宏觀宇宙，也可見於歷代王朝、各個文明的興衰，乃至每個人的生命歷程中。

* **鳳凰從灰燼中重生：** 傳說中的神鳥鳳凰，在年邁時自焚於柴堆之上，而後從那堆灰燼中重生成為一隻更年輕、更強壯的雛鳳——這個形象是永生、重生及透過毀滅而革新的強大象徵。此神話出現在從古埃及、希臘、羅馬到中華等多種文化中，顯示了一種對從終結中復活之能力的深刻信念。
* **古文化中的時間週期：**
* **印度教：** 如前所述，四個年代（Yuga：薩提亞、特雷塔、德瓦帕拉、卡利）的週期一再重複，其中卡利年代是最新、最黑暗的時期，之後一個新的薩提亞年代，一個真理與美德的「黃金時代」，將會再次開始。卡利年代的結束並非句點，而是向一個嶄新黎明的過渡。
* **馬雅曆法：** 古馬雅人的長計曆系統也基於龐大的時間週期。一個週期的結束（如2012年第13個巴克頓週期的結束），在專家們看來，並非真正意義上毀滅性的「世界末日」，而是一個「世界」或一個「太陽紀元」的終結，為一個帶有新特點與新能量的新階段鋪路。

我感覺，意識到這種週期性，有助於我們在面對變動時，能有一種更宏大、更平靜的視角。我們不再只看見失落與毀滅，而能開始看見一種自然規律，一種宇宙不停的運行，其中舊的必須為新的讓路，而衰亡則是萌芽的必要條件。

**● 作為必要過程的淨化：**

如果說終結是週期的一部分，那麼走向終結的那個過程，儘管痛苦，通常都帶有一場淨化（purification）的意義。這並非無謂的懲罰，而是宇宙為清除那些已變得陳舊、敗壞、負面的事物，並為更新穎、更純淨、更正向的事物之發展創造空間的一種必要機制。

* **淘汰不再合適之物：** 如同一個身體需要排毒以保健康，一個社會、一個文明，乃至整個星球，也需要一些「淨化」的階段，以清除那些「癌細胞」——那可能是偏頗的思想、不公的社會結構、毀壞道德與環境的行為。那些變動、災難，儘管可怕，卻可能扮演著一場「高燒」的角色，以強力清除這些病根。
* **辨別善惡、真偽的考驗：** 在那些混亂與巨大變動的階段，當傳統價值動搖，當真假混雜之時，也正是每個個人、每種思想、每股勢力的真實本質被最清晰展露的時刻。這些考驗如同「真金不怕火煉」，幫助分判何者為善，何者為惡；何者為真理，何者為謊言。唯有那些真正有價值、真正善良的，才能在淨化中屹立不倒並存續下來。
* **新紀元誕生前的「陣痛」：** 一場「大劫難」或「末世」的景象，可被比喻為一個新生靈、一個新紀元誕生前劇烈的「陣痛」。痛苦與混亂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也預示著一件重大的事件即將發生——某個更美好事物的誕生。許多預言將此時期描述為一場偉大的「篩選」，其中只有那些能堅守良知、道德，並對真正價值抱有信念的人，才能通過並步入新紀元。

我體悟到，將變動視為一個淨化過程，有助於我們不僅僅看到其負面。它開啟了一個視角，讓我們看見考驗的必要性與深層意義，如同一個讓每個個人乃至全人類反躬自省、掃除不潔，並為一場更宏大的轉變做準備的機會。

**● 對重生與一個嶄新「黃金時代」的渴望：**

在關於終結的預言中，最值得注意且最能帶來慰藉的共通點之一，或許是它們幾乎都不停格在毀滅的灰暗畫面上。相反地，在描述了大劫難與淨化之後，大部分的預言都揭示了一個更光明的遠景，一個關於重生及一個嶄新「黃金時代」（Golden Age）之開端的許諾。

這似乎是一種已深植於人類潛意識的渴望，一種相信在漫長黑夜之後，黎明必將到來，且那道光芒將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璀璨的信念。

* **關於一個新世界的描述：**

不同文化對這個美好時期有不同的描述方式，但總括而言，那通常是一個這樣的世界：

* **和平與和諧主宰一切：** 戰爭、衝突、仇恨將會終結。人們彼此相愛、互相尊重，不分種族、宗教或國家。
* **公正與道德得以恢復：** 欺詐、不公、貪腐將不復存在。真正的道德價值被推崇，並成為社會的基石。
* **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地球被療癒，環境潔淨，自然優美。人類理解並尊重自然的規律。
* **性靈與智慧的發展：** 人類能達到更高的認知層次，對宇宙與自身有更深刻的理解。壽命得以延長，疾病得以減少。
* **真理或神聖存在的顯現：** 一些預言談及真理將被清晰地揭示，或覺者、聖人將會出現以引領人類。
* **對一個共同希望的不同稱謂：**
* 在猶太-基督教傳統中，那可能是彌賽亞／耶穌基督再次歸來後所建立的「人間天堂」（Heaven on Earth）、「神的國度」（Kingdom of God）。
* 在佛教中，末法時期過後，希望寄託於彌勒佛的出現，祂將創建一個「人間淨土」，在那裡眾生能生活在安樂之中，且更容易修行。
* 在印度教中，卡利年代結束後，薩提亞年代（或稱克里塔年代）將會回歸，那是一個真理、美德與和平的紀元。
* 在西方的秘傳學說中，人們常提及「寶瓶座時代」（Age of Aquarius），視其為一個覺悟、手足之情及超凡性靈進步的時期。
* 即便在北歐神話中，在諸神黃昏及舊世界的毀滅之後，一個嶄新的世界將從海洋中重生，青翠而豐饒，倖存的諸神與一對人類伴侶（利布與利布特拉西爾）將在那裡重建一個更美好的後代。

我感覺，對一個「黃金時代」的渴望，不僅僅是一個虛無縹緲的夢。它反映了一種對生命復甦與奮起之能力的內在信念，一種深刻的樂觀，即無論經歷多少艱難與考驗，善與美終將獲勝。它也是一股強大的動力，催促著人類努力提升自我與世界，以配得上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泰勒的見解：**

當我沉思宇宙週期、必要的淨化，以及對重生、一個黃金時代的熾熱渴望等宏大主題時，我發現它們不僅僅是構成預言故事的元素。它們似乎反映了一種生命的普世規律，一種無論人類意識到與否，都能感受到的宇宙節奏。

終結與開端，毀滅與再造，黑暗與光明——那是一些無法分割的對偶，是萬物不斷運行與演化的動力。如同種子必須在土壤中腐爛方能萌芽成綠樹，如同毛蟲必須經歷束縛的蛹期方能蛻變成璀璨的蝴蝶，人類與文明或許也需要經歷一些象徵性的「死亡」，一些痛苦的淨化，方能轉變並達到一個新的高度。

因此，預言中關於終結的主題，儘管起初可能引發恐懼，但當在一個更宏大的背景下審視時，卻不完全帶有負面性。它蘊含著對革新的巨大希望，對超越舊有局限、朝向更完善境界之能力的期盼。它提醒我們，即便在最黑暗的時刻，未來的生命之芽依然在默默地被滋養著。

而或許，在那些關於大劫難的警示中，預言所頻繁提及的最重要的生命之芽之一，最璀璨的希望之光之一，正是救世主、聖人們的出現，他們身負引領人類穿越黑暗、走向黎明的使命。那將是我們在下一部分共同探索的主題。

**3. 隧道盡頭的光芒：救世主與末劫時期的希望訊息**

當預言描繪出關於大劫難、關於淨化及一個週期終結的畫卷時，一個重大的問題常在人們心中升起：人類是否將被獨自遺下，去面對那些可怕的考驗？或者，在茫茫黑暗之中，將會有一道指引的光芒，一線具體的希望被點燃？

我注意到，在那些關於末劫時期的警示中，常與之並行出現的、最能帶來慰藉與巨大力量的訊息之一，正是對一位救世主、一位聖人、一位偉大覺者將會出現的信念與預言——祂將前來引領人類，恢復道德，重建秩序，並開啟一個更光明的新紀元。

這並非少數幾種文化的單一信念，而是一種普世性的渴望與等待，迴響在世界各地的多種宗教與性靈傳統之中。似乎，在歷史最危難的時刻，人類總是仰望著一份神聖的助祐，一次來自高層生命的介入。

**● 多種文化中對救世主／聖人／彌勒佛的等待：**

神聖的生命降世或派遣使者，在關鍵階段前來救度眾生，這似乎是宇宙計劃中必然的一部分，並被預言所揭示。祂們的出現不僅帶來救贖，更是對「人類未被遺忘」，以及「神佛的慈悲與關愛無遠弗屆」的肯定。

* **彌賽亞（猶太教與基督教）：**
* **在猶太教中，**對彌賽亞（受膏者）將會出現的信念是其根基之一。人們等待祂將是一位大衛王後裔的君王，祂將把以色列民族從壓迫中解救出來，召集流亡的猶太人回歸，重建聖殿，並在地球上建立一個和平、公義的王國。
* **基督教相信，**耶穌基督便是首次降臨的彌賽亞，而信徒們正等待著祂的「第二次降臨」（Second Coming），屆時祂將重返審判世間，剷除邪惡，並建立永恆的上帝之國。《啟示錄》對這次榮耀的歸來有著非常清晰的描述。
* **彌勒佛（Maitreya）（佛教）：**

在佛教中，彌勒佛（Maitreya，意為「慈氏」或「慈愛者」）是未來佛，祂將在釋迦牟尼佛的教法衰敗後（末法時期之末）降臨於世。祂將在龍華樹下成佛，三轉法輪（龍華三會）以救度無數眾生，並創建一個和平、安樂的人間淨土，在那裡，人們壽命延長，道德得以恢復，修行也變得更加容易。

有趣的是，「Maitreya」這個梵語詞，在語音與意涵上，與其他傳統中一些救世主的名號有著相似之處，暗示著一種深層的聯繫。

* **薩奧希揚（Saoshyant）（瑣羅亞斯德教 - 拜火教）：**

在瑣羅亞斯德教——最古老的一神教之一中，薩奧希揚（救世者）是一位將在時間的盡頭出現的人物，以帶來最終的「宇宙更新」（Frashokereti），徹底擊敗邪惡，並淨化世界。在最後的三個千年期中將有三位薩奧希揚出現，而最後一位薩奧希揚將執行全面的革新工程。

* **迦爾吉（Kalki）化身（印度教）：**

在印度教中，迦爾吉被視為毗濕奴神的第十個也是最後一個化身（avatar），祂將在卡利年代的末期出現。祂被描述為騎著一匹白馬，手持燃燒的寶劍，以消滅邪惡、不義之徒，並重建「達摩」（真理、正道），開啟一個新的薩提亞年代。

* **諾查丹瑪斯、愛德加·凱西及其他讖語中的聖人：**

諾查丹瑪斯也有一些四行詩被解讀為講述一位「偉大君王」（Great Monarch）或一位偉大的精神領袖的出現，祂將在可怕的戰爭後帶來和平。愛德加·凱西也預言了耶穌基督的再臨及一個新紀元的開始。而如狀元程、劉伯溫等東方讖語，也頻繁提及將有「聖人」、「明君」或「真主」出現，救度世人，再造太平。

我注意到，儘管名號與細節可能有所不同，但關於一位救世主、一位身負神聖使命的聖人將在末後時期出現的形象，是一個極其強大且普世的基調。它體現了人類對神靈介入的熾熱希望，對從痛苦與不公中解脫的渴望，以及對一個由智慧與慈悲所引領的未來的期盼。

**● 關於救世主的預言跡象與象徵：**

對救世主將會出現的信念，不僅僅停留在一個籠統的概念上。許多預言，從宗教經書到民間讖語，似乎還揭示了關於祂的降生地點、時機、特點，乃至名諱的具體細節、跡象與象徵。

我，在探究與串連各方資訊的過程中，注意到來自不同文化的一些跡象，有著驚人的一致性，似乎共同指向一個方向。我謹在此呈現我從預言文獻及解讀者那裡所蒐集到的內容，作為一些帶有啟發性的「資訊拼圖」，供讀者共同思考，其目的並非為了做出絕對的斷言，或強加任何一種單一的解讀。

* **降生／出現的地點——來自東方、中土（中國）的召喚：**

最常被提及且在各預言源頭中有著高度相似性的跡象之一，便是末後時期的救世主、聖人，將會出現或源於東方，而許多具體的解讀更指向中國（中土）。

* **在《聖經》中，**〈馬太福音〉第二章講述了幾位東方博士（Magi）前來朝拜新生王耶穌的故事。〈馬太福音〉2:1-2（中文和合本）記載：「當希律王的時候，耶穌生在猶太的伯利恆。有幾個博士從東方來到耶路撒冷，說：『那生下來作猶太人之王的在哪裡？我們在東方看見他的星，特來拜他。』」東方之星的出現以及這幾位博士的旅程，已成為一則來自東方、通往救世主的神聖指引之強大象徵。
* **整體佛教傳統中，**也有關於彌勒佛將在未來、末法時期過後，於東方出現，傳授正法、救度眾生的預言。
* **更具體地，**在明代劉伯溫（劉基）著名的預言著作《推碑圖》中，有些段落被研究者解讀為非常清晰地指出了彌勒佛（或此一時期的救世主）降世之處。例如，《推碑圖》第二卷中有句：「大覺者『透虛到南闔浮提世界中天，在中國金雞目，奉玉清時年劫盡，龍華會虎兔之年到中天，認木子為姓。』」解讀者認為「中國金雞目」暗指中國的一個特殊位置。他們解釋說，中國的地圖形狀如同一隻金雞，「目」即眼睛，因此「金雞目」便指地圖上相當於金雞眼睛的位置，例如位於東北方、雞首處的吉林省。「中天」也可理解為中心、中原，即中國。
* **《推背圖》，**另一部中國經典預言著作（據傳為唐代李淳風與袁天綱所作），也有一些卦象被解讀為與聖人在中國出現有關。例如，第四十四象中有句：「日月麗天，群陰懾服，百靈來朝，雙羽四足。」許多解讀者認為，「日月麗天」暗指光明正大，而此事件將發生在中國，屆時聖人的出現將帶來邪惡勢力的懾服與萬物的歸順。
* **諾查丹瑪斯的讖語中，**也有一些四行詩被解讀為講述一位「來自東方之人」（Man from the East），或一位來自東方的偉大影響力人物，他將在未來的事件中扮演關鍵角色，在巨大變動後帶來和平或一個新紀元。

**泰勒的思索：** 對東方，特別是中國（中土），作為聖人出現之地的強調，讓我對這片土地的歷史與性靈意義產生了疑問。此地被選中，是否因其數千年來所傳承的深厚文化與精神價值，或是在此選擇的背後，還隱藏著某個需要我們進一步思考的「天機」？

* **出現的時間點——象徵性的數字與生肖：**

要準確斷定救世主出現的時間點是極其困難的，且常被預言家們以隱喻的方式來表達。然而，有一些與時間及特定生肖相關的跡象被反覆提及，特別是在東方的讖語中。

* **兔年及相關生肖：**

在許多預言中，特別是那些與彌勒佛或救世聖人相關的預言，兔年（卯）常被作為一個重要的時間標記提及。

例如，在劉伯溫的《推碑圖》中，前述引文有句：「龍華會虎兔之年到中天，認木子為姓。」這被解讀為龍華會（彌勒佛說法之時）將在虎年與兔年期間發生，而在兔年，那位聖人（木子姓）將出現在「中天」（中國）。

在《推碑圖》的某些其他解讀中，有句：「時到兔頭蛇尾見太平」。或如「等待雞年來太平，龍蛇之年動刀兵」等句。這顯示了多個生肖的組合，在標示此重大事件的不同階段上所扮演的角色。

研究者們也在朝鮮著名的預言書《格庵遺錄》（격암유록 – Gyeokamyurok）中，找到了關於一位聖人將在「卯兔之年」出現以拯救世間的預言。

* **《聖經》中的數字與週期：**

在《聖經》中，特別是〈但以理書〉與〈啟示錄〉，有許多帶有象徵性的數字（例如：7, 10, 12, 40, 70, 1260, 1290, 1335, 2300）與預言的時間段相關。神學家與聖經研究者已投入大量心力來解碼這些數字，將它們與歷史事件及關於末後時期的預言聯繫起來。儘管有不同的解讀方式，這些數字的存在顯示了某種神聖的「時間表」。

* **泰勒的註記：** 覺者們與偉大的預言家們通常不絕對地指明具體的年月日，而是使用形象、數字、生肖等象徵性手法，或許是為了考驗人們的信心與悟性。天機不可完全洩漏，而保留一部分「迷」，對於讓人的選擇真正出自於心性，是必要的。
* **關於其名諱或相關文字——「木子」李的奧秘：**

這是東方預言研究者最深感興趣的層面之一，並且在多方來源中呈現出顯著的一致性。

* **「木子」為姓，李氏：**

在劉伯溫的《推碑圖》中，「認木子為姓」一句，是極其清晰的指引。「木」字在上，「子」字在下，合為「李」字。

在劉伯溫的《燒餅歌》中，明太祖與劉伯溫的對話裡，也有些段落暗指一位「木子聖人」。

宋代著名的預言家邵雍，在其著作《皇極經世》或據傳為他所作的其他作品中，也有關於未來聖人將姓李的預言。

此一細節在相隔數百年的預言作品中反覆出現，使許多人相信，這是一則被揭示的重要天機。

* **其他稱號：**

除了具體的姓氏，救世主也以多種稱號為人所知，如前所提：彌賽亞、彌勒（Maitreya）、轉輪聖王、創世主、萬王之王。稱號雖多樣，但其角色與使命卻高度統一，這顯示了一個透過不同文化稜鏡所展現的普世真相。

* **泰勒的沉思：**

預言家們使用拆字、隱喻的方式來談論聖人的名諱，或許不僅是為了保守天機，也是一種考驗後世之人的智慧與誠心的方式。唯有那些真正用心探究、有緣分且具備悟性的人，方能解開這些訊息。

當我沉思「轉輪聖王」這一稱號——一位以正法教化世間的君王形象時，我不禁產生一個個人的聯想。這個詞「轉輪」，帶有轉動、傳播法之意，使我想到一本我知道的、名為《轉法輪》的書，此書目前正在世界各地廣泛流傳，被許多人珍視並視為修養心性的指南。這個古老的稱號，與我們時代正在發生之事，是否存在著某種意義上的連結？這或許是一個我們每個人，都能透過自身的思考與體驗，來尋找答案的問題。

* **祂的使命與品質——傳宇宙大法救度眾生與分判善惡：**

儘管細節可能有所不同，但幾乎所有的預言都一致認為，救世主／聖人將身懷非凡的品質與崇高的使命，特別是在末劫的背景下。

* **傳一部宇宙大法：** 祂將不僅僅復興舊有的宗教，而可能會傳出一部全新的大法，一種宇宙的普世真理，能救度所有眾生，不分種族、宗教。此法將無比神妙，能助人提升心性、淨化身體，並達到覺悟。

在劉伯溫的《推碑圖》中，有句：「彌勒佛坐寶山，講說真法度原人。」

* **不在寺院廟宇中：** 許多預言特別強調的一個點是，這位聖人將不會以傳統修行者的形象出現，不住在寺院廟宇中，而可能生活在常人之中，用世俗的語言來講法。

劉伯溫在《燒餅歌》中，有一段詩文是明太祖問誰將在末後傳道，劉伯溫答：

「非僧非道，

頭戴四兩羊絨帽，

真佛不在寺院內，

他掌彌勒元頭教。」

這暗示了祂的法將在社會中廣泛傳播，面向所有階層的人。

* **分判善惡，善者得救，惡者淘汰：** 祂的使命不僅是講法，更是在混亂的時期清晰地分判善與惡。凡相信正法、修心向善者，將得以度過大劫難。凡拒絕、追隨邪惡、誹謗正法者，將被淘汰。這是一場基於每個個人選擇的「大審判」。
* **無限的慈悲與超凡的智慧：** 祂將對所有眾生懷有無限的慈悲，但同時也擁有洞悉一切的智慧，以及除惡揚善的威嚴。
* **泰勒的見解：**

此時期救世主的使命似乎是全方位的：不僅是靈魂的救贖，更是對所有道德、文化價值的重建，並為那些配得上的人，開啟一個全新的紀元。

當我思考一部「宇宙大法」在我們這個時代傳出之事時，我不禁回顧過去半個世紀以來，世界範圍內的性靈背景與各種修養運動。如果這段時間，真是一部這樣的正法被洪傳的時期，我們理應能看到其跡象。在世界許多地方，已有一些導師、性靈大師吸引了大量的追隨者學習與實踐。例如，在印度，一些著名的導師所舉辦的講法與分享會，吸引了眾多信徒，儘管他們可能並未宣稱自己正在傳授一個全新的、獨創的法門。

在東亞各國，特別是在上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中國，曾掀起一股「氣功熱」，許多氣功師出現，「傳功講法」，吸引了數千萬，乃至上億人參與鍛鍊，以提升身心健康。其中，有些法門發展得極其迅速，傳播力極強，不僅在國內，更傳至世界，學煉人數估計達到一個巨大的數字。

我，在將這些現象與關於一部大法在民間廣傳、不透過傳統宗教形式的預言進行對照時，不禁產生了許多聯想，並注意到一些似乎驚人巧合的情節。然而，將這些「拼圖」連結起來並作出最終結論，或許應屬於每位讀者自身的感悟與思考。預言的長河，總是邀請我們親身去探索，並找到那蘊藏其中的珍貴寶石。

**● 來自大自然的靈驗跡象：優曇婆羅花的出現：**

除了記載於文字中的預言外，預言家與古老經書也談及一些來自大自然的靈驗跡象，預示著覺者們的出現或重大事件的發生。近年來，最顯著且最受許多人關注的跡象之一，便是優曇婆羅花的出現。

* **根據佛經的意義：** 根據佛經，優曇婆羅花（梵語Udumbara）是一種靈瑞之花，相傳三千年一開。優曇婆羅花的出現，被視為極其稀有的吉兆，預示著轉輪聖王（一位以正法而非武力統治世界的君王）或彌勒佛降世。在一部名為《慧琳音義》的佛學辭典中記載：「優曇花，梵語，此云靈瑞，……天花也，世間無此花。若如來下生，金輪王出現，以大福德力，故此花出現。」
* **特點與出現報告：** 優曇婆羅花被描述為非常微小，色澤潔白，莖細如絲，帶有淡淡的清香。奇妙的是，它們能生長在任何物體的表面上：樹葉、樹枝、水果、金屬（如讀者曾分享過開在鐵梯邊緣的照片）、玻璃、佛像等等。近幾十年來，世界各地——從韓國、中國、台灣、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澳洲、美國，乃至越南——已有無數關於發現優曇婆羅花的報導。
* **不同的解讀與泰勒的思索：** 當然，科學界對此現象可能提出不同的解釋，例如認為那是草蛉（lacewing）等昆蟲的卵。然而，對許多人而言，特別是那些有佛教信仰或關心性靈跡象的人，優曇婆羅花的出現依然承載著深刻的意義。

我認為，無論如何解讀，一個與神聖傳說緊密相連的罕見自然現象，竟在同一時期、在世界多地同時出現，不能不讓我們深思。它像是一則提醒，告訴我們有些奇妙之事，超越了我們的常規理解。而如果相信其象徵意義，優曇婆羅花正是一位希望的使者，一記預示著我們可能正生活在一個無比特殊時代的「鐘聲」，一個神聖生命正在關注、並可能已在我們中間的時代。

**● 作為「間接天機」的文化象徵：復活節及其隱喻**

有時，「天機」或重要的訊息不僅僅透過直接的預言文獻傳遞，也可能精巧地隱藏在那些已存在數千年的文化象徵、傳統節慶之中。似乎有一種無形的安排，讓這些訊息得以被保存，並向代代世人複述。

* **復活節（Easter）及其象徵：** 復活節是基督教最重要的節日之一，紀念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然而，許多文化與象徵研究者注意到，復活節的普遍象徵，似乎還帶有更深層的意涵，與那些關於末後時期及救世主出現的預言細節，有著驚人的巧合。
* **復活節兔（Easter Bunny）：** 在許多西方文化中，兔子是復活節的象徵，為孩子們帶來彩蛋。有趣的是，正如我們所討論的，「兔年」（卯年）在許多東方預言中，又是一個與聖人出現相關的重要時間點。這究竟是一個偶然的巧合，還是一種將關於兔年的訊息，「編碼」進一個全球普遍的文化象徵裡的方式？
* **復活節彩蛋（Easter Eggs）：** 蛋是新生命、重生、生生不息及開端的古老象徵。在復活節裝飾彩蛋、贈送彩蛋，體現了對復活與新開端的信念。蛋的形象，也可能讓人聯想到東方預言中的「金雞」形象，其中「雞生蛋」象徵著生成與本源。
* **「復活」一詞本身：** 「復活」（Resurrection）一詞，其核心意義便是死而復生、甦醒。在關於末劫及救世主出現的預言背景下，「復活」不僅可能是一個個體的復活，更可能意指真理的復甦、已然敗壞的道德價值之復興，以及一個新紀元、「新天新地」的開端。

我，在審視這些「巧合」時，不能不感覺到一種奇妙的安排，一種將重要訊息「播種」於大眾文化中的方式。它們如同散落各處的「拼圖」，等待著那些用心探究、有緣分的人來發現其間的聯繫。或許，這些文化象徵，正是那些歡快的「鐘聲」，預示著希望與重生，即便在我們正身處末後時期考驗的當下。

**● 關於新時代核心道德原則的預言：「真、善、忍」三字**

在我探究預言的旅程中，特別是那些關於末劫及救世主出現的東方預言，最重要且最令我印象深刻的發現之一，便是某些預言已揭示了核心的道德原則，那些將成為人類度過劫難、步入新紀元的「鑰匙」之普世標準。

* **劉伯溫在《推碑圖》中的預言：** 正如我們有機會提及的，劉伯溫在其作品《推碑圖》中，不僅預言了大劫難與彌勒佛的出現，更非常清晰地指出了人需要遵循的原則。他寫道：

「上上天皇佛 真善忍 三字佛，

中下人民 皆歸三字佛，

得在三字佛前 過邊境，

佛國仙境 樂無邊。」

此預言肯定了「真、善、忍」（Zhen-Shan-Ren）正是最高的佛法原則，是人類需要朝向並實踐以得救度的道德標準。

* **「真、善、忍」的意義：**
* **真：** 是真實、真誠，說真話，做真事，不虛偽，不作假，最終修成真人。
* **善：** 是善良、慈悲，總為他人著想，做好事，不害人，有惻隱之心。
* **忍：** 是忍耐、堅韌、寬容，能承受苦難，不怨恨，在持守道德與面對逆境時有堅定的意志。

**我沉思：** 一位如劉伯溫這樣偉大的預言家，在六百多年前，已具體地指出「真、善、忍」三字作為末劫時期的救贖之路，這是一件無比驚人且意涵深遠的事。它不僅是一則預測，更是一份關於人類需要回歸的、根本道德價值的清晰指引。

在一個充滿變動、真假難辨的世界裡，在一個人們輕易被物質誘惑與負面情緒所牽引的世界裡，堅守並實踐「真、善、忍」，似乎成為了一座燈塔，一個普世的標準，使人得以自我審視、自我完善，並找到內心的平靜以及度過時代考驗的希望。這是否正是許多預言所提及的「宇宙大法」，一條能讓人回歸本來真實自我、並與宇宙更高規律相契合的心性修煉之路？

**4. 泰勒的見解**

當與讀者一同走過這趟探索預言中跨時代主題的旅程——從關於動盪與大劫難的警世迴響，到對必要淨化的認知，最終到對重生、一個由救世主所引領的黃金時代的熾熱渴望——我對古人的智慧與宇宙的奇妙安排，不禁感到一種震撼與敬佩。

我，作為一位探究者與思考者，注意到來自多種文化、宗教與預言家的宏大主題乃至具體的預言細節（特別是關於救世主的跡象、祂出現的地點，以及祂所帶來的原則），有著驚人的一致性。從東方到西方，從古至今，似乎有一部共通的「劇本」，一則一致的訊息，正在逐漸向人類揭示。

這暗示著，預言不僅僅是隨機的猜測或想像的產物。它們可能是更大一幅拼圖的碎片，反映了宇宙的規律、歷史的週期，以及一個為地球與人類所設的神聖計劃。

特別是，預言並不僅止於警示災禍，更透過救世主的出現以及實踐核心的道德價值——如我們方才所探討的「真、善、忍」——來指明希望之路，這一點具有無比深遠的意義。它強調了，在任何情況下，人的選擇依然是關鍵因素。我們並非命運的被動傀儡。即便面對預言中的動盪，我們選擇向善、堅守良知、修養心性，並實踐宇宙的普世原則，這不僅是信念問題，更是拯救自我、並為世界帶來正面轉變的具體行動。

預言所帶來的希望，並非一種被動的等待，一種不需內在努力便乞求外在奇蹟的盼望。相反地，那是一種主動的希望，伴隨著每個個人在自我完善、自我淨化，以及為傳播美好價值作出貢獻的責任。對更美好未來的信念之力，以及救世主引領人類的角色，似乎唯有當我們每個人都準備好去聆聽、改變，並依循良知的呼喚而行動時，方能得以實現。

這些跨時代的主題，這些警示與希望，在我們當今的現代社會背景下，是否依然迴響並帶有特殊的意義？一個正處於萬千十字路口、充斥著真假混雜資訊、且人們似乎日益遠離核心精神價值的世界。來自過去的「鐘聲」，是否仍足以撼動我們？而在這個許多人相信正見證著無數古老預言應驗的新紀元裡，為我們每個人而響起的「鐘聲」，又在何方？

\* \* \* \* \*

# 第七章: **當下的鐘聲——選擇的召喚**

在與讀者一同走過那條探索預言訊息多樣源頭的漫長旅程，在面對「應驗性」的魅力及其解讀的挑戰，特別是在聆聽了那些關於動盪、淨化、重生渴望及對救世主之希望的跨時代主題後，我感覺，已是時候將這些思考帶回我們自身的當下處境。

我們正生活在一個特殊的時代。一個在政治、經濟、社會到環境，乃至人類心識深層等各方面，都充滿著迅速而複雜變動的時代。一個資訊爆炸，真假混雜，使我們時而感到迷茫、失去方向的時代。但也正是在這個時代，許多人感覺到，古老的預言似乎正以前所未有的清晰之姿應驗著，而警世的「鐘聲」似乎也一聲比一聲更急切。

在本章中，我希望與讀者共同尋找答案的核心問題是：在這個資訊紀元與持續動盪的時代，預言是否還扮演著任何角色？我們可能正聽見的那些「鐘聲」，無論是來自千古的讖語，還是當代的預感與訊息，對我們這個時代，以及更重要的，對我們每個個人的選擇，是否帶有特殊的意義？「當下的鐘聲」想要傳達的召喚又是什麼？

我們將一同直視新時代預言的特點、其衝擊與挑戰，並從中探尋更深層的意義，探尋預言長河或許想為我們每個身處紀元交替之人所準備的核心訊息。

**1. 資訊時代的預言：特點、影響與挑戰**

不可否認，我們今日接觸與互動預言資訊的方式，已與前幾個世代全然不同。數位紀元為那些據說來自未來的「聲音」之存在與傳播，帶來了新的機遇，也帶來了新的挑戰。

**● 預言資訊的爆炸與擴散：**

* **網際網路與社交媒體——一體兩面：** 以往，預言通常是透過書籍、口耳相傳或官方宗教渠道，以較慢的速度和一定的控管來流傳。然而今日，網際網路與社交媒體平台已成為預言資訊的「超級高速公路」。只需輕輕一點，一則預言（無論是古老的還是新近的，可靠的還是完全捏造的）便能在數小時甚至數分鐘內，傳遍全球數百萬人。這一方面有助於有價值的資訊和警示，能跨越傳統的審查壁壘，觸及更多的人。
* **資訊來源的多樣性（與混亂）：** 資訊時代的另一個結果，是提出和解讀預言的「民主化」（有時是「混亂化」）。任何稍有文筆、做過奇異的夢、有特殊直覺，或純粹想吸引目光的人，都可以自稱為「預言家」，提出自己的預測，或用自己的方式重新解讀古代的預言。這創造了一個極其多樣豐富，卻也充斥著「贗品與仿冒品」的預言資訊「市場」，令公眾不免感到困惑。

**● 對現實的衝擊與全球擴散——以たつき諒的預言為案例研究：**

為了更具體地想像預言在資訊時代的衝擊，我們可以觀察一個已引起全球高度關注的具體案例：たつき諒女士關於2025年7月5日可能發生一場「大災難」的預言。

這則預言不僅僅停留在靈性論壇，它跨越了國界，被許多國際新聞機構當作一個值得關注的社會現象來報導。其衝擊絕不僅限於網路空間。已有具體報告指出，世界各地有許多人出於擔憂，取消了在此期間已預訂的日本旅遊行程。

當地質數據記錄到一系列異常活動時，這股憂慮更加高漲：在6月23日至7月5日期間，預言所指的區域發生了超過1000次的小型地震。儘管專家認為這可能只是正常的地震活動，但這個巧合讓相信預言的人更加堅信不移。7月5日之前，社交媒體上確實充滿了熱烈的討論、各種假說乃至祈禱。

然後，那個時刻來臨了。

**● 預言的「沉寂」與反思的浪潮：**

在我寫下這幾行字的此刻，時間是2025年7月5日上午11時49分（日本標準時間）。たつき諒女士關於清晨5點在日本和菲律賓發生一場涉及地震與海嘯的「大災難」的預言，並未如預測般發生。大自然在預告時刻的「沉寂」，矛盾地，反而掀起了一股比先前的焦慮更強烈的反思浪潮。社交媒體上的討論浪潮無疑將持續下去，但恐懼將會轉向兩個方向：一邊是懷疑論者，他們或許會幸災樂禍地嘲笑，將此視為預言荒謬性的證明；另一邊則是尋求更深層解釋的人們。

此事件成為一個直接而生動的案例研究，讓我們看見自己如何面對預言的「不確定性」，並開啟了多種解釋的途徑：

* **第一種可能性：預言在時間上不準確，但事件仍可能發生。** 如同許多古代預言，時間的細節可能僅具象徵意義，或在預言家「接收」訊息的過程中存在某些誤差。傾向此觀點的人相信，たつき諒的夢境捕捉到了一個即將發生的重大事件的「能量」，但具體的時間點可能有所偏移。因此，事件未在清晨5點準時發生，不代表危險已完全過去。警示依然有效，準備和警惕仍是必要的。
* **第二種可能性：預言完全不準確。** 這是懷疑論者的觀點，他們認為這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說明了預感和夢境，無論看起來多麼生動，仍可能出錯。他們主張，公眾的關注將一個個人的夢境放大成全球性規模的事件，而其未發生正是最明確的證據，說明我們不應過度相信未經驗證的預測。對他們而言，這是在混亂的資訊時代中，關於保持清醒與批判性思維的重要一課。
* **第三種可能性：預言原本是準確的，但被一個更高的力量主動改變了。** 這是一種充滿靈性色彩的解讀，被許多有著深厚信仰的人所深思。他們相信，被預言的末世事件，如2012年的瑪雅預言或這次的災難，本是舊宇宙衆神所預設的「劇本」的一部分。然而，這些人也相信，創世主——也就是末後時期的救世主——已經來到人間。祂來不是為了執行那套毀滅的劇本，恰恰相反，是為了傳出大法來救度衆生，啟發善念，並打破舊的安排。因此，重大災難的延後，是祂偉大慈悲的展現。祂這麼做，並非因為已有足夠多的人向善，而正是因為祂看到需要被救度的人數還不夠，仍有太多的人沉陷於迷中，尚未及時覺醒並接受救度。如果任由舊的「劇本」上演，無數的生命將根據舊宇宙勢力的安排被無辜地淘汰。因此，本於救度更多衆生的無量慈悲，創世主決定「延長期日」，推遲災難，以便給予人類更多機會去醒悟，去認清何為正邪、善惡，並為自己的未來做出選擇。從這個角度看，災難未發生不代表預言錯誤或危險已過。它是一個延遲的奇蹟，一段時間的恩典，也是一個更為急迫的警示：時間不多了，我們每個人都必須在最後的機會之門關閉前，迅速覺醒。

**● 在資訊的「海洋」中分辨真偽的挑戰：**

前述的資訊爆炸與來源多樣性，對公眾提出了一個巨大的挑戰：如何分辨一篇有價值、值得深思的預言，和那些只是假新聞、錯誤資訊，或出自別有用心（例如：牟利、製造恐慌、服務某種政治意圖）的自稱「預言家」之言？

* **機會主義「預言家」的風險：** 在一個許多人對未來感到不安和焦慮的社會中，尋求「神秘」來源指引的需求可能會升高。這正是機會主義者的沃土。他們可能藉助古代預言，對其進行任意解讀，或創造出聽起來吸引人、聳動的新「預言」，以吸引追隨者、銷售書籍，甚至進行詐騙。
* **驗證的複雜性：** 對於古代預言，驗證已屬不易。對於在網路上流傳的「當代預言」，這件事則加倍困難。資訊往往缺乏明確來源，且易於被修改或斷章取義。要確定誰是第一個提出預言的人、他們的動機為何，以及該預言是否真的「應驗」，需要清醒的頭腦、資訊分析的技巧，有時甚至需要特定的專業知識。

**● 官方資訊的變動與非傳統「聲音」的角色：**

當代預言和非傳統資訊來源之所以有「用武之地」，還有另一個因素，那就是在特定情境下，公眾對官方資訊渠道的信任發生變動，有時甚至是下降。

* 當人們覺得官方資訊來源（來自政府、國家媒體或大型機構）沒有提供充分的資訊，或資訊帶有偏見、不可靠時，他們自然會傾向於尋找替代的資訊來源。這可能是獨立新聞網站、自由分析家，當然也包括那些傳遞預言訊息的人。
* 在社會動盪和危機（經濟、政治、疫情）時期，當未來變得模糊不清、難以預測時，人們更加渴望尋找一種解釋、一種指引、一線希望。預言，憑藉其能勾勒出一幅（儘管模糊的）未來圖景，並常帶有關於事件深層意義的訊息，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滿足這種心理需求。

\* \* \*

我認為，此現象反映了人類的一種基本需求：尋求真相與意義的需求，特別是在面對混亂與不確定之時。它也對官方資訊渠道在建立與維持公眾信任方面的責任，提出了一個問題。當「官方之光」不夠明亮時，人們便會尋找其他的「光源」，即便那些光源可能未經證實。

辨識資訊時代預言的特點、影響與挑戰，是我們能以更主動、更有意識的方式去接觸它們的第一步。這並非為了讓我們恐懼或拒絕，而是為了讓我們成為更智慧的「資訊消費者」，懂得如何篩選，並尋找真正的價值。

**2. 超越事件預測：從性靈視角看預言的深層目的**

在共同審視了當今時代接觸預言資訊的特點、影響乃至挑戰之後，我感覺有必要更進一步地深掘，超越對每一具體事件預測之對錯的爭論，去探尋預言可能帶來的、更深層的目的與意義，特別是從一位性靈實踐者與思考者的視角來看。

預言最大的價值，是否僅在於讓我們預知將要發生什麼？或者，在那些讖語、啟示、夢境之中，是否還隱藏著更重要的訊息與召喚？

**● 從我的體悟（泰勒·里德）來看：**

透過我的個人旅程，既以一位探究數據的研究者之身份，也以一位聆聽內心精微振動之人，我逐漸感覺到，許多重大預言的目的，似乎不僅止於提供一幅「未來的地圖」。它們還承載著更深刻的意義，朝向人類心識的轉化。

* **喚醒意識——警醒良知的「鐘聲」：**

許多預言，特別是那些關於大劫難、關於末法時期衰敗的警示，依我所感，其主要目的並非散播恐懼或絕望。相反地，它們如同強而有力、急切的「鐘聲」，試圖將人們從迷濛中喚醒，從沉迷於追逐短暫的物質價值、世俗的感官享樂而忘卻核心的道德與精神價值中喚醒。

它們像是一則提醒，告訴我們生命不僅僅是衣食溫飽、名利情感。有更宏大的規律正在支配著我們的命運，我們也有需要去認識到的責任。關於道德敗壞之後果的警示，正是為了讓人們能及時醒悟，反思自身，並回歸良知，回歸善念。

* **強調因果規律——未來並非全然偶然：**

一個在預言中無論隱顯都頻繁出現的重要訊息，便是對因果（Karma）規律的肯定。對災難、戰爭，或王朝、文明覆滅的描述，通常都與人類過往或當下的錯誤行為、道德敗壞緊密相連。

這暗中肯定了未來並非一連串完全偶然、無法掌控的事件。相反地，我們未來所要面對的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我們過去及現在所種下之因的結果。「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僅是一句道德教誨，更是一條被預言家們所洞悉並傳達出來的宇宙規律。意識到這一點，有助於我們對自己的每一個念頭、每一句話、每一個行為，都更有意識。

* **肯定自由意志與選擇的角色——「迷」中的機緣：**

如果未來早已被僵硬地安排好，無法改變，那麼生命、努力與修養的意義又何在？我相信，即便有預言家揭示了關於未來的預測、一些「劇本」，那也並不意味著人類完全失去了自己的自由意志與選擇權。

在許多情況下，預言的目的，可能正是為了讓人們看見「十字路口」，預見可能發生的情況，從而能做出更正確的選擇，以改變個人乃至社群的命運。歷史並非一條早已被完全劃定的單行道。它可能有一些「節點」、一些重要的「交會處」，在那裡，人的選擇，特別是在善與惡、正與邪之間的選擇，將會決定下一步的方向。

神佛不在世間過於清晰地顯現，天機不被完全洩漏，依我所感，也是為了保留一種必要的「迷」。正是在這個「迷」中，人的選擇才真正具有價值，才真正源於本心，源於自身的覺悟，而非出於對懲罰的恐懼或對恩賜的貪求。唯有在萬千誘惑與紛亂資訊中，親自辨識出真理並選擇追隨祂，那份選擇才真正可貴。

* **淨化與新開端的機緣——「終結」的意義：**

正如我們在第六章所討論的，關於一個週期、一個時代「終結」的預言，儘管帶有悲傷的景象，但通常也隱含著一場必要的淨化，以及一次重生、一個更美好新開端的機緣。

從性靈的視角看，巨大的變動、嚴峻的考驗，可能正是宇宙「淘汰」那些不再合適、負面事物的過程，以便為新的價值、心性層次更高的嶄新生命，騰出空間。那是一個讓那些能堅守善念、堅守對正法之信念的人，得以通過並步入新紀元的機會。「終結」並非句點，而是為了朝向一個更完善狀態的蛻變。

\* \* \*

我感覺，當我們透過這個稜鏡來看待預言時，它們的價值便不再僅僅在於預測一個事件的對錯。更重要的，它們是提醒，是課題，是機會，讓我們得以覺醒，得以自省，並得以選擇我們想走的路。

**3. 「最後的鐘聲」：在特殊時代裡對個人選擇的召喚**

在共同思考了預言從性靈視角而來的深層目的，關於那些喚醒意識、肯定因果規律及自由意志角色的召喚之後，我感覺，似乎所有從過往到現在的資訊流、那些「鐘聲」，都正共同匯聚於一則核心的訊息，一聲向我們每個人發出的急切召喚，特別是在這個許多人相信我們正生活在其中的——一個決定性的「交替時期」。

**● 我們所處的時代——一個特殊的「交替時期」？**

當我們將已探索過的一切串連起來：來自多種文化的預言中，關於動盪、淨化、重生等宏大主題的重複（第六章）；關於末法時期、卡利年代的跡象描述；關於救世主以具體特點與使命出現的預言；如優曇婆羅花等神聖自然現象的出現；乃至關於即將發生之巨大變動的那些感受，那些「當代的預言之聲」（第四、七章）……所有這一切，似乎都共同指向一個論斷：我們所處的，並非一個尋常的時代。

許多預言研究者、許多有著深刻性靈實踐的人，乃至對時局敏感的平民百姓，都感覺到我們正站在人類歷史的一個重要「十字路口」，一個新舊紀元交替的「過渡期」，在此，舊的正在逝去，而新的正準備誕生。這或許正是預言早已警示的「末劫時期」、「末後時期」，但同時，也是一個為偉大轉化開啟機會的時刻。

我不想做出一個「這就是那個時刻」的確切斷言，因為天機本就未定，且每個人的悟性各不相同。但我希望邀請讀者一同思索這些跡象，聆聽那些從四面八方迴響而來的「鐘聲」，並親身去感受，在我們所存在的這個時代裡，是否蘊含著某種緊迫性、某種特殊的性質。

**● 「最後的鐘聲」是什麼？**

當談及「最後的鐘聲」時，我並非意指某一個具體的預言，將是終結一切的最後預言。依我所感，「最後的鐘聲」在此，正是我們在全書中所共同探索的、所有那些警示、喚醒良知、並呼喚良善改變之訊息的總和。

那是來自古老經書中關於道德教誨的鐘聲。

那是來自古老讖語中警示敗壞之後果的鐘聲。

那是來自描述因果規律與宇宙循環的鐘聲。

那是來自許諾救世主與新紀元將會到來的鐘聲。

而那，也可能是來自我們每個人內心深處良知的鐘聲，催促著我們去辨識何者為是、何者為非，何者才是此生中真正重要的。

「最後的鐘聲」並非為了散播恐懼，而是為了預示選擇的緊迫性，以及我們手中所掌握的、那份決定自身命運並為世界未來作出貢獻的機會之珍貴。

**● 對個人選擇的召喚：**

如果我們確實生活在一個特殊的時代，一個重要的「交替時期」，那麼這記「最後的鐘聲」正在向我們每個個人召喚著什麼？依據我從預言長河中所感受與體悟到的，那份召喚聚焦於一些根本性的選擇：

* **選擇向善，堅守良知：** 在一個充滿變動、道德價值可能被顛覆、真假難辨的世界裡，能堅守內心的善良，依循良知的呼喚而行動，不與邪惡同流合污，不追逐庸俗的物質誘惑，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這是最根本的選擇。
* **選擇提升道德，修養心性：** 不僅止於不作惡，更要主動地向內看，認識並修正自身的不足、執著與偏頗的觀念。實踐如「真、善、忍」這類普世的道德原則（我們已見其在預言中被揭示為一條道路），或許是修養與提升我們心性的一種具體方法。
* **選擇尋求真正的性靈價值：** 超越物質生活的憂煩與忙碌，撥出時間去探究、思索生命的更深層意義，關於人與宇宙、與神聖生命之間的關係。尋求並連結那些純淨的精神能量、正向的教理，能幫助我們找到內在的平靜與人生的方向。
* **選擇傳播善意與希望：** 每一個微小的善行，每一句真誠的話語，每一次不求回報的幫助，都可能像在黑暗中點亮的一根蠟燭，有助於驅散負面能量，並將正向的能量傳遞給周遭的人。切莫低估個人選擇的力量，因為正是這些選擇，在匯聚之後，將為整個社群帶來巨大的改變。

我相信，無論世界局勢如何，無論預言以何種方式應驗，每個個人良善選擇的力量是不可否認的。正是這些選擇，將不僅塑造他們自身的未來，更可能影響整個歷史的流向，決定我們是否能度過這個時代的考驗，並步入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4. 泰勒的見解**

當「當下的鐘聲」漸漸沉靜，當我們一同回顧了資訊時代預言的特點、其從性靈視角而來的深層目的，特別是那份對個人選擇的急切召喚之後，我感覺，探索預言長河的旅程，似乎最終將我們每個人，都引回到了人生中最核心、最純樸的本質。

那是我們在每日的每個念頭、每句話、每個行動中，於善與惡、光明與黑暗之間不間斷的選擇。那是對每個個人不僅對自己的人生，更對我們共同生活的社群與世界，都負有責任的深刻體悟。而最重要的是，那是永不熄滅的希望，一種相信無論考驗有多巨大，人類始終有能力奮起、自我完善並朝向更美好價值邁進的信念。

預言，無論其形式為何，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或許並非為了讓我們鉅細靡遺地預知未來，而後被動等待或惶恐不安。相反地，我相信，這些「鐘聲」更崇高的目的，是為了讓我們在當下活得更好。活得更覺醒，對自己正在做什麼、想什麼，更有意識。活得對自己的選擇，更負責任。而最重要的，是讓我們為未來做好準備——無論那個未來將會如何——以一種主動的心態，一顆敞開的心，與一份純淨的良知。

預言可能是些古老的地圖，指出了可行的道路、需避開的險境。但決定航程、親手掌舵自己那艘船的人，始終是我們每一個人。

而或許，最終的鐘聲，最重要的鐘聲，並非來自外部，而是從每個人靈魂深處迴響而來的鐘聲，召喚著我們，回歸自己本有的善良天性。

\* \* \* \* \*

終章

**兩滴淚水相遇之處**

**歸來與靜默面對**

我駕車穿越新墨西哥州的沙漠。天空一如既往——乾淨而高遠，陽光將淺黃色鋪灑在遠方連綿的山脈上，紅褐色的土地無邊無際。然而，我內心的一切都已不同。

車子緩緩減速。我再次看到那條通往教堂的小土路。每一叢仙人掌，每一顆滾落的石子，風輕輕吹拂屋瓦的細微聲響——一切都如舊夢般浮現。

我停車，熄火。並不急躁。我在駕駛座上靜靜地坐了許久。雙手放在方向盤上。閉上眼睛。

歸來之中蘊藏著某種神聖。這不像一個記者回到舊案現場。而更像一個孩子——在漫長的迷途之後，回到了家。

我走下車。悄無聲息。沙漠的風輕柔地吹拂著我的髮絲。我推開教堂的門——那扇古老的木門發出熟悉的輕微聲響。

裡面的空間一如初見。古舊。寂靜。空無一人。光線從磨砂玻璃窗斜射而入，穿過飄浮的塵埃，形成微弱的光束。

我緩步走向正殿的盡頭。那裡——依然是那尊象牙白色的聖母瓷像，靜靜地矗立在木框與光線之間。

我停了下來。

不再是分析的眼神。不再是調查的目光。不再是記者泰勒。不再是尋找線索的人。

只剩下我——一個歸來的孩子。

我站在那裡。靜默無聲。凝視著聖母的臉龐——那張莊嚴而慈祥的臉，雙眼彷彿靜靜地穿越所有時代。在祂的眼眶下方，淚痕早已乾涸——卻無法被遺忘。

我什麼也沒說。

無需說什麼。

我只是站在那裡，任由那份靜默像一股清泉般注入我心。空間似乎凝固了。風聲消失了。時間也不復存在。

只剩下聖母。

和我。

以及某種等待被看見的東西——不是用眼睛，而是用心。

\* \* \*

**入心與共情的那一刻**

我望向聖母的雙眼。

不是用分析的目光，而是用內心深處的靜默。

然後——彷彿一股浪潮從內部爆發——整個旅程突然在我心中重現。無法言喻。無法概念化。卻像一部快速播放、急促而沉重的電影。

我看到自己站在大型音樂會的夜晚——音樂震耳欲聾，絢麗的燈光灑在空洞的眼神上，身體在集體迷亂中扭動。

我看到自己走過現代藝術展覽室——人們欣賞著一根貼在牆上的香蕉，一堆隨意潑灑的顏料，一個僅是重複粗俗文字的「作品」…並稱之為藝術。

我看到人們站在喧囂的城市中——手中拿著手機，雙眼無神地滑過一段段短視頻，一個個荒謬的畫面，一句句被重複到空洞無聊的玩笑。

我看到那些因為選擇善良而被毆打、折磨、迫害的人。我看到他們在法場上昂首的面孔——他們的眼神中沒有仇恨，只有唯一的一點：信仰。

我看到人群…那些無名的人依然笑著，依然活著，依然彼此擦肩而過，彷彿什麼都沒發生。彷彿所有的警鐘從未敲響。彷彿石像從未流淚。彷彿救贖之手從未伸出。

我看到這一切——並非透過理性，而是透過一種充滿的痛苦。沒有分離。沒有評判。只是痛苦。

然後我明白了。

這不再是我一個人的痛苦。

這是聖母正在感受的痛苦。

是一位神聖的存在看到自己的孩子們正逐漸墜入火海卻毫無察覺的痛苦。

是一種無法強求的愛——只能等待。在靜默中等待。

我把手放在胸前。我的心劇烈跳動。一種既溫暖又刺痛的感覺——彷彿有人從內部擁抱著我，不是用手臂，而是用一顆因慈悲而融化的心。

我低語著——無聲地：

「我明白了，母親。我明白了您為何哭泣。

我願與您一同哭泣——一次——為所有仍在沉睡的靈魂…」

\* \* \*

**兩滴淚水**

一滴滾燙的淚水沿著我的臉頰滑落。

它並非因恐懼而流。也非因悔恨而落。

它只為一種痛苦…不再專屬於我。

我不是為自己而哭。

我為那些在生活中虛度，卻從未真正活過的人而哭。

我為那些出生在一個已無光明的世界中的孩子而哭。

我為那些手觸深淵，卻仍以為自己正展翅高飛的靈魂而哭。

我為那些曾試圖喚醒人類——以自身生命為代價的人而哭。

我為那些聖者——默默播種，即使知道大部分種子不會發芽——而哭。

我為神——為聖母——為創世主——為祂們在無條件的愛中所承受的無限孤獨而哭…

\* \* \*

**內在的覺醒之鐘**

我不知道自己站在那裡多久了。

只知道，當最後一滴淚水落下時，一切突然變得如此寧靜。空間不再沉重。時間彷彿凝滯。而我的心——在經歷了那麼多掙扎、那麼多質疑、那麼多理性的漩渦之後——此刻…異常地平靜。

我沒有找到答案。

因為已沒有任何問題。

我沒有聽到任何超自然的聲音從高天傳來。

但我清楚地聽到了一件事…從我內心深處。

一件我無法用言語形容的事。

一件我只能稱之為：覺醒。

我把手放在胸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不是為了振作。

而是為了開始。

我明白了——最終的訊息不在任何書中。不在任何預言中。不在任何符號、現象或外在的神蹟中。

最終的訊息——是每個人心中輕聲的低語。

一聲小小的鐘聲，正在等待被傾聽。

我最後一次望向那尊雕像。

我不再看到淚水。

我只看到一個極為輕微、模糊的微笑——或者也許只是從窗戶斜射過來的光線。

我輕輕地低下了頭。

不是因為悲傷。

而是因為一份無限的感恩。

我轉身。打開木門。外面的陽光直射入我的眼簾，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溫暖和燦爛。

我走了出去。

不是為了開始一場新的尋找。

而是為了開始一個新的生活。

一個傳播我所理解的一切的生活。

不是用言語。

而是用每一步腳印。

我邁步向前——沒有回頭。

因為我知道…

淚水已落。

鐘聲已在我心中迴盪。

我的旅程…現在才真正開始。

\* \* \* \* \*

# **結語**

如果您已與我同行至此頁，或許您也已聽見——即使僅是模糊——內心深處，一聲小小的鐘響。

或許您將放下這本書，心中帶著一個問號。或許帶著一滴淚水。或許帶著一種前所未有的寧靜。

而這便已足夠。

我撰寫這些篇章，並非為了說服任何人。

我只是書寫，如同一個曾迷失之人——而有幸聽聞遠方的迴響。那迴響，來自一個古老的約定，一份從未消逝的愛，以及一扇依然敞開的門。

我們正生活在一個舉足輕重的時刻——在此刻，每一個選擇，每一個思想，每一個微小的念頭…都可能牽動一個個體、一個民族，甚至是全人類的命運。

我不知您是誰，來自何方，經歷了什麼。

但如果我被允許在此留下唯一一件事，那便是：

請守護真相。

請滋養善良。

並請以一顆無恨之心——耐心穿越所有的風暴。

因為…正是這三件事——真、善、忍——是唯一能將我曾遭遇的所有散落碎片，連結起來的紅線。

如果您能帶著這條線，離開這本書——那麼我相信，最終的鐘聲尚未停止。

它仍在鳴響。

在您心中。

——筆者

**泰勒·里德** ( Taylor Reed )

\* \* \* \* \*

# **關於作者與 THE LIVES MEDIA 計畫**

**關於作者**

**泰勒·里德** ( Taylor Reed ) 是一位獨立作家，致力於探索政治、文化、社會、科學與靈性等主題。她的作品追求真理，喚醒良知，並為人類命運的深刻省思發聲。

她的作品多源自真實訪談，忠實記錄，富有情感深度，並帶有啟迪人心的精神。

**關於計畫**

本書是由 THE LIVES MEDIA 出版系列作品的一部分。THE LIVES MEDIA 是一項具備全球視野的獨立出版計畫，其使命為保存並傳播那些跨越時空的回響。 我們不追逐每日的新聞潮流，而是致力於出版能夠深刻觸動人心的書籍。

**聯絡方式**

* Website: www.thelivesmedia.com
* Email: editor@thelivesmedia.com
* QR Code:



**同一計畫的其他作品**

您可以閱讀 THE LIVES MEDIA 的其他出版物：

– 紅塵，金光 (Red Dust, Golden Light)

– 後政壇：遺產 (After Power: The Legacy)

– 科學的黃昏與黎明 (Sunset and Sunrise of Science)

– 紅色的帷幕 (The Red Veil)

– 時間之前的迴響 (Echoes Before Time)

– 入世間 (Entering The World)

– 最後的鐘聲 (The Last Bells) → 即本書

– 我們之前 (Before Us)

– 千劫已過 (Thousand Lives)

**誠摯感謝您撥冗閱讀本書！** **願神、願佛在您探索真理的旅程中賜福予您。**